史通削繁

掃葉山房發行

新式標點

史通削繁序

史之有例，其必與史俱興矣。沮誦以來，荒遠莫考，簡策記載之法，惟散見於左氏書說者，以爲周公之典也。馬班而降，體益變，文益繁，例亦益增，其間得失是非，遂遞相掎摭而不已。劉子元激於時論，發憤著書，於是乎史通作焉。夫春秋之義，以例而隱，先儒論之詳矣。前有千古，後有萬年，事變靡窮，紀載異致，乃一一設例以限之，不已陰乎？然聖人之筆削，如化工之肖物，執方隅之見以窺之目，愈穿鑿而愈晦蝕；文士之紀錄，則如匠氏之制器，無規矩準繩以絜之，淫巧僞錯，勢將百出而不止；故說經不可有例，而撰史不可無例。劉氏之書，誠載筆之圭臬也。顧其自信太勇，而其立言又好盡，故其抉摘精當之處，足使龍門失步，蘭臺變色；而偏駁太甚，支蔓弗翦者，亦往往有之，使後人病其蕪雜，罕能卒業，併其微言精義，亦不甚傳，則不善用長之過也。註其書者凡數家，互有短長。浦氏本最爲後出，惟輕改舊文，是其所短，而詮釋較爲明備，偶以暇日，即其本細加評閱，以授兒輩，所取者記以朱筆，其紕繆者，以綠筆點之，其冗

漫者，又別以紫筆點之。除二色筆所點外，排比其文，尙皆相屬，因鈔爲一帙，命曰：『史通削繁。』核其菁華，亦大略備於是矣。昔郭象註莊子書，蓋多刪節。凡嚴君平道德指歸論所引，而今本不載者，皆象所芟棄者也。例出先民，匪我作古，博雅君子，諒不駴之。乾隆壬辰人日，河間紀昀書。

謹按唐書劉知幾傳：知幾撰史通內外四十九篇，徐堅嘆爲凡史官宜置座右。而宋祁史臣總論，謂其工訶古人，蓋子元天性峭直，言詞激峻，作者吹毛而索瘢，讀者舉一而廢百，甚矣持平之難也！河間紀文達公爲昭代通儒，嘗取是書逐加評騭，披其菁華，芟其蕪蔓，爲史通削繁四卷。由是精嚴平正，足爲史家之圭臬矣。余從公之孫香林觀察樹馨鈔得此本，移節兩廣，付吳石華學博蘭修校刻之，舊用三色筆：取者朱，冗漫者紫，紕繆者綠。今止錄朱筆，餘並刪去。浦二田原注詮釋支贅者，屬石華汰而存之，庶讀者展卷瞭然，亦一快也！道光十有三年，歲在癸巳，長至後三日，涿州盧坤序。

序一

國祚嬗變，人事時遷，千載下猶能目而擊之，耳而聞之，或引爲炯戒，或資爲效法，其有賴乎史矣！然史家體例異致，記載懸殊，有矜於勢位而掊揚，有銜私怨而貶抑，廬山面目，遂失眞相，讀史者如入雲霧中，茫然莫知所從，何有乎炯戒與效法哉？唐有劉知幾者，著史通而評論各史，源流派別，言之綦詳，顧其自信太勇，致駁而不純；清代紀文達公惜之，乃選其精英，去其糟粕，顏曰史通削繁。兼斟酌評註，校讐譌訛，於是讀史者家絃戶誦，皆引爲圭臬津梁。今日文學革新，非其時也！無善法以迎潮流，其枘鑿必矣！陳先生德謙，目擊其弊，易其舊句讀而爲新式標點，則讀者得其要領而進於史，奚啻盲者執杖而遵坦途哉？嘉惠後學，誠非淺鮮，吾不能默無一言也。是爲序。

史通削繁　序一

序二

讀文心雕龍而知文家之孰短孰長，閱史通削繁而悉史氏之誰得誰失，研究文章，固不可不讀文心雕龍；而揣摩史學，豈可捨史通削繁乎？夫歷史一科，爲國民應備之知識，亦爲作文必需之材料，數千年來帝王之賢愚，國家之興亡，政治之良窳，臣人之忠奸，史書雖記載甚賅，敍述靡遺，然得失是非，長短邪正，與夫各史之體例，非精於史學者，孰能別之分寸，審之毫釐哉？故揣摩史學，而必利用史通削繁者，信有徵矣！余既將文心雕龍而加新式標點，以趨時務，而迎潮流，以炫人目，蓋欲引學子閱史通削繁之得益於史，發爲其例，又成史通削繁，非好爲奇特，猶於讀文心雕龍之得益於文也。冶新舊於一爐，萃古今爲一體，得此知彼，利莫大焉！想莘莘學子，當亦所歡迎也。乙丑孟冬陳益序於克復軒。

史通削繁　序二

新式標點說明表

一，表一頓，或一逗。

例如：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眞僞莫分，邪正靡別。

一。表文句的收束。

例如：

如謂本無戚容，則未之有也。

一；表含許多小句的長句，或平列句。

例如：

(甲)若尙書載伊尹之訓，皐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

(乙)尙書記周，事終秦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

一：表總冒下文。

例如：

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漢書家。

一！表感嘆，或命令，或贊美。

例如：

（甲）嗟乎！

（乙）世之讀史者，幸爲詳焉！

（丙）善哉斯言！

一？表疑問。

例如：

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耶？

一——表人名。

例如：

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

一‖ 表地名。

例如：

齊人殺其君壬於舒州。

一‖ 表國名，或朝代名。

例如：

(甲)宋齊應籙，惇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

(乙)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之典。

一～ 表書名。

例如：

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

一～ 表年號，或種族。

例如：

(甲)皇家顯慶中。

(乙)故氏羌有錄。

一『』　表直接談話，或引詞。

例如：

(甲)留侯曰：『今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

(乙)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爲葉令，嘗飛鳧入朝。』

一「」　表間接談話。

例如：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歿，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事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敢問夫子何以知此。」……』

新式標點

史通削繁目錄

卷一

內篇

六家　二體　載言（删）

書志　論贊　序例

採撰　載文（全）　補注（全）

卷二

言語　浮詞　敍事

探賾　摸擬　書事

雜述（全）　辨職　自敍

卷三

外篇

本紀　世家　列傳　表歷（删）

題目　斷限　編次　稱謂

因習　邑里（全）

品藻（全）　直書（全）　曲筆（全）　鑒識（全）

人物　覈才（全）　序傳　煩省（全）

體統（亡）　紕繆（亡）　弛張（亡）

史通削繁　目錄
史官　正史　疑古(刪)
雜說上　春秋　史記　諸漢史
卷四
雜說中　諸晉史　宋略　北齊諸史
雜說下　諸史　別傳　雜識
漢書五行志錯誤　第一科　第二科　第三科
五行志雜駁　第四科
暗惑　忤時
惑經　申左　點煩(刪)
周書　隋書

史通削繁卷一

浦起龍注刪附

河間紀昀

永康陳益標點

內篇

六家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恆厥體。推而爲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略陳其義，列之於後。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爲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鈐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也。』推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又有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卽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

王肅之說先見王充論衡但上所言作上所爲

此即春秋常事不書之義

此處有脫句脫字尋其文義當可脫語無一而下言述於上句意不載之若此句言其脫半句言此脫體例雖若云故事雖云

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恆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迄乎漢魏，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晉國孔衍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刻，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爲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尙書，後漢尙書，魏尙書，凡爲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劭，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爲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準尙書，原夫尙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故事雖脫略，而觀者不以爲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翦截今文，模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舒元所撰漢魏等書，不行於代也。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案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獻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聞者不

今本墨子無此句蓋逸篇之文墨子又有周春秋燕春秋齊春秋皆見明鬼下篇子元未引

春秋本以錯舉四時而名其不編年而稱春秋者則以褒貶之義附乎春秋耳

可勝載。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闕，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志晦其文，爲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又案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爲本紀，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爲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傳也，所以傳示來世。』案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於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晉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爲春秋後傳，

其書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三十卷。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爲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爲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爲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太抵皆依左傳以爲的準焉。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丘明，既爲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別爲春秋外傳國語，合爲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衞、中山，合十二國，分爲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故卽簡以爲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爲之策謀，因謂之戰國策。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書，未爲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删彼二家，聚爲一錄，號爲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衞中山

，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爲十卷。今行於世者，唯後語存焉。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爲九州春秋，州爲一篇，合爲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自魏都許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爲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於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人，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一百三十卷，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爲名，迄乎東京著書，猶稱漢記。至梁武帝，又勑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爲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爲異者，唯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放通

此殆近乎類書尤爲

猥雜矣宜
子元以無
累爲譏史體
南北史例
科錄通故
皆不傳而
此書今在

史記卷帙無多其病尙不至此子元懲羹吹齏耳

馬遷可稱
漢武爲今
上子元安
得稱之陳
涉嚴遵之
傳嘗以責
人矣

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爲一科，故以科錄爲號。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紀傳羣分，皆以類相從，各附於本國。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敍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爲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採雜言，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況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常習本書，而怠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遽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深誡也。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篇。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於王莽，爲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爲漢書。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爲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準子長，但不爲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以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唯東觀曰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歷觀自古史所載也，尙書記周，事終秦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紀年不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

，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爲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於是考茲六家，商推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而朴散淳銷，時移勢異，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無已。

【註】（尚有百篇）漢書藝文志：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孔安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而下，歷伯魚子思子上子家子京子高子慎，及鮒；凡八世，鮒弟子襄生忠，忠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漢書藝文志：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悉得其書獻之。尚書孔序：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璇璣鈐）後漢書方術傳：樊英善河洛七緯章懷。注：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汜歷樞，含神務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鉤，運

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巳，說題辭也。

（王肅）魏志王朗傳：朗子肅，字子雍，中領軍散騎常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按：郭本引南齊奔魏之王肅誤。又按：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樂書引樂記，通典引大傳，並存王肅注，而集說以爲元魏人誤也。在元魏者，字恭懿，不以經學名。然則誤已在宋時矣。

而王謂不以經學名，亦非恭懿長於三禮，北史、與劉石經同傳，常相辯論往來也。（又有周書）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困學紀聞：隋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竹書，在晉咸寧五年；而太史公、鄭康成、許叔重、馬融、皆引其文，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時，書亦未出也，亦以周書爲據。束晳傳，及左傳正義引王隱、晉書所載竹書之目，亦無周書。然則繫於汲冢誤矣。今按：史通亦多引其書，皆不冠以汲冢。隋唐志之誤，信矣。（孔衍漢魏尚書）晉書儒林傳：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中興初，補中書郎，出爲廣陵郡，凡所撰述百餘萬言。唐書藝文志：孔衍漢尚書十卷，後漢尚書六卷，後魏尚書十四卷。

按：後魏後字衍文。（王劭隋書）隋書王劭傳：劭字君懋，授著作郎，遷秘書少監，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勅。又採迂怪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爲其題目。（家語）王肅注後序：孔子家語者，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晁公武讀書志：凡四十四篇。劉向校錄，止二十七篇。王肅得此於孔猛家。（臨川世說）宋書宗室傳：臨川王道規無子，以長沙景王子義慶爲嗣。高似孫緯略：義慶采摭漢晉以來佳事佳語，爲世說新語。（汲冢瑣語）隋書經籍志：古文瑣語四卷，汲冢書。（羊舌肸）外傳管語：悼公問德義司馬侯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百國春秋）北平黃氏補注：公羊傳疏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則墨子言百國春秋，當卽是書也。（周禮舊法）杜預左傳集解序：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以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制，下以明將來之法。（晏虞呂陸亦謂春秋）史記管晏列傳贊：吾讀晏子春秋，欲觀其行事，故次

其傳。孔叢執節篇：春秋經名，晏子書亦曰春秋，貴賤不嫌，同名也。史記：虞卿說趙孝成王，爲趙上卿，卒去趙，不得意，乃著書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曰虞氏春秋。漢書藝文志：虞氏春秋十五篇。高誘呂覽序：呂不韋者，陽翟富賈，爲秦相國，集儒書，著其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名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後漢書班彪傳：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紀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史記陸賈傳索隱：賈撰記，項氏與漢高初起，及惠文間事。（受經作傳）杜預集解序：左邱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樂資）晉書無傳，隋書經籍志：春秋後傳三十一卷，晉著作郎樂資撰。按：資晉時人，在荀悅後，而章內先舉。樂資者。資書接左迄秦事，在漢紀前，不以人次也。又接左傳之周貞王，史記作定王，左疏雜引存疑。（荀悅）後漢書荀淑傳：叔孫，悅字仲豫，獻帝時官秘書監。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爲漢紀三十卷。辭約事詳，其序曰：『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王史篇又有注

•（張璠）國史無傳，隋書經籍志：後漢紀三十卷，張璠撰，袁宏後漢紀自序，暇日披會漢紀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忱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旁，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多不次敍•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詳，故複採而益之•（孫盛）隋書經籍志：魏氏春秋三十卷，晉陽秋三十卷，並孫盛撰，盛字安國，又見論贊，直書二篇•（干寶）晉書干寶傳：寶字令升，祖統，吳奮威將軍•寶以才器召爲著作郎，領國史，著晉紀，自宣迄愍，凡二十卷，直而能婉•（徐賈）其人其書俱無考•按：隋唐二志，於干寶晉紀之後，裴子野宋略之前，有徐廣晉紀四十五卷，與此處列名之次正同•而所列編年門類亦合•然則賈字卽廣字之譌也•宋書徐廣傳：廣字野民，員外散騎，領著作•（裴子野）梁書裴子野傳：子野字幾原，曾祖松之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子野更撰爲宋略二十卷，敍事評論，多善•（吳均）梁書文學傳：吳均字叔祥，文體清拔，好事者或鄙之，謂爲吳均體•除奉朝請，著齊春秋三十卷•按：正史篇：謂其書稱梁帝爲齊明佐命，帝惡其實，詔燔之，然其私本竟行•（何之元）陳書文學傳：之元銳精著述，以爲梁氏•肇自武皇，終於敬帝

，其興亡盛衰之跡，足以垂鑒戒，定褒貶。究七十五年行事，草創爲三十卷，號曰梁典（王劭）唐書藝文編年類。王劭北齊志十七卷。（內傳外傳）韋昭國語序：昔孔子修舊史，以垂法，左邱明因聖言以據意，可謂博物善作者也。其雅思未盡，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迄魯悼智伯之誅，以爲國語，其文不止於經，故號曰外傳。又云：切不自料，復爲之解，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賈逵注）後漢書賈逵傳：逵字景伯，九世祖誼。逵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注：左氏傳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也。（王肅注）三國時人，見前。按：魏志本傳，於諸經解後，又有三傳國語爾雅諸注。隋書經籍志：春秋外傳章句一卷，王肅撰。（虞翻注）三國吳志虞翻傳：翻字仲翔，孫權以爲騎都尉，徙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爲老子論語國語訓註，皆傳於世。（韋曜注）吳志韋曜傳：曜字宏嗣，爲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孫皓即位，封高陵亭侯。注：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崇文總目：昭參引，鄭衆賈逵虞翻唐固，合五家爲注，自發正者，三百七事。按：唐固注國語，見吳志闞澤傳。或作唐因非。（戰國策）劉向原敘：所

校中戰國策書，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得三十三篇。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長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策謀，宜爲戰國策，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隋經籍志：劉向錄者三十二卷，高誘撰注者，二十二卷。（孔衍後語）唐書藝文志：孔衍春秋時國語十卷。又春秋後國語十卷。按：史通云：『今行世者，唯後語存。』是知新唐志特因舊史原文非，皆有其書也。（九州春秋）隋書經籍志：九州春秋十卷，司馬彪撰。直齋書錄解題：彪記漢末州部之亂，司冀徐兗青荆揚涼益幽，凡盜賊潛叛，皆紀之。晉書：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子，官秘書郎。（採訪家人）按句又見採撰，及正史篇。言巴西譙周，以太史遷書周秦以上，或采家人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云云。或改人爲乘者非。（通史）梁書吳均傳：均免職，尋召撰通史，起三皇，迄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畢，列傳未就，卒。武帝紀：太清二年，通史成，躬製譬序，凡六百卷，天情睿敏，下筆成章。（科錄）北史魏宗室傳：常山王遵曾孫暉，雅好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爲科錄，凡二百七十卷，

上起伏羲，下迄於晉，凡十四代表上之。按：本文誤以撰人爲濟陰王元暉業，郭延年辯之，謂暉業所撰乃辨宗錄，非科錄也。史通既誤王伯厚，玉海再誤云。（南北史）

舊唐書李延壽傳：延壽貞觀中，補崇賢館學士，嘗刪補宋齊梁陳及魏齊周隋八代史，謂之南北史，凡一百八十卷。讀書志：延壽父大師，嘗謂宋齊逮周隋，分隔南北；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欲改正爲編年，未就而卒，延壽究悉舊事，更依馬遷體總敍八代，北二百四十年，南百七十年，爲二史。（班彪班固）後漢書班彪傳：彪斷采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漢書敍傳：彪字叔皮，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卽位，於冀州，天下雲擾，著王命論。有子曰固，固以爲漢昭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官，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已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緝所聞，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爲紀表志傳，凡百篇。按：敍傳不及父，彪續史事。（東觀曰記）陳振孫書錄解題：東觀漢記，漢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撰，初班固在顯宗朝，嘗撰世祖本紀，功臣列傳載紀，二十八篇，至永

初中，珍騶驗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其後盧植蔡邕馬日磾等，皆嘗補續。（三國曰志）晉書陳壽傳：壽字承祚，仕蜀爲館閣令史。及蜀平，司空張華愛其才，舉爲孝廉。除著作，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紀年不逮魏亡）杜預左傳後序：余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紀年最爲分了。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哀王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

一一體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者邈矣，不可不得而詳！自唐虞以下迄於周，是爲古文尚書，

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略，求諸備體，固以闕如・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苟悅張璠，丘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夫春秋者，繫日月爲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爲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儒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爲短也・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爲長也・若乃同爲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相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　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荊軻並編；此其所以爲短也・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干寶著書，乃盛譽邱明，而深抑子

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案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分得其一耳，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向使丘明世爲史官，皆倣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鄭子眞，後漢之郭林宗，黃叔度；晁錯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或以文煩事博，難爲次序；皆略而不書，斯則可也！必情有所悋，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併列於十二紀中，將恐碎瑣多蕪，闕單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綱紀有別。荀悅猷其迂闊，又依左氏成書，翦截班史，篇才三十，歷代褒之，有踰本傳。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紀；宋書有徐沈，而分爲裴略；各有其美，並行於世，異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註】（荀悅張璠）見六家皆編年體。（華嶠）晉書華表傳：表子嶠，字叔駿。元康初爲內臺中書散騎，著作門下，撰集皆典統之。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爲臺郎典官制事，得遍觀秘籍，遂就其緒，爲紀典傳譜，凡九十七卷，改名漢後書。文質

事實，有遷固之規。（絳縣老）左傳襄公三十年：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吏走問之朝，師曠曰：『七十三年矣。』趙孟召之而謝過焉。曰：『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與之田，使爲君復陶。（杞梁妻）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殖載甲宿於莒郊。莒子親鼓之，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杜注：杞梁卽杞殖。（柳惠）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杜注：柳下惠也。按：惠見左傳有此明文，今云不彰不顯，與顏子並說，是史通疎處。（賈誼屈原）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原楚懷王時人，誼漢文帝時人。（曹沫荆軻）史記：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沫魯莊公時人，軻衞人游燕，在齊王喜時。按：曹沫左氏穀梁並作曹劌。（前後嚴鄭）漢書王貢龔鮑傳敍：谷口有鄭子眞，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眞，子眞不詘，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

各因教導之以善，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揚雄著書稱此二人。（後漢郭黃）後漢書郭太傳：太字林宗，家世貧賤，游於洛陽，見河南尹李膺，後歸鄉里，與膺同舟而濟，衆賓以爲神仙焉。舉有道不應。黃憲傳：憲字叔度，父爲牛醫。潁川荀淑遇憲於逆旅，與語移日。既而至袁閎所。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耶？』太守王龔不能屈，郭林宗少過袁閎不宿，從憲累日方還，或問之。林宗曰：『奉高之器，譬之汎濫，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按：林宗此語，本傳亦載，故史通二人合舉。（晁董對策）漢書鼂錯傳：錯爲人峭直刻深。孝文時，拜太子家令，號爲智囊，後詔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之。以明國體，通人事，能直言三道之要，對策惟錯爲高第。董仲舒傳：仲舒廣川人　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凡三問，仲舒三對，天子以爲江都相。（向永上書）漢書楚元王傳：向字政本名更生。元帝初爲宗正，外戚許史放縱，宦官宏恭石顯弄權，乃上封事諫。成帝卽位，顯等服辜，更生更名向，召拜中郎，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

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上封事極諫，天子召見歎息，以爲中壘校尉。谷永傳：永字子雲，博學經書，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後爲刺史奏事京師。時有黑龍見天子，問所欲言，永對切諫，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王虞）晉書王隱傳：隱字處叔，父銓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元帝召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數訪於隱所開漸廣。虞預傳：預字叔寧。唐書藝文志：王隱晉書八十九卷，虞預晉書五十八卷。（干紀）即干寶晉紀。見六家。（徐沈）徐爰傳：見正史篇注。書錄解題：宋書本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所撰。至徐爰勒爲一史，起義熙迄大明，自永光以來，闕而不補。梁書沈約傳：約字休文，吳興人，高祖勛業，既就約嘗扣其端曰：『今不可以淳風期萬物，攀龍附鳳者，莫不云明公其人也。』高祖受禪，爲尚書僕射，卒謚曰隱。子野宋略，見六家。

本紀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

此爲魏書晉書作俑子元駿之甚偉然有追敍源流者又不以此論

士衡晉之臣子又當別論懿師昭實開晉業又徵與孫和不同

守而勿失：然遷之以天子爲本紀，諸侯爲世家，斯誠讜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案姬自后稷至於西伯贏，自伯翳至於莊襄，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襄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襄，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況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卽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蓋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概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宏嗣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書，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園虛謚。間廁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爲魚貫。又紀者既以編年爲主，唯敍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

畢書，洪纖備錄，全爲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爲詳焉！

【註】（后稷至西伯）按：史記周本紀：后稷以下曰不窋，曰鞠，曰公劉，曰慶節，曰皇僕，曰差弗，曰毀隃，曰公非，曰高圉，曰亞圉，曰公叔祖類，曰古公亶父，曰公季，曰西伯，凡十五世，文幅甚簡。附按：羅氏路史云：『夏十七世，商三十世，蓋四十七世，而後有周文王。此敍止十五世，疎脫甚矣。（伯翳至莊襄）按：史記秦本紀：伯翳本名大費，與禹平水土，傳至非子，當周孝王時，始封爲附庸邑之秦，至襄公平王封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於是始國。至繆公開地千里，遂霸西戎，至孝公，天子致伯子惠文，始稱王。以至莊襄，通爲紀一卷，編始皇紀之前。（陸機晉紀）晉書陸機傳：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父抗，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成都王穎勞謙下士，機委身焉。宦人孟玖譖機於穎，遂遇害，所著文章二百餘篇。按：傳不言作晉紀，而隋唐二志，鄭馬二通，並有陸機晉紀四卷，並入編年門，今史通云：『歷紀三祖，直敍其事，以爲不合本紀之體。』得毋機書之以紀名，原是荀袁漢紀之紀，而非本紀之紀歟？識以存疑三祖，謂所追尊宣帝懿景帝，師文帝昭也。（宏嗣吳史）宏嗣韋曜字，

卽韋昭也，見六家・吳志韋曜傳・孫皓卽位，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如是者非一，皓積嫌憤，遂誅曜・按：今吳志孫和傳，在五子之列，始因曜之舊歟？（伯起魏書）北史魏收傳：收字伯起，小字佛助，與溫子昇，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齊天保元年，除中書令，彙著作郎・二年詔撰魏史・魏書本紀：恭宗景穆皇帝，諱晃，太武皇帝長子也，薨於東宮卽柩，謚曰景穆・高宗卽位，追尊皇帝，廟號史臣曰恭宗・明德令聞，夙世殂天，其戾園之悼歟？按：此紀繼太武紀下，是僭紀也，當附太武紀末，，不合分篇・（戾園）漢書宣帝紀：武帝戾太子，納史良娣，產子史皇孫・皇孫生，帝巫蠱事起，太子亡至湖，遇害・武帝五子傳：宣帝初卽位，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請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湖閿鄉郝里聚爲戾園・後又益戾園滿三百家・（魏著作）北史魏季景傳：季景子澹字彥深，仕齊殿中郎中書舍人，入周，遷著作郎，帝以魏收所撰後魏書，褒貶失實，詔澹別成魏史，議例與魏收多所不同・按：澹本字彥淵，唐諱爲深・（李安平）唐書李百藥傳：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趙以

百藥名之。七歲能屬文，號奇童，貞觀元年，拜中書舍人，封安平縣男，所撰齊史行於世。（巨細畢書）舊注：如彥淵帝紀，載沙苑之捷，百藥帝紀，述淮南之敗是也。

世家

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爲世家。案世家之爲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如陳勝起自羣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爲稱，豈當然乎？自茲以降，年將四百，及魏有中夏，而揚益不賓，終亦受屈中朝，見稱僞主，爲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帝王，牓之以傳，則下同臣妾。梁主勅撰通史，定爲吳蜀世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太去甚，其得折中之規乎？次有子顯齊書，北編魏虜；牛宏周史，南記蕭譽；考其傳體，宜曰世家。但近古著書，通無此稱，用使馬遷之目，湮沒不行；班固之名，相傳靡易者矣！

黃崐圃曰載記之名當矣

【註】（子顯編魏虜）梁書蕭子恪傳：子恪弟子顯，字景陽。啓撰齊史。書成，表奏之，（牛宏周史）隋書牛宏傳：宏字里仁，開皇初，授秘書

監，拜禮部尚書，勅修撰五禮，勅成百卷，有文集十三卷。按：宏撰周史，本傳缺書。隋書經籍志：周史十八卷，未成。牛宏撰，亦見正史篇。（蕭詧）周書蕭詧傳：詧字理孫，梁武帝之孫，昭明太子之第三子。昭明卒，武帝舍詧兄弟而立簡文。大同元年，除持節都督雍梁，隨諸軍事。詧以襄陽梁武創基之所志存綏養，侯景作亂，梁元帝時，鎮江陵，詧與搆隙恐，乃稱藩於魏。江陵平，太祖立詧爲梁主，資以江陵一州之地，詧遂稱帝於其國，在位八載薨，又命其太子嶷嗣位，嶷字仁遠，有文學，善撫御，在位二十三載薨。又命其太子琮嗣位，琮字溫文，倜儻善弓馬，二年陷徵入朝，廢梁國，自詧初即位，至是歲三十有三年矣。

列傳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略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宜傳，而以本紀爲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夫五帝之與夏殷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羿，似黃帝之

蚩尤・譬諸閏位，容可列紀；方之駢拇，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噩・夫紀傳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案范曄漢書，記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爲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又傳之爲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爲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都廢，其同於古者，唯有附出而已・尋附出之爲義，攀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顓臾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廁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爲小，蓋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召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於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死無異蹟，用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

有此二例方無複漏之弊

精論不刊

，罕記其名；而虛班史傳，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爲難，蓋爲此也。

【註】（后羿）見書五子之歌，又見左傳襄四年，哀元年。（蚩尤）史記五帝紀：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於是軒轅乃集用干戈。以征不享，而蚩尤最爲暴。索隱：蚩尤蓋諸侯號也。（范后妃紀）范曄後漢書，以皇后紀，列帝紀之後，其敍曰：『考列行跡，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於篇。親屬別事，各依列傳。（陳志孫劉）陳壽吳志：權曰吳主傳。改元五，曰黃武，黃龍，嘉禾，赤烏，太元。亮休皓曰三嗣主傳。亮改元三，曰建興，五鳳，太平。休改元曰永安。皓改元八：元興，甘露，寶鼎，建衡，鳳皇，天冊，天璽，天紀。蜀志：先主曰先主傳，傳略曰魏武帝稱尊號，改元黃初，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議郎陽泉侯劉豹等，上書宜卽帝位，以纂二祖，謹上尊號，卽皇帝位於或都武擔山之南。爲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元牡，昭告皇天后土，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簒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操子

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隳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襲行天罰，率土式望，在備一人，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建元章武。』後主傳改元四：建興，延熙，景耀，炎興。按二國主傳皆不用魏年，實紀體也。（餘耳勝廣）史記漢書並兩人合一傳。（四皓列王陽之首）漢書王吉等傳：傳首敘云：漢興有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山。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呂氏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安車迎而致之，四人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待之，太子得以爲重，遂用自安。王吉傳：吉字子陽，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毛義在劉平之上）後漢書劉平等傳：傳首敘云：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迺爲親屈也。』劉平傳：平字公子，本名曠，顯宗後改爲平。（紀季入齊）左傳昭公三年經：紀季以酅入於齊，杜注：酅紀邑季以邑入齊，爲附庸，先祀不廢。按：史通與魯附庸顓臾並舉，皆以喻傳之附出者。（召平紀信）漢書

召平附見蕭何傳，紀信附見項籍傳。（沮授）後漢書袁紹傳：紹領冀州牧，引沮授爲別駕，授進曰：『將軍忠義奮發，威陵河朔，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其功不難。』興平二年，車駕爲李傕等所追，沮授曰：『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子而臨諸侯，稽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紹不從，紹攻許，沮授所操軍所執，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曰：『國家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速死爲福。』乃誅之。章懷注：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陳容）魏志臧洪傳：洪領東郡，袁紹與兵殺之。洪邑人陳容，少爲書生，親慕洪，隨洪爲東郡丞，見洪當死，謂紹曰：『將軍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爾爲。』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皆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書志

天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

效禮經；且紀傳之外，有所不盡，隻字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

蔡邕曰意，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名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義一也。於其編目，則有前曰平準，後云食貨；古號河渠，今稱溝洫；析郊祀爲宗廟，分提樂爲威儀，懸象出於天文，郡國生於地理，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是，或小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恥於仍舊，必尋原討本，其歸一揆也。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百官輿服，謝拾孟堅之遺；王隱後來，加以瑞異，魏收晚進，宏以釋老；斯則自我作故，出乎胸臆，求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大抵志之爲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張部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今略陳其義，列於下云。夫雨曜百星，麗於元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恆，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地；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覩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晉，迄於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蒼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歸，不知紀極，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

古今測驗亦有不同然宜以不同者歸之歷志

此言有理故明史竟用此例

•竊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爲志•而論天象也，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竈梓愼之所占，京房李郃之所候•至如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坼，晉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澒，色著青蒼，丹曦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刋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其間唯有袁山松•沈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舊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賢於班馬遠矣•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編爲藝文志•續漢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頻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讎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於宋生得之矣•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故諸侯相赴，有異不爲灾，見於春秋，其事非一•洎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

也，如江璧傳於鄭客，遠應始皇；臥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桂樹黃雀，新都之識，與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蜮蠭螽，震食崩坼，隕霜雨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迂闊；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候，螟螣傷苗之屬；是時或秦入歸禭，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恆事，應彼咎徵，昊穹垂誡，厥罰安在？況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其所略，蓋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而人失其事何得，苟有變而不知其兆者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在彼成年；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楚嚴作霸，荊國始僭稱王；高宗諒陰，亳都實生桑穀；晉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魯僖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胸懷，或以前爲後，以虛爲實，移的就箭，曲取相諧，掩耳盜鐘，自云無覺。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者邪？又品藻羣流，題目庶類，謂莒爲大國，菽爲强草，鶯著青色，負蠜非中國之虫，鸜鵒爲夷狄之鳥，如斯詭妄，不可殫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爲志，不亦惑乎？且每有敍一災，

此尤病之

此尤破的之論

推一怪・董京之說，前後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遂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準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哉？然則天道遼遠，裨竈焉知，日蝕不常，文伯所對・至如梓愼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祚於黃龍，董養徵晉亂於蒼鳥，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有中，語無虛發，苟誌之竹帛，其誰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游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翰墨者矣・嗚呼！世之作者，其鑒之哉！談何容易，駟不及舌，無爲强著一書，受嗤千載也・

【註】（平準）史記・（食貨）漢書改・（河渠）史記・（宗廟）後漢書篇名，非總類・（禮樂）漢書・（郊祀）漢書改・（溝洫）漢書改・（郊祀）漢書・（天文）漢書・（郡國）後漢書・（律曆）漢書・（地理）漢書・（五行藝文）史記八書無此・（百官與服）班有百官，無輿服・（王隱瑞異）隱書無考，新晉書刪去・（魏收釋老）魏書・（裨竈）左傳昭公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鄭裨竈曰：『宋衞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十八年夏，宋衞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遂不

與，亦不復火。（梓愼）左傳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愼曰：『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其火也久矣，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衞陳鄭乎？』（京房）漢書京房傳：房字君明，治易，事焦延壽贛，其說長於灾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以孝廉爲郎。（李郃）後漢書方術傳：李郃字孟節。南鄭人，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分遣使者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州，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驚相視曰：『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熒惑退舍）呂氏春秋季夏紀：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於相公。』曰：『相所與治國家也。』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必死，誰以我爲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其徙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年二十一矣。』熒惑果徙三

舍。（中台告坼）晉書張華傳：華字茂先，惠帝卽位，爲太子少傅。初趙王倫諂事賈后，求錄尚書事，華執不可，由是致怨，華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曰：『天道元遠，惟修德以應之耳。』及倫將廢，賈后華遂被收。（星集潁川）世說德行篇：陳太邱詣荀朗，陵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亦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郗前。注：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月犯少微）世說棲逸注：續晉陽秋曰：會稽謝敷入太平山中，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時，戴逵先敷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嘲之曰：『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晉書天文志：少微四星在太微東，一名處士星。（五車）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宋孝王）北史宋隱傳：族裔世景，從孫孝王爲北平王文學，非毀朝士，撰朝士別錄二十卷。會周武滅齊，改爲關東風俗傳，更廣見聞成三十卷。（江璧）漢書五行志中上：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持璧與客，曰：『爲我遺滈池君，今年祖龍死，忽不見。鄭客奉璧，卽始皇二十八年，過江所沈璧也。（柳植）荀悅漢紀：昭帝元鳳三年，上林苑中，枯

柳斷而自起復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當立符節令•』眭宏上書言當有匹庶興，坐妖言誅•及宣帝起，民間立以宏子爲郎•按：宣帝初名病已•（門樞白髮）漢書五行志下上：哀帝建平四年，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仟佰，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毋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視門樞下，當有白髮，杜鄴曰：『外家丁傅並侍帷幄，指象以覺聖朝•』一曰：『此異乃王太后莽之應•』（桂樹黃雀）成帝時謠：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郭茂倩注：桂赤色，漢家象•王莽自謂黃也，見五行志•（王札子）原注：春秋成公元年二月無冰，董仲舒以爲其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經札子殺毛伯事，在宣十五年，非成公時•（）在志中下，又見五行雜駁•（夏徵舒）原注：春秋昭公九年•陳災，董仲舒以爲楚嚴王爲陳討夏徵舒，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故致火災•案：楚嚴王之滅陳，在宣十一年，如昭九年所滅者，乃楚靈王時，且莊王卒，恭王立，恭王卒，康王立，康王卒，夾敖立，夾敖卒，靈王立，相去凡五世•〇在志之上，亦見五行雜駁•（楚嚴作靈）原注：春秋桓公三年，日有食之•既京房易傳以

爲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案：自武王始僭號，歷文武穆三王，始至於嚴，然則楚之稱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哉？又魯桓薨，後世歷嚴閔釐文宣，凡五君，而楚嚴作霸，安有桓三年，日食而應之邪？○在志下下，亦見五行雜駁。（高宗諒陰）原注：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共生，劉向以爲殷道衰。高宗承弊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而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案：太戊崩，其後嗣有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凡歷五世，始至武丁，卽高宗是也。桑穀自太戊時生，非高宗事。高宗又本不都於亳。○在志中下，書序曰：「舊作少書脫序字，今照志改。（晉悼臨國）原注：董仲舒以爲成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四大夫，欲殺厲公。後莫敢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案：春秋成公十二年丁巳朔，日食非是六月。○在志下下，亦見五行雜駁。但此一占，志作昭公，注作成公，誤在注。而晉厲事本在成世，不在昭世，誤實在班至案中。所糾只糾月舛，不糾占舛，則更因誤入誤矣。在雜駁篇幷詳之。（魯僖未年）原注：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向以爲是時公子遂專權

，三桓始世官，向又曰：『嗣君徵失，秉事之象也。』又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爲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案此事乃文公末世，不是釐公時也。遂卽東門襄仲，赤文公太子，卽惡也。○在志中下。（負蠜）原注：春秋嚴公二十九年有蟲，劉歆以爲蟲負蠜也。劉向以爲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浴，淫風所生。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爲夫人，旣入，淫於兩叔，胡蟲至。案：負蠜，中國所生，不獨出南越。○在志中下。（鸜鵒）原注：春秋昭公二十五年，鸜鵒來巢，劉向以爲夷狄之禽。案：鸜鵒，中國皆有，唯不踰濟水耳，事見周官。○在志中下。（董京）原注：桓公三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魯宋殺君易。許田劉歆以爲晉曲沃莊伯殺晉侯，京房以爲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也。（向歆）原注：嚴公七年，夜中星隕，如雨，劉向以爲夜中者，卽中國也。劉歆以爲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劉向又以爲蜮生南越，劉歆以爲盛暑蜮所生，非自越來也。○按：劉向又以之上，當有『嚴公十七年秋有蜮』八字。（文伯）左傳昭公七年：夏四月，日有食之。士文伯曰：『魯衞惡之。衞大魯小

，其大咎其衞君乎？魯將上卿八月，衞寧公卒，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曰：『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同始異終，何可常也？』（趙達）吳志趙達傳：達河南人。渡江治九宮一算之術。此術微妙，頭乘尾除，常笑諸星氣風術者曰：『當迴算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單颺）後漢書方術傳：單颺字武宣，善明天官算術。熹平末黃龍見譙橋元，問何祥？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董養）晉書隱逸傳：董養字仲道，到洛下，楊后廢，因游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何爲乎？人理滅，大亂作矣。』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盟狄泉地也，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其終。

此篇持論極精核

論贊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

譔，劉昫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歸論贊焉。夫論者，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搉。仜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成史，特論尤宜闊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此皆私狥筆端，苟衒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册，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乘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爲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文省可知！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石建之浣衣，君子非之。』楊王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議甚備，所謂文省可知者也。及後來贊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爲再列。馬遷自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敍其意，既而班固變爲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尋述

贊爲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使少，理寡者則張之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也。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齊史，大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繩論以贊爲黷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以議夫簡要者矣！

【註】（謝承）吳志如嬪傳：吳主權，謝夫人弟也。隋書經籍志：後漢書一百三十卷，無帝紀，吳武陵太守謝承撰。（揚雄）揚雄法言：其目云，撰學行，撰吾子，操修身，撰問道，撰問神，撰問明，撰寡見，撰五百，撰先知，撰重黎，撰淵騫，撰君子，撰孝至。按：撰，自第一至第十三，其上皆有四言序，然非論贊體也。華陽國志則以撰曰爲論贊，揚雄當作常璩。（劉昞）北史劉延明傳：延明燉煌人，涼武昭王徵爲儒林祭酒，著三史略記，八十四卷。按：延明昞字也，北史諱唐嫌名，以字行。（袁宏）撰後漢紀，詳見正史篇。（列其所號）晉書皇甫謐傳：謐字士安，安

定人，沈靜寡慾，自號元晏先生。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元晏春秋並重於世，摯虞其門人也。葛洪傳：洪字稚川，句容人，從祖元得仙，號葛仙公，洪悉得其法，干寶薦洪領著作，洪固辭，求爲句漏，令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所著神仙良吏集異等傳，金匱肘後方，篇章富於班馬。（唐修晉書皆詞人）舊唐書房元齡傳：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競爲綺豔。（浣衣）漢書萬石傳：建老白首，謁親人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澣洒，賛曰：『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爲垢汙，君子譏之。』（裸葬）漢書楊王孫傳：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反吾眞心，無易吾意。』賛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

序例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敍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叙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降逮史漢，以記事爲宗，至於表志雜傳，亦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迨華嶠後漢，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

孝道，次述毛義養親，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爲始也。嶠言辭簡質，敍致溫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歟？爰自范曄，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衒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斯，於是遷固之道忽諸，徵婉之風替矣。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者以爲恥愧，故上自晉宋，下及陳隋，每書必序，課成其數，蓋爲史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爲者？濫觴肇迹，容或可觀，累屋重架，無乃太甚，譬夫方湖始爲客難，續以賓戲解嘲，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辯，音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厭聞，老生之恆說也。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顯其區域，科條一辨，彪炳可觀。降及戰國，迄乎有晉，年逾五百，史不乏才，雖其體屢變，而斯文終絕，唯令升先覺，遠述仁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已下，遂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爲盛！若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爲名，其實例也。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案皇朝晉書例云：『凡天子廟號，唯書於卷末，依檢孝武崩後，竟不言廟曰烈宗。又案百藥齊書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檢

如高愼斛律光之徒，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據，褒貶多違，斯並散在諸篇，此可得而略矣。

【註】（劉平）見列傳篇。（江革）後漢書江革傳：革字次翁，臨淄人，客下邳，裸跣行，傭以供母，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建初中，拜諫議大夫。（貢禹）後漢書貢禹傳：禹字少翁，瑯琊人，以明經潔行著聞，徵爲博士，後爲御史大夫，數言得失。按：劉江傳篇敘注云：『以上並華嶠之詞。』（夫子修經凡例）左傳成公十四年：春秋之稱，徵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杜預序：爲例之情，有五是也。（不言烈宗）晉書孝武紀：太元二十年，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潛怒，向夕帝醉，遂暴崩。按：紀末缺書，廟號通鑑題烈宗孝武皇帝。（仲密明月）仲密高愼字，明月斛律光字。按：百藥齊書高愼附見兄高乾傳中。斛律光在其父斛律金傳，後二人皆無以字行之，文傳內亦不書字，其書字處，間於他傳，有之無甚不準例之病，史通似誤。

題目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書，檮杌志乘·；自漢已下，其流漸繁，大抵史名多以書記紀略爲主，後生祖述，各從所好，沿革相因，循環遞習，蓋區域有限，莫踰於此焉！至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漢魏尚書，陳壽王劭曰志，何之元劉璠曰典，此又好奇厭俗，習舊捐新，雖得稽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推而論之，其編年月者謂之紀，列紀傳者謂之書，取順於時，斯爲最也·夫名以定體，爲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魚豢姚察，著魏梁二史，互細畢載，蕪累甚多，而俱牓之以略，考名責實，奚其爽歟？若乃史傳雜編，區分類聚，隨事立號，諒無恆規·如馬遷撰皇后傳，而以外戚命章·案·外戚憑皇后以得名，猶宗室得天子而顯稱，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爲目，尋其所載也，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今則安在？子長史記，別類八書，孟堅既以漢爲書，不可更標書號，改書爲志，義在互文·而何氏中興，易志爲記，此則貴於革舊，未見其能取新·夫戰爭方殷，雄雌未決，則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長，必國史爲傳，宜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寄編漢簡·；董袁羣賊，附列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唯東觀以平林下江，諸八

批駁明快

雖釋尤愜

此尙無大

關係但冗雜可厭耳後漢志細目尤煩皆可刪削

古書大抵如是坊刻村書則多取便檢問標題繁雜而俗乃尙之

列爲載記，顧後來作者，莫之遵効。逮新晉始以十六國主，持載記表名，可謂擇善而行，巧於師古者矣。觀夫舊史列傳，題卷靡倕，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煩者唯書姓氏，若母將荅陳衞諸葛傳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傳是也；如此標格，足爲詳審。至范曄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草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竊以周易六爻，義存象內；春秋萬國，事具傳中；讀者研尋篇終自曉，何必開帙解帶，便令昭然滿目也。自茲以降，名師蔚宗，魏收因之，則又甚矣！其有魏世鄰國，編於魏史者，於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職官。至如江東帝主，則云僭晉司馬叡，扇夷劉裕，河西酋長，則云私署涼州牧張實，私署涼王李暠，此皆篇中所具，又於卷首具列，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愼。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謂滋章之甚者乎？苟忘彼大體，好茲小數，難與議夫婉而成章，一字以爲褒貶者矣。

【註】（魚豢）外篇正史篇：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唐書藝文志：魚豢魏略五十卷。按：三國魏志無傳。（姚察）陳書姚察傳：察字伯審，有至性，頗著作，撰

此篇議論特精切故王聞修四六法海取之

梁陳定未畢功，隋開皇時，遣內史舍人・虞世基索本，且進上有所闕者，臨亡之時，以體例誡約子思廉，博訪續撰・按：史無梁略之名，而劉氏云爾，定是察稿初名・（外戚名章）按：史記之立外戚世家・其中所載，實皆后妃氏諱，及其事蹟，至如魏其武安之屬，反別立傳，不以外戚名篇，最爲非體・班史因之易名外戚列傳，置在臣傳之後，尤爲失之・文亦應加并糾班失之語・（平林下江）後漢書劉元傳：王莽末，新市人王匡王鳳爲渠帥，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從之，藏於綠林中・地皇三年，大疫分散，常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匡鳳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印北入南陽號，新市兵・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號平林兵・以應之・

斷限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爲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丘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爲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理，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爲濫觴也・過此已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於司馬氏・案

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唯留漢日表志，所錄乃盡曩年，舉一反三，豈宜若是！膠柱調瑟，不亦謬歟？但固之踳駁，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迷。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苞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爲歎息！當魏武乘時撥亂，電埽羣雄，鋒鏑之所交，網羅之所及者，蓋唯二袁劉呂而已。若進鴆行弒，燃臍就戮，總關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董卓，猶秦之趙高，昔車令之誅，既不列於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複臧洪陶謙，劉虞孫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唯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氐羌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眞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

遂乃南籠典午，北吞諸僞，比於羣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耶？又張李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橫加編載？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代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修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里志首，全寫禹貢一篇，降爲後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牀上施牀，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維錄章名；如地理爲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若夷狄本系，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槃瓠，高句麗以鱉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鬬徙居；諸如此說，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爲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它事，豐其部帙，以此稱博，異乎吾黨所聞？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善哉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唯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之許也。

【註】（傳首董卓）按：魏志本傳，屠臣傳之首，所敍事實，無一語與魏武相及。直至催汜遲本附傳之末，始有太祖，乃迎天子都許之文。是卓傳於魏未有處也，宜史通訾之。（臧陶劉孫）魏志臧洪傳：洪字子源，廣陵人。太守張超，請洪爲功曹，董卓圖危社稷，洪說超糾合義兵，辭義慷慨，洪爲東郡太守，太祖圍張超於雍丘，洪徒跣徐袁紹請兵救超，紹不聽。超滅，洪怨紹，紹興兵圍之，生執洪殺之。陶謙傳：謙字恭祖，丹陽人，爲徐州刺史，刑政失和。太祖征謙，以糧少引軍還，謙病死。公孫瓚傳：瓚字伯珪，遼西人，除遼東屬國長史，遷涿令。遼西烏丸丘力居等，叛瓚不能禦，朝議以宗正劉虞爲幽州牧，丘力居等，遣譯自歸。瓚害虞有功，稍相恨望。天子遣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斬虞，虞從事鮮于輔等，欲報瓚，袁紹又遣兵與輔合擊瓚。瓚軍數敗，乃爲塹十重，築京爲樓其上。紹悉軍圍之，瓚自殺。（沈錄金行）梁書沈約傳：著晉書百一十卷。（隋書經籍志注：梁有鄭忠晉書七卷，沈約晉書，一百一十一卷，庾銑東晉新書七卷，並亡。）晉書五行志：白者金行，馬者國族。文選：陸士衡宣猷堂詩云：『黃暉既渝，素靈承祜。』善注：魏土德曰黃，晉金行曰

素・程猗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魏刊水運）魏謂魏收魏書・律歷志以皇魏運水德所上九家，共成一歷・元起壬子，律起黃鐘，壬子北方，水之正位，實符魏德・（典午）蜀志譙周傳：典午忽兮，月西沒兮・典午，謂司馬也・（按年論地）甲子會紀：晉惠帝之十一年，流人李特據廣漢，進攻成都・十三年，羅尚破李特，斬之，子雄僭號稱成，是後兄子班・弟期，雄弟壽，壽子勢・桓溫入蜀，勢降，李氏亡，

晉穆帝之三年・又愍帝之二年，張軌爲涼州牧，卒時在州，已十三年矣・子實嗣，是爲前涼・嗣是實弟茂，實子駿，駿子重華・華子耀靈，靈伯父祚，靈弟元靚，至靚叔天錫降於秦，前涼亡，實孝武之四年・按：張李興滅，並在魏道武，末稱帝之前，而魏都平城，又極東北，所謂校年不接，論地有殊也・（淳維）史記匈奴傳：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匈奴傳：全錄其文・（槃瓠）後漢南蠻傳：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募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妻以少女，時有畜狗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乃吳將軍首也・帝不得已，以女配槃瓠・槃瓠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生子六男六女，因自嵏皆夫妻，其後滋蔓，號曰蠻夷・今長沙武陵蠻是

也・南史蠻傳・亦云槃瓠種落・路史發揮・伯益經云・黃帝曾孫卞明生白犬，是爲蠻祖・白犬乃其子之名，而應劭于寶范曄枝葉其說・（槃瓠）魏書高句麗傳・先祖朱蒙母河伯女，夫餘王閉於室中，爲日所照，孕生一卵，如升骨城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爲氏，隋書高麗傳文略同・（馬鬬）魏書吐谷渾傳・遼東鮮卑涉歸一名奕洛韓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若洛廆別爲慕容氏，渾與廆二部，馬鬬相傷，廆怒渾曰・『馬畜也，鬬在馬，而怒及人邪？乖別甚易，今當去汝萬里之外・』

按・其文亦見宋書，至唐編晉書，復採用之・

編次

昔尙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爲遠近，年世爲前後，用使閱之者雁行魚貫，皎然可尋・至馬遷始錯綜成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於其間，則有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以之混淆，冠履於焉顚倒，蓋可得而言者矣・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唯人而已矣・至於龜筴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筴

此殿最允

此論亦允

此卽春秋之義其詞甚正

二牧宜入漢史此失又在斷限不止先後失倫

所記，全爲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孟堅每一姓有傳，多附出餘親，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它部，故博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爲二錄；至如元王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案其行事，所載甚寡，而能獨載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啓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疎家國；又別適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荆代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京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又自古王室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逃責，尚曰周王，君未繫頸，且云秦國。況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睹，求之正朔，不亦厚誣。蓋逐兔爭捷，瞻烏靡定，羣雄僭盜，爲我驅除，是以史傳所分，眞僞有別；陳勝項籍，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是僞朝，遂乃不遵恆例，但鵬鷃一也，何大小之異哉？觀梁害二朝，撰齊陰南史，東昏猶在，而遽列和年，煬帝未終，而已編恭紀，原其意旨，豈不以和爲梁主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永元而尊中興，顯義寧而隱大業。苟欲取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行之

一時，庶叶權道，播之千載，寧爲格言。若乃先黃老而後六經，後外戚而先夷狄，老子與韓非並列，賈誼將荀彧同編，孫宏傳讚，宜居武宣紀末，宗廟迭毀，枉入元成傳終；如斯舛謬，不可勝紀，今略其尤甚者耳！故不復一一而譯之。

【註】（逃責）帝王世紀：赧王雖天子爲諸侯所役逼，負責於民，無以得歸，乃上臺避之，故周人名曰逃責臺。（永元）東昏元。（後外戚先夷狄）漢書。（老子韓非同傳）史記。（義寧）恭帝元。（大業）煬帝元。（先黃老後六經）史記。（中興）和帝元。（孫宏傳讚）按漢書：公孫宏傳讚，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羣士嚮慕，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因力舉公孫弘董兒等二十七人。又云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下。復歷舉蕭梁丘夏侯等二十四人，一讚之中，盛稱二世人才，故曰宜居武宣紀末。（元成傳終）漢書韋賢傳：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子元成，字少翁。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封侯，故國榮當世焉。按：本傳既畢歷述諸郡國所立太祖太宗世宗等廟，罷毀詔議，其文皆列侯中。二千石博士等，共議例當收、載禮志中，故曰枉入元成傳終。又按：新唐書韋縚傳：羅列一時朝士，

祭器喪服等議，正仿元成傳法也。

稱謂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況復列之篇籍，傳之不朽者耶？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卽爲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也。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絜短，魏實居多！二方之於上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並霸，逮作者之書事也，乃沒吳蜀號謚，呼權備姓名，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惡勸善，其義安歸？續以金行版蕩，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羣盜，此皆苟狗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謚，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趙猶人君，加以主號，杞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又位乃人臣，跡參王者，如周之亶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追尊建名，比諸天子可也。必若當塗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加，人

此亦公論帝魏帝蜀之外又自爲一義

此論尤公深中世人黨同伐異之病

望不愜，故國志所錄，無異匹夫，應書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至如元氏起於邊朔，其君乃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八君，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襲其虛號，生則謂之帝，死則謂之崩，何異沐猴而冠，腐鼠稱璞者矣。夫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而作，本無定準。至若諸侯無謚者，戰國已上，謂之今王；天子見黜者，漢魏已後，謂之少帝；周衰有共和之相，楚弒有郟敖之主，趙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黥布，豪傑則平林新市，寇賊則黃巾赤眉，園綺友朋，共云四皓；奮建父子，都稱萬石，凡此諸名，皆出當代，史臣編錄，無復張弛。蓋取叶隨時，不籍稽古，及後來作者，頗慕斯流，亦時新新名，列成篇題。若王晉之十士寒儁，沈宋之二凶索虜，即其事也。唯魏收遠不師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無所憲章。其撰魏書也，乃以平陽王爲出帝，司馬氏爲僭晉，桓劉以下，通曰島夷。夫以詔齊則輕抑關右，黨魏則深誣江外，愛憎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語必不經，名惟駭物，雖復刊諸竹帛，終罕傳於諷誦也。抑又聞之帝王受命，歷數相承，雖舊君已沒，而致敬無改，豈可等之凡庶，便書之以名者乎？近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劉莊之類是也；有匹夫而不名者，

正論

雜文原所

若步兵彭澤之類是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之敍聖卿也，而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季孟也，至曰隗王得士，習談漢主，則謂昭烈爲元德，裴引魏室，則目文帝爲曹丕•夫以淫亂之臣，忽隱其諱，正朔之后，反呼其名，意好奇而輒爲，文逐韻而便作，用捨之道，其例無恆•但近代爲史，通多此失，才猶且若是，而況中庸者千？今略舉一隅，以存標格云爾•

【註】（秦繆楚莊）原注：蜀昭烈主可比秦繆公，吳大帝可比楚莊王•（呼權備姓名）原注：謂魚豢孫盛等•（蕭方等）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按：二志誤削等字，辯詳雜說中篇•（趙君主號）甲子會記：周顯王之季，韓燕皆稱王，趙武靈獨不肯，令人謂己曰：『君』赧王時趙武靈胡服招騎射，尋廢其太子章，而傳位少子，自號主父•（杞夷子爵）事在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注見惡經篇•（當塗）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當塗魏不害以捕，淮陽反者侯•後漢書袁術傳：識書言代漢者當塗高•又：獻帝時李雲言許昌氣見於當塗高象，魏者兩闕也•當塗而高者魏，魏當代漢•（宦官攜養）袁紹討曹操檄：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

瑣並作妖蘖，父嵩乞匄攜養，輸貨權門，盜竊鼎司，傾覆重器，操姦閹遺醜，本無令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共和）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於彘，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正義：共，音巨用反。漢書人物表：共伯和。師古注：共，國名也；伯，爵也；和，共伯之名也。共，音恭。按：是說本之竹書紀年。（鄭敖）左傳昭公元年：楚公子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弒之，葬王於郟，謂之郟敖。杜預注：郟敖，楚子麇。（王晉）王隱晉書。（十七寒僊）按：文與二凶索虜對舉，亦列傳中之篇名也。王隱晉書已亡，無可考證。（沈宋）沈約宋書。（平陽王）魏書出帝紀：出帝諱修，封平陽王。（晉獻武）奉王帝即位。三年，帝爲斛斯椿等詿佞間阻，貳於齊，託討蕭衍。盛暑徵發，天下怪惡之。七月遂出於長安，十二月爲宇文黑獺所害。周書文帝紀：魏孝武帝將圖齊，神武詔太祖爲大都督深伐。太祖，七月丁未，遂從洛陽率輕騎入關，太祖奉迎謁，見東陽驛。按：以孝武爲出帝，魏收目之云爾。（班述）班史名贊爲述。（聖卿）董賢。（季孟）陳囂。（元德）原注：習氏漢晉春秋以蜀爲正統，其編目敘事，皆謂蜀先主爲昭烈皇帝，至於論中語，則呼爲

元德・（逐韻便作）原注・班固哀紀述曰：『宛孌董公，惟亮天功・』隗囂公孫述傳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按公功吏士，皆逐韻也・

採撰

子曰：『吾獨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闕，其來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蓋珍裘以衆腋成溫，廣廈以羣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握槧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摭羣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觀夫丘明受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遷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略之辭，此並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煩，雖國有冊書，殺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寸有所長，實廣聞見，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啓石，伊產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姮娥竊藥以奔月，如斯踳駁，不可殫論，固難以汗南董之片簡，霑班華之寸札，而嵇康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元晏帝王紀，多採六經

此篇持論最嚴正頗中文士愛奇之病

史記亦多採異說如秦本紀伯翳石槨之類殆如戲

劇矣但大段雅馴耳

苦字出史記高祖紀欲苦之又晉營道王生平不識士衡曰不知何忽見苦即是此

意以沔鼉訓之意是而語未明

切中晉書之病

圖讖，引書之誤，其萌於此矣。至范曄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慚良直，而王喬鳧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承其說妄，重於加諸，遂云馬叡出於牛金，劉駿上淫路氏，可謂助桀爲虐，幸人之災，尋其生絕胤嗣，死遭剖斲，蓋亦陰過之所致也。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皇朝新撰晉史，多採以爲書。夫以干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持爲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徧略，務多爲美，聚博爲功，雖取說於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夫郡國之記，譜牒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其氏族。至如江東五俊，始自會稽典錄；潁川八龍，出於荀氏家傳；而修晉漢史者，皆徵彼虛譽，定爲實錄，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又訛言難信，傳聞多失。至如曾參殺人，不疑盜嫂，翟義不死，諸葛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衆口，儻無明白，其誰曰然。故蜀相薨於渭濱，晉書稱嘔血而死；魏君崩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沈炯罵書，河北

以爲王偉，魏收卓檄，關西謂之邢邵，夫同說一事，而分爲兩家，蓋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非無定，況古今路阻，視聽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爲後，或以有爲無，涇渭一亂，莫之能辨，而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國史，別訊流俗，及其記事也，則有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時，堯有八眉，夔唯一足，烏白馬角，救燕丹而免禍；犬吠雞鳴，逐劉安以高蹈；此之乖濫，往往有旃。故作者惡道聽塗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觀夫子長之撰史記也，殷周已往，採彼家人；安國之述陽秋也，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夫以芻蕘鄙說，刊爲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嗚呼！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

【註】（殺青）後漢書吳祐傳：父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注：以火炙簡，令汗，去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曰汗簡。（禹生啓石）路史餘論：夏后氏生而母化爲石，說見世紀。蓋原禹母獲月精石，吞之而生禹也。淮南修務云禹生於石，而今登封廟有一石，號啓母石。漢元封元年，武帝幸緱氏，制曰：『朕至中岳，見啓母石，云化石啓生。』地在嵩北。（伊產空桑）列子天瑞：后稷生乎巨跡，伊尹

生乎空桑，察其所以，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神告曰：「白若水出而東走，顧其邑，盡爲水身，明日視白出水，東走十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海客）博物志：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此人乘槎而去，至一處，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後至蜀，問嚴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也。』（姮娥）後漢書天文志注：張衡靈憲曰：『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曰：『翩翩歸鴈，妹獨將西行，毋驚毋恐，後其大昌。』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蠩。（王喬）後漢書方術傳：王喬顯宗時爲葉令，每月朔望，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密令太史伺望，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舉羅張之，但得一雙舄，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左慈）後漢書方術傳：左慈字元放，少有神道，曹操欲收殺之，慈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後又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入走羊羣。操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欲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郤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兩

郯人立云：『遽如許。』（馬叡）原注：王邵曰：沈約晉書造奇說云：『鄫邱國姓牛者，與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遠敍，宣帝以毒酒殺牛，金符證其狀，收承此言。』乃云司馬叡晉將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叡爲金子，計其年垂不相干。』案前書尚如此誤，況後史編錄者耶？（劉駿）原注：沈約宋書曰：孝武於路太后處寢息，時人多有異議，魏書因云駿烝其母。路氏，醜聲播於甌越也。』（非聖不觀）漢書揚雄傳：雄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按語本法言。（干鄧）干寶鄧粲。（王虞）王隱虞預。（皇覽）魏志劉邵傳：邵字孔才，黃初中爲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舊注：魏略云，常侍王象受詔撰皇覽，藏於秘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卷。（徧略）梁書文學傳：何思澄字元靜，天監十五年舉學士，入華林，撰徧略，徐勉舉思澄等五人應選。又顧杏傳：徐勉舉杳及顧協等五人撰徧略。又鍾嶸傳：弟嶼亦預。按：諸傳錯舉止及四人，其一人無考。南史劉峻傳：梁安成王給其書籍，使撰類苑一百二十卷，帝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舊注：徧略七百卷。（五儁）晉書辭兼傳：兼字令長，丹陽人，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顧陵閔鴻，吳郡顧榮，

會稽賀循齊名，號爲五俊。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八龍）後漢書荀淑傳：淑字貴和，潁川人，有子八人，儉緝靖靈汪爽肅夤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潁陰令苑康改其里曰高陽里。（曾參殺人）戰國策：秦有與曾子同名族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母織自若。頃之又告，尙織自若。頃之又告，母懼投杼而走。（不疑盜嫂）漢書直不疑傳：人或毀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毋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翟義不死）漢書翟方進傳：少子義字文仲，爲東郡守。王莽居攝，義移檄討莽，軍破而亡。後漢書王昌傳：昌一名郎，莽篡位，郎詐稱成帝子檄州郡曰：『天命佑漢，使東郡太守翟義擁兵征討。』郎以百姓思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諸葛猶存）蜀志魏延傳：亮出北谷口病，延密與楊儀姜維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亮適卒，秘不發喪。亮傳注：楊儀等整軍而出，宣王追焉，姜維令反旗鳴鼓，宣王退不敢逼，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嘔血）蜀志諸葛亮傳注：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恚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兵卒。臣松之以爲亮在渭濱，魏人蹤跡，勝負

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用亮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爲仲達嘔血乎！」（馬圈）魏書高祖紀：蕭寶卷遣太尉陳顯達寇荊州，攻陷馬圈，戍車駕南伐，至馬圈破之，帝疾甚，北次穀塘，崩於行宮。按：今蕭子顯齊書無中矢之文，寶卷齊廢帝東昏諱也。（沈炯罵書）按陳書沈炯傳：炯武康人，梁侯景之難，王僧辯購得炯，羽檄軍書，皆出於炯。梁書侯景傳：景圍守宮闕，抗表言陛下貪臣，汝潁絕好，河北檄置，高澄南史，賊臣傳王偉，魏行臺郎高澄，以書招景。偉爲景報書，澄問誰作？左右稱是偉文，據此則炯爲僧辯檄，乃檄侯景，非檄河北也。梁武詈澄是受愚於景，決不假手於偉也，至北史之稱偉文，本是偉作，非炯作也，史通似誤。（魏收草檄）按：北史魏收傳：侯景叛入，梁文裏令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周書獨孤信傳：東魏侯景之南奔也，魏收爲檄，梁文矯稱無關西之憂，欲以威梁也。北史邢邵傳：邵字子才，人稱北間第一才子。鉅鹿魏收年事在後，稱邢魏焉。歷考魏齊周諸史，其言草檄，及收邵並稱處，大略如此，皆無收檄邵作出自關西人語之文，史通或別有據耶？（師曠軒轅並世）列子湯問：焦螟集於蚊睫，師曠俯耳弗聞，其聲惟黃帝與容成

子居空峒之上，砰然聞之若雷霆。齊民要術：師曠占曰：『黃帝問曰：『吾欲占藥善一心，可知否？』』對曰：『歲欲雨，雨草先生藕；欲旱，旱草先生蔆；欲荒，荒草先生蓬；欲病，病草先生艾；』史記：黃帝少典之子名軒轅。（公明方朔同時）公明魏管輅字，其語未詳。（堯八眉）淮南修務訓：堯眉八采。高誘注：堯出慶都，出觀於河，有赤龍負圖而至，奋然陰雲。堯生眉有八采之色。尚書大傳：堯八眉，舜四瞳子。（變一足）王訓放韓子，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變一足信乎？』曰：『變無他異，獨通於聲，堯曰變而一足矣。使爲樂正，非一足也。按：此事所見非一，呂氏春秋亦通，皆有之。（烏白馬角）語見史記刺客傳贊。博物志：燕丹質於秦欲歸，秦王謬言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而歎烏即頭白，俯而嗟馬亦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犬吠雞鳴）葛洪神仙傳：漢淮南王劉安者，高弟之孫也。好儒學方術，有八公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白王，八公皆變爲重子。王迎燒百和香，八童子復爲老人，授王丹經。藥成，雷被伍被共諫安謀反。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安登山，白日升天，人傳去時，餘藥器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

其言明切深中文弊

古人之文原不苟作

持論甚正史漢所錄諸賦實非史體不得以馬班之故曲爲之詞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爲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乎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諂，屈平宋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爲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爲宗，譬如女工之有綺穀，音樂之有鄭衞，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爲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尙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讜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譎謬害同，推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何者？昔大道爲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

，其間彌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於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此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爲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强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斲冰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元黃，列宅建都，若鷓鴣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古者國有詔命，皆人主所爲，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爲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勑，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敍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唯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勳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蓋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愼，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

此又不一概而論亦有不妨並存者

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諸斗筲下才，罪不容責，夫同爲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恆，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汚隆，作者形言，本無定準，故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覩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若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人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吞併六合，福不盈眥，皆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爲準的，此所謂一概也。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爲璧，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爲餅，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恆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叙自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疏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歷選衆作，求其穢累，王沈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干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罔盡機要。唯王邵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撫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況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若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

劍閣銘嫉邪賦俱可以不載全文

，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劍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祕書字以敎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爲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以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之爲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貞實，亦可使夫彫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爲載削者，可不務乎？

【註】（綺穀鄭衛）王訓故：滿宣帝曰：『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辨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穀，音樂有鄭衛。』（兩都）後漢書班固傳：建初中，京師修宮室，而闕中耆老，猶望西顧，固感前世文辭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以折西賓之論。（廣成）後漢書馬融傳：融字季長，鄧太后臨朝，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馬融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上廣成頌以諷諫。注：廣成，苑名。（劉備吾儔）魏志武紀注：山陽公載記曰：『曹公船艦爲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死者甚衆。既而出謂諸將曰：「劉儔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

徒無類矣。」」（高歡不死）北齊書文宣紀：周文帝率衆出陝城，分騎北渡。至建州，帝親戎出，周文帝聞帝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退師。（移都）蜀志關羽傳：羽攻曹仁於樊，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斲冰）北史齊文宣紀：周人常懼齊兵西渡，恆以冬月中河椎冰。（智斥菽麥）曹魏檄吳文：孫權小子，未辨菽麥。按：語本左氏，謂晉悼公兄，劉則借曹之誚吳，以例誚蜀也。再按：識昧元黃，定是宇文誚高語，未覩其文，俟補。（第五倫）後漢書第五倫傳：倫字伯魚，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龐萌）後漢書劉永傳：龐萌爲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拜平狄將軍，擊董憲而萌反，帝大怒，與諸衆書曰：『吾嘗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猗與）商頌首篇詩小序：那祀成湯也。（魚藻）詩小序：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起居）荀悅申鑒：先帝故事，有起居注，動靜之節，必書焉。書錄解題：起居注自漢明德皇后始，漢魏以來因之。（諷諫）漢書韋賢傳：賢鄒人也，其先韋

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傳，及孫王戊荒淫不遵法，孟作詩諷諫。（姝邪）後漢書文苑傳：趙壹字元叔，作刺世嫉邪賦，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執其手，延至上坐，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吾請爲諸君分坐。』（過秦）按：漢書賈誼傳。不載過秦論，於陳勝項籍傳贊，取史記褚少孫所述之文錄之，止三篇之一。（王命）漢書敍傳：彪遭王莽敗，光武卽位於冀州，時隴囂據隴，輯英俊，囂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抑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彪愍狂狡之不息，迺著王命論，以救時難。（張華箴）晉書張華傳：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諷。按：今晉書本傳不載。文選注引曹嘉之晉紀爲徵，蓋曹紀載之也。（張載銘）文選注：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爲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鐫石記焉。按：載字孟陽，銘見晉書本傳。（諸葛表）按：蜀志建興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卽此表也。又六年，裴注漢晉春秋曰：『亮聞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云云。』於是有散關之役，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王祕誡）魏志王祕傳：祕字文舒，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兄子

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元沖，深字道沖，遂書戒之曰：『欲使汝曰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劉谷晁李）劉向谷永晁錯，並見二體篇。後漢書李固傳：固字子堅，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晁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固對云云。（荀伯子）宋書荀伯子傳：伯子官御史中丞，莅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止色，外內憚之，具所奏劾，莫不深相訶毀，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山巨源）晉書山濤傳：濤字巨源，武帝受禪，爲吏部尚書。前後選舉，並得其才，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此篇乃史家之細務宜退在諸篇之後在此處敍次不倫

補注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爲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進此二名，其歸一揆。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摯虞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

周處之陽羨風土，常璩之華陽士女；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注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敍事，存於細書，此之千里絕羣，遂乃掇崇史之異辭，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亦有躬爲史臣，手自刊補，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敍，除煩則意有所恡，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爲子注；若蕭大圜淮海亂離志，羊衒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劭齊志之類，是也。推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爲異說，有昏耳目，難爲披覽。竊惟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疎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爲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潔以登薦，持此爲工，多見其無識也。孝標善於攻繆，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魚，辨窮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賾彪嶠，網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

此條亦是自注宜在裴陸等一條之前裴注未可深抑其中有兩說並存無他證可以刊定者亦有不得不細爲駁詰者
班志已有自注

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自茲已降，其失逾甚，若羯羊之頊雜，王宋之鄙碎，言殊揀金，事比雞肋，異體同病，焉可勝言？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記錄無限，規檢不存，難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載之楷則，凡諸作者，可不詳之。至若鄭元王肅，述五經而各異；何休馬融，論三傳而競爽；欲加商搉，其流實繁，斯則義涉儒家，言非史氏，今並不書於此焉。

【註】（韓戴服鄭）漢書儒林傳：韓嬰燕人，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又：后倉曲臺記，授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德號大戴，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後漢書儒林傳：服虔字子愼，滎陽人，著春秋左傳解。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鄭元傳：元字康成，高密人，所注易書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又著禮譜答臨孝六藝論，毛詩譜，凡百餘萬言。鄭興父子傳：興字少贛，開封人，少學公羊，尤明左氏。周官自杜林桓譚衞宏之屬，莫不斟酌焉。子衆字仲師，從父受左氏春秋，作難記條例，兼通易傳，爲大司農，作春秋，刪十九篇。（裴李應晉）裴駰史記解集敍注：索隱曰：『駰字龍駒，宋兵曹參軍。』正義曰：駰採經史及衆書之目，而注史記。（顏師古漢書注

●敍例：李斐不詳所出，李奇南陽人，晉尚書郎。（摯虞三輔）後漢書趙岐傳：岐字邠卿，拜太常，著三輔決錄。晉書摯虞傳：虞字仲洽，官太子舍人，撰族性昭穆十卷。按：三輔決錄注未聞。（陳壽季漢）蜀志楊戲傳：戲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於蜀書，其贊而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周處風土）晉書周處傳：處字子隱，陽羨人，以身殉國，贈平西將軍，著默語及風土記幷撰集吳書。隋書經籍志：風土記三卷。（常璩華陽）呂大防華陽國志引：晉常璩作華陽國志，自先漢至晉初，踰四百載，士女可書者四百人。晉書常璩傳：璩字道將，散騎常侍。按：周常二書，注皆無攷。（松之三國）宋書裴松之傳：松之字世期，中書侍郎，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表：竊惟績事以衆色成文，蜜遙以兼採爲味，臣實頑乏，顧慚二物。按：世期史通作少期。北平本云避唐諱也。（陸澄）南齊書陸澄傳：澄字彥深，隋書經籍志，漢書注一卷。齊金紫光祿大夫陸澄撰。（劉昭劉彤）南史文學傳：劉昭字宣卿，臨川王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晉書，注。干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漢書，世稱博，悉一百八十卷。（孝標世

說）世說見六家，梁書文學傳：劉峻，字孝標，荆州戶曹參軍，高祖招文學之士，峻不能隨衆浮沈，故不任用。緯略：孝標注此書，引援漢魏諸史，如晉氏一代，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於正史之外。（蕭大圜）周書蕭大圜傳：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子，客長安。太祖開東閤延殿，招集學士，大圜預焉。隋書經籍志：淮海亂離志四卷，蕭世怡撰，敍侯景之亂。按：新舊唐志並作蕭大圜撰，世怡豈即其人歟？本傳缺錄其書，而志亦不言有注。（羊衒之）郡齋讀書志：洛陽伽藍記三卷，元魏羊衒之撰。按：其自序云：『余才非著述，名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並不言記內有注。（何休）後漢書儒林傳：何休字邵公，任城人，精研六經，作春秋公羊解詁。（馬融）後漢書馬融傳：拜議郎，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易詩，三禮，尚書。融爲梁冀草奏，李固頗爲正直所羞。

因習

蓋聞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因俗，易貴隨時，況史書者，記事之言耳。夫事有貿遷，而言無變革，此所謂膠柱而調瑟，刻船以求劍也。古者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

此是小節然指出亦是不合古禮處

，故左氏傳稱楚鄧曼曰：『王薨於行，國之福也。』又鄭子產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弔，』卽其證也。案夫子修春秋，實用斯義，而諸國皆卒，魯獨稱薨者，此略外別內之旨也。馬遷史記，西伯以下，與諸列國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稱，此豈略外別內耶？何貶薨而書卒也？蓋著魯史者，不謂其邦爲魯國；撰周書者，不呼其上曰周王。如史記者，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爲漢王，斯亦未爲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爲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款者，以歸漢爲文，肇自班書，首爲此失。迄於仲豫仍踵，厥非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矣。又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案遷之言，今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卽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習焉，其非既如彼，謐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何法盛中興書，劉陟錄，稱其議獄事具刑法志，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既而臧氏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連之傳，並有斯言，志亦無文，

傳乃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元晏也。當時宅江淮，實膺正朔，疾彼羣雄，稱爲僭盜，故阮氏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苻姚等書，別撮一名，題爲僞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爲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經籍志者，其流別羣書，還依阮錄。案國之有僞，其來尚矣！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譽爲附庸之王，虞裁江表傳，蔡撏後梁史，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夫王室將崩，覬圖云搆，必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韋昭謀誅曹武，欽誕問罪馬文，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摧於孝靖之末，王謙尉迥，玉折於宇文之季，而李刊齊史，顏述隋篇，時無偏長，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爲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施？凡爲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斯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註】（劉隗）晉書劉隗傳：隗字大連，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從事中郎，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按：今晉書議獄事，收入本傳，竄去具刑法志一語，不襲臧書，通史之誤矣。（田范裴段）隋書經籍志：趙書十卷，一曰二石集，僞燕太傅田融撰。燕書二十卷

，僞燕尚書范亨撰。秦記十卷，宋殿中將軍裴景仁撰。涼記十卷，僞涼著作郎段龜龍撰。（劉石苻姚）前趙起劉淵，後趙起石勒，前秦起苻堅，後秦起姚弋仲。按：田范句錯舉十六國書，劉石句錯舉十六國姓。總統之詞也，並詳外篇正史篇。（江表）晉書虞溥傳：溥字允源，鄱陽內史，撰江表傳。（後梁）唐書蔡允恭傳：允恭仕隋爲起居舍人，著後梁春秋十卷。按：後梁蕭詧也，見世家篇。（韋耿）後漢書獻帝紀：建安二十三年，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克，夷三族。魏志武帝紀：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必與嚴匡討斬之。（欽誕）魏志毌丘儉傳：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與儉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舉兵反。大將軍統兵討破之，欽亡入吳。吳以欽爲鎭北將軍。又諸葛誕傳：誕字公休，景王東征，使誕督軍，向壽春。欽之破也，誕累見夷滅，懼不自安，遂反。吳人與文欽來應，大將軍，司馬文王討之。欽與誕有隙，誕殺欽，大將軍，乃自臨圍，擊斬誕，誕麾下不降，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荀濟元瑾）齊書文襄紀：尚書祠部郎中元瑾，與梁降人荀濟及淮南王宣洪等謀害，文襄事發伏誅。又荀濟傳：濟字子通，

子元此論甚偉而唐書猶稱族望也豈舊史已混其籍無可考故姑從舊耶

及見執，楊惜謂曰：『遲暮何爲然？』濟曰：『叱叱氣耳。』（王謙尉迥）隋書高祖紀：相州總管尉遲迥，自以重臣宿將，志不能平，遂舉兵東夏。高祖命韋孝寬討破，迥傳首闕下，初迥之亂也，上柱國王謙爲益州總管，見幼主在位，政由高祖，遂起巴蜀之衆，以匡復爲辭，進屯劍閣，陷始州，命梁睿討平之。按：周書王謙字勅萬，尉遲迥字薄居羅。又按：師古敍謙迥事，在本傳殊得體，但於他臣如高穎王述李德林梁士彥等傳，每及此二人，皆書賊書逆，曰王謙作亂，曰尉遲迥反，不一而足，宜史通摘之。

邑里

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逮太史公始革茲體，凡有列傳，先述本居。至於國有弛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案夏侯孝若撰東方朔贊云：『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夫以身沒之後，地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身生之前，故宜詳錄者矣。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洛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

繁虛二句當在欲使二句之上

徐吳越之鄉，州編冀豫，欲使南北不亂，淄澠可分，得乎？繁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無易，既而天長地久，文軌大同，州郡則廢置無恆，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爲人立傳，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於今，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質，因地而化，故生於荊者，言皆成楚；居於晉者，齒便從黃；涉魏而東，已經七葉；歷江而北，非唯一世；而猶以本國爲是，此鄉爲非是，則孔父里於昌平，陰氏家於新野，而系纂徽子，源承管仲，乃爲齊宋之人，非關魯鄧之士，求諸自古，其義無聞，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若仲遠之尋鄭元，先云汝南應劭；文舉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僞，至於碑頌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爲己邑，若乃稱袁則飾之陳郡，言杜則系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鉅鹿，在諸史傳，多與同風，此乃尋流俗之常談，忘著書之舊體矣。又近世有班秩不著者，始以州壤自標。若楚國龔遂，漁陽趙壹是也。至於名位既隆，則不從此列。若蕭何鄧禹賈誼董仲舒是也。觀周隋二史，每述王庾諸事，高楊數公，必云鄖鄧王褒，新野庾信，宏農楊素，渤海高熲，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也。凡此諸失，皆由積習相傳

，寖以成俗，迷而不返。蓋語曰：『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夫以千載遵行，持爲故事，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此莊生所謂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音君子，詳其得失者焉。

【註】（江左僑立）晉書地理志：晉都河南，所也。後於尋陽僑立宏農郡，於武陵僑立河東郡，兗州則僑置於京口。後改廣陵爲南兗州，又僑置青州，又分立陳留郡，由陽扶風河南廣平等郡。至志徐荊揚三州，則豫州則僑立於襄陽，又於襄陽分立京兆凡幽冀青幷雍涼兗豫諸州邑名，錯寄其中，多不勝錄。（地取舊號）原注：近代史爲王氏傳云，瑯琊臨沂人，李氏傳曰隴西成紀人之類是也。非惟王李二族，久離本居，亦自當時無此郡縣，皆是魏晉已前舊名號。又注：時修國史，予被配纂。李義琰傳：琰家於魏州昌樂，已經三代，因云義琰魏州昌樂人也。監修者大笑，以爲深乖史體，遂依李氏。舊望改爲隴西成紀人，既言不見從，故有此說。（居晉齒黃）嵇康養生論：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顫處嶮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按：文選善注：蝨麝顫

並有義證，而齒黃獨無，蓋當時已莫詳矣。史通直用康語也。（昌平）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索隱：家語曰：宋微子之後，宋襄公至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姓孔氏，至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爲魯人。（陰氏）通鑑光武紀：帝在宛，納新野陰氏之女麗華。胡三省注：風俗通云，管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其後氏焉。氏族大全：修管仲七世孫也。後漢書陰識傳：秦漢之際，始家新野。漢書地理志：新野鄧屬南陽郡。（應劭）後漢書鄭元傳：袁紹要元大會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孔融）後漢書楊彪傳：曹操奏狀，彪孔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公今橫殺，孔融魯國男子，便當拂衣而去。孔融傳：融字文舉。（虛引他邦冒爲己邑）原注：今有姓邴者姓宏者，以犯國諱，皆改爲李氏，如書其邑里，必曰隴西趙郡，夫以假姓猶且如斯，則眞姓者斷可知矣。又今西域胡人多有姓明及卑者，如加五等爵，或稱平原公，或號東平子，爲明氏，出於平原，卑氏出於東平故也。夫邊夷雜種，尙竊美名，則諸夏士流，固無慚德也。（在諸史傳多與同風）原注：如隋史牛宏傳云：『

安定鶉觚人也，本姓蔡氏。」至它篇所引，皆謂之隴西牛宏。唐史謝偃傳：云本姓庫汗氏，續謂陳郡謝偃，並共類也。（龔遂）漢書龔遂傳：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趙壹）後漢書趙壹傳：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按：遂非楚國而曰楚國，壹非漁陽而曰漁陽，標所望也。（王庾高楊）後周書：王褒字子淵，瑯琊臨沂人，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陪書：高熲字昭元，渤海蓨人。楊素字處道，宏農華陰人。按：史通本節引蕭鄧賈董，漢世稱其人，皆不舉地望，而近時王庾高楊，必以郡稱，文滋煩重矣，故曰豈曰省文。

史通削繁卷一終

嘉應廩生陳士荃校

史通削繁卷二

浦起龍法刪附

河間紀昀

永康陳益標點

言語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皐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楊干，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爲宗，利口者以寓言爲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橫，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是以歷選載言，布諸方冊，自漢已下，無足觀焉！尋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

弄丸乃轉丸之訛浦氏以爲兼用宜僚事謬也

削所致，良由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鶉賁鸜鵒，童豎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皤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由是謀，與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識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概者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甿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効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邱明者，則偏摸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僞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眞僞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唯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事，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嫫姆多媸，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捐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是則董狐南史，舉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

此亦有見之言，若爲七子發覆也。然宋人以語錄著書，究乖文章之體，而帝京景物略載元碑，以爲姍焉，此中固有持平之道，未可一概拘之

老奴寧馨二語今亦覺其雅矣子元之說不其然乎

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德傳，張著陰後略，凡所撰今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效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蓋江芊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楊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屑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爲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爲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長久，風俗無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蓋善爲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麤，咸被其化；工爲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於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眞，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註】（呂相絕秦）左傳成公十三年。（子產獻捷）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臧孫諫君納鼎）左傳桓公二年。（魏降對戮楊干）左傳襄公三年。（弄丸飛鉗）文心雕龍論說篇：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尹知章鬼谷序）：蘇秦張儀受捭闔之術，又受轉丸胠篋

三章。按：弄丸兼用莊子市南宜僚事。鬼谷子有飛箝篇。箝鉗迾。（鶉奔）左傳僖公五年：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鸛鶇）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鸛鶇之鶇之，公出辱之，鸛鶇之羽，公在外野，往儐之馬，鸛鶇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鸛鶇之巢，往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鶇鸛鶇，往歌來哭，』（山木）左傳隱公十一年：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輔車）左傳僖公五年：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皤腹）左傳文公四年：睨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於思於思，棄甲復來。（原田）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混沌）莊子天地篇：子貢南遊於楚，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槔。』爲圃者作色而笑曰：『吾聞之：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羞而不爲也。』子貢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

知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按渾混通。（裴譏孫盛）魏志武帝紀注：孫盛魏氏春秋云，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臣松之以爲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按：裴松之字世期，唐諱世作少。（王宋著書）王劭齊志，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枉飾虛名都捐實事）原注：如周太祖實名黑獺，魏本索頭，故當時有童謠曰：『狐非狐，貉非貉，燋梨狗子嗡斷索。』又曰：獾獾頭，團欒河中狗，子破爾菟。）又西帝下詔罵齊，神武數其罪二十，諸如此事，難可棄遺。而周史以爲其事非雅，略而不載。賴君懋編錄，故得權聞於後，其事不傳於北齊。因而埋沒者，蓋亦多矣。（張太素）唐書張公瑾傳：子太素，龍朔中東臺舍人，兼修國史，著書百餘篇。通志略：太素著北齊書二十卷，隋書三十二卷，隋後略十卷。燉煌張氏家傳二十卷，又見史官建置篇。（郎餘令）唐書儒學傳：郎餘令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爲王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爲林。』餘令以梁元帝有孝德傳，更撰後傳數十篇，改著作佐郎。（江芊罵商臣）左傳文公元年。（漢王怒酈生）史記留侯世家

•（單固楊康）魏志王陵傳注：魏略曰，山陽單固字恭夏，有器實•兗州刺史令狐愚辟爲別駕，與從事楊康並爲腹心•後愚與王陵通謀，康固皆知其計•康至洛陽，露其事，太傅東取固問曰：『卿知其事邪？令狐反乎？』固故云無有•康與固對相詰，乃罵康曰：『老庸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耶？』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亦幷斬•臨刑，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何面目行地下也•』（樂廣衛玠）晉書樂廣傳：廣字彥輔，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天下言風流者，王樂稱首焉•衛玠傳：玠字叔寶，風神秀異，妻父卽樂廣也•時謂婦公冰清，女壻玉潤•按：二傳俱無寧馨兒語其語，今見王衍傳•衍總角造山濤，濤嗟歎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史通似誤

浮詞

昔尼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持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博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愼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愜，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蓋古之記事也，

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疎，錯綜逾密；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周書之詐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非惟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而輕事塵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如魏書稱登國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攜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於此。案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儷蠻夷，抑惟秦晉，而鳥官創置，豈關琰子之言；髦頭而偶，奚假奉春之策；奢言無限，何其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滅得罪，庾信贈其詩曰：『虢亡乖棘反，齊平寶鼎歸。』陳周宏正來聘，在館贈韋夐詩曰：『德星猶未動，眞車詎肯來。』其爲信宏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爲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資數句而方浹。案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各爲二叟立傳，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論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名利，避遠亂害

張本字出杜氏左傳註終言亦杜氏註文

此駁允愜

此一段非論高士傳乃借以言加減之不

可輕易如前篇之引原涉葛龔耳二田談以爲正文故疑其贅誤矣

，安於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廣足新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淚下，閨中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蓋鳧脛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前哲，讀容易哉！昔夫子斷唐虞以下迄於周，剪截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繞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

【註】（三說各異）原注：李百藥齊書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挹高論。至收傳論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但志存實錄，好抵陰私於爾。朱暢傳又云，是謂三說各異。按：北齊書暢雙名文暢受金語，收受暢財賄，故爲榮傳，多減其惡，在其弟，文略，傳文亦不同。（二理不同）原注：令狐德棻周書元偉傳：稱文帝不害諸元，則云太祖天縱寬，仁，性罕猜忌。於本紀論又云，渚宮制勝，闔城孥戮，茹茹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權道，而用乖於德教。是謂二理不同。按：本注句複字脫，多不成語，今據周書改正。（首鼠兩端）史記灌夫傳：武安侯召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爲首鼠兩端。』（登國名官）魏書官氏志：天賜元年，欲法古

純質，每於制定官號，皆擬遠古雲鳥之義。以伺察爲侯官，謂之白鷺，取其延頸遠望。自餘諸官，義皆類此。按：登國道武初元，舉以概後也。少皞事見書志篇。（道武結婚）魏書崔元伯傳：太祖曾引元伯講漢書，至婁敬說漢祖，以咨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歎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薨降於賓附之國。（髡頭）晉書天文志：昴七星，天之耳也。又爲髦頭胡星也。魏書天象志：皇始元年六月，有星彗於髦頭，是秋，太祖啓冀方之地。（奉春之策）漢書劉敬傳：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奉春君。冒頓數苦北邊，劉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元行恭）周書元偉傳：偉字猷道，爲使主報聘於齊。是秋，高祖親戎東討，偉爲齊所執。齊平偉方見釋，偉性好虛靜，政事之暇，未嘗棄書，初自鄴還也，庾信贈其詩云云。按：猷道史通作行恭，豈牛宏本然耶？（周宏正）周書偉傳：偉字敬遠，志尚夷簡，所居之宅，枕帶林泉，明帝號之曰逍遙公陳。遺其尚書周宏正來聘，造偉後，請偉至賓館，宏正贈詩云云

•（絳父）卽絳縣老，見二體篇•（楚老）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實，含字君倩，世謂之楚兩龔，王莽旣篡國，遣使者奉璽書，卽拜勝，不復，開口飲食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旣而曰：『嗟虖！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遂趨而出，莫知其誰！（詠三良）文選曹子建三良詩：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歌秋婦）宋書顏延之傳：延之字延年，獨酌郊野，當其得意，旁若無人•按：秋胡詩，有歲暮臨空房句，所謂閨嘆也•秋胡事詳後品藻篇•（鳧脛）莊子駢拇篇：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敘事

夫敘事之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覶縷•今輒區分類聚，定爲三篇，列之於下，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爲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爲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一本無要字簡而能要乃非苟簡無要字則語意不完論者以事增文省爲新唐書之失亦自一

理要之廓清之功不可沒也觀下晉書以雜乃不知之過爲引公如云洪穀容齋云也

，恆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況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蓋敍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於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縊而死；班史稱紀信爲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左傳紀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筆舌藍縷，以啓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衞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傳之與紀，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又敍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如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爲敏。夫以鈍者稱敏，則明賢達所嗤，此爲省句

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爲省文也。其有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郑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類逆，必事加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爲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爲煩字也。然則省句爲易，省字爲難　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盡餘賸，字皆重複，史之煩蕪，職由於此。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釣，而得之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罝，而獲之由於一目；夫敍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閑說，必取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罝釣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駢枝盡去，而塵垢都捐，華逝而實存，滓去而潘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元之又元，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夫飾言者爲文，編文者爲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瑯，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太山者，但嗟其陵極；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爲先，

既執上似脫魚鳥二字　此即陸機片言居要、劉勰寸心轉關、制軸之說轉自昆圃先生以一荃一

目不可以得魚鳥譏之末免吹求如顧愷之稱四體妍媸無關妙處豈眞不畫四體而但點二目哉詩文高處無句可摘十衡集翠是魏晉以下大抵無此皆文如闊略，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爲之者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衞國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邦俗也，則有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爲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爲四句，彌漫重沓

此深細之言，儻僄不免隸事散文則塗飾字句最爲醜態苟非作者率不免俗夫俗語之爲俗人所易見而雅言之爲俗人多不知子元此論可謂切中肯綮

，不知所裁。是以處道受責於少期，子昇取議於君懋，非不幸也，蓋作者言雖簡略，理皆要害，故能疎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儁穎，思多昏滯，費詞既甚，敍事總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貿遷之價也。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推揚，而其理自見矣。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媲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泊乎中代，其體稍殊，或擬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若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咎衛；而加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誓，而史臣撰錄，作者猶謂帝家爲王室，公輔爲王臣，盤石之濫，萌於此矣。降及近古，彌見其甚，至如亦同彼文章，假托古詞，翻與今語，潤色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述臣則呼爲問鼎，稱卧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詞，南董顯書之義也。如魏收代史，吳均齊錄，或牢籠一世，或苞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宏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牢；均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爲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册，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昔

此論允愜

此種塗飾尤可厭二田以爲未允何也

嘉隆七子好用古官名古地名惜其不見此書

唐人方朔葛亮之類又從此濫觴也

人，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冲見幸，爲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讜矣。而盧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辨，而非當者矣。昔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剏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轡，子長所書；魯始爲髽，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徵於內則；卽其事也。案裴景仁秦記，稱苻堅方食，撫盤而詬；王劭齊志，述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撰以新史，重規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爲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令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至如翼犍道武原諱，黑獺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語，德棻闕而不載，蓋厖降蒯聵，字之媸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舊皆列以三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進談講，別加刊定。況齊丘之犢，彰於載籍；河邊之狗，著於謠詠；明如日月，難爲蓋藏，此而不書，何以示後？亦有氏姓本複，減省從單，或去万紐而留于，或止存狄而除庫，求諸自古，挙聞茲例。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爲務，必藉於

其言深切而著明可以砭俗

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敍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

【註】（飜縷）飜本作飜，通作羅。左思吳都賦：嗟難得而飜縷。晉書傅咸疏：臣前所以不羅縷者，莫因結奏，得從私願也。金壺字考：次序也。（成雷）漢書中山靖王傳：衆煦漂山，聚蟲成雷。注：蟲古蚊字。（折軸）國策：張儀說魏，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箠轕籃縷）左傳宣公十二年：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訓之以箠轕籃縷，以啓山林。按是欒書語，非士會語。二人皆稱武子，所以誤也。（兼而畢書）原注：近世紀傳，欲言人居哀毀損，則先云至性純孝；欲言人盡夜觀書，則先云篤志好學；欲言人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欲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速；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跡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驪姬曰：『世子已祀，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墳，以脯與犬，犬斃。驪姬下堂而啼呼

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乎爲君？』又禮記云：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此則既書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代諸史人有行事美惡，皆已具其紀傳中，續以讚論，重述前事，此則才行事跡，紀傳已書，讚論又載也。按：此注舊本多譌，今照傳記改正。（經史通多此類）原注：公梁禮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於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獲免者十無一二）原注：唯左丘明裴子野王劭無此也。（魯人以爲敏）原注：魯人謂鈍人也。禮記中已有注解。左傳文公十五年：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魯人以爲敏。杜注：無故揚其祖惡，是不敏，魯人以爲敏，君子不與也。按：禮疏魯人，魯鈍之人。（公羊稱郤克眇）穀梁傳：成公元年：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父跛，同時而聘於齊云云。公羊傳成公二年：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眇者迓眇者。按：史通所引是穀梁，非公羊，傳寫誤也。（口中無齒，食乳。按：句上無年老字。又按：本傳全錄史記，漢書張蒼傳：免相後口中無齒，

史記有老字，無年字，豈唐初寫本漢書有此二字耶？（輪扁）莊子天道：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伊摯）史記殷本紀：伊尹名阿衡。索隱：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曰伊摯。呂覽本味：伊尹說湯以至味曰：『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按：輪扁二句，本文心雕龍神思篇。（晉盜奔秦）左傳宣公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邢遷如歸）左傳閔公二年：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衞於楚丘。邢遷如歸，衞國忘亡。（犀革）左傳莊公十二年：宋萬弒閔公於蒙澤，奔陳，宋人請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醢之。（挾纊）左傳莊公十二年：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高祖亡蕭何）史記淮陰侯傳。（漢兵敗績）史記項羽本紀。（不知牝牡）王訓故：鄒子董仲舒勤學，三年不窺園，乘馬不知牝牡。按：史記漢書止有不窺園一句。（可張雀羅）漢書汲鄭傳：兩人中廢，賓客益落。先是下邽翟公爲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張罘罳

，後復爲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迺見。』（處道）晉書王沈傳：沈字處道，典著作，與荀顗阮籍，黃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按：本文句下原注云，魏書鄧哀王傳曰：容貌姿美，有殊於衆，故特見寵異。裴松之曰：『一類之言，而分以爲三，亦敍屬之一病也。』此本引裴松之評王沈書語，或妄意裴是注三國者，遂改處道爲承祚，幷改注內魏書爲魏志，而又脫去有殊於衆兩言，使一類分三句無著，文義全失矣，今是正之。（子昇）原注：王劭齊志曰：時議恨邢子才，不得掌與魏之書。悵快溫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記。率是支言。魏書文苑傳：溫子昇字鵬舉。永熙中散騎常侍，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有顏延之謝靈運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吐沈含任。宋游道集其文筆，爲三十五卷。（魏收代史）元魏初國號代。（來獻百牢）魏書太武帝太平眞君十一年，與駕南伐，劉義隆使獻百牢，貢其方物。按：用左傳哀公七年夏公會吳於鄫，吳來徵百牢，語故譏之。（朝會萬國）按：魏書太宗神瑞二年，春正月，賜附國大渠帥朝蔵首者，繒帛金爵有差，而文乃言高齊事。考齊書無元日會萬國

明文，當是臣僚賀表中語，惜吳均齊錄不可得見也。（諸葛挑戰）魏志注：晉陽秋曰：『諸葛亮寇於鄙，據渭水南，亮挑戰，遺高祖巾幗，欲以激怒，冀獲曹咎之利。』史記項羽紀：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咎自剄。』（慕容沖）晉書載記：苻堅滅燕，慕容冲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戰國魏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得爲王拂枕席。（邢邵喪子）北齊書邢邵傳：邵字子才，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顏色貶損，及卒，痛悼雖甚，不再哭，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門吳以還，所未有也。戰國秦策：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子愛子也，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與無子時同也，奚憂焉？』（王琳得人心）北齊書王琳傳：琳字子珩，鎮壽陽，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既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欷歔流涕。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

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按：李將軍廣，事見史記。（漢初立槨）漢書高帝紀：八年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槨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注：應劭曰：『槨，小棺也。』郭評：史通作轊。轊，車軸也，又考史記無此事，當改云漢初立轊，孟堅所書。（魯始爲髽）左傳襄公四年：邾莒伐鄫，臧紇救鄫敗於狐鮐，國人從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杜注：髽，麻髮合結也，喪多不能備凶服。檀弓鄭注：去纚而紒曰髽。纚黑縮，紒音計。按：左傳合男女言，檀弓以爲婦人弔也。（作河橋）晉書杜預傳：預字元凱，杜陵人，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男子笄）魏書劉芳傳：芳字伯文，彭城人，北徙通直常侍，王肅之來奔也，宴於華林，肅語次曰：『古者婦人有笄，男子則無，喪服男子冠，而婦人笄。』芳曰：『冠尊故奪其笄稱也，非男子無笄。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纚。笄總男子，有笄明矣。』肅以爲然，時人號爲劉石經。按：伯文北史作伯支。（易盤以案）按：裴之，秦記，崔之十六國書，皆無攷。晉載記苻堅討姚萇，萇軍渴有死者，

俄而降雨・萇營三尺，營外寸餘而已，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案怒曰：『天何故降澤賊營・』（變帽爲冠）北齊書万俟普傳：子洛字受洛，干戰有功，高祖親扶上馬，洛干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按：北史同邵，志無考・（翼犍）魏書昭帝紀：昭成帝諱什翼犍・（黑獺）周書文帝紀：文帝字文氏，諱泰，字黑獺・按：二史皆不諱・（字媛名鄙）舊注：厖降八凱中一人，胊瞶衞莊公名，刺客傳亦有趙人胊瞶，重耳晉文公名，黑臀晉成公名・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曰黑臀・（齊丘之犢）原注：杜臺卿齊記載讖云：牛入西谷，逆犢上齊丘・（河邊之狗）原注：王劭齊志載謠云：『獾獾頭，團圞河中狗，子破爾菟・』（姓複從單）通鑑釋例：魏之羣臣，出代北者，皆複姓・孝文遷洛，改爲單姓・史患其煩，皆從後姓・按：北朝諸史，亦非盡改・其省改之文，於魏書官氏志具列之・（去万紐留于）周書唐瑾傳：瑾仕爲驃騎開府・周文歎異之，賜姓萬，紐于氏・華岳頌碑：結衡作万紐于瑾・魏書官氏志：勿忸于氏，後改爲于氏・通志氏族略：勿忸于，疑與万紐於同・按：勿忸無據，疑魏志譌也・又易万爲萬，北史儒林樊深賜姓亦然，

則又傳寫之誤。（存狄厙除）舊作存扶除厚。按：官氏志無厚扶氏，但有乞扶氏，改爲扶氏，則似除厚，應爲除乞矣。然乞之與厚，聲形俱別，不應譌轉乃爾。再考本志有厙狄氏，後改爲狄氏，厙與厚，狄與扶，形俱相近，或當是也。又北齊臣如厙狄迴洛厙狄盛之屬，多广頭。去點，尤與厚字頭同。廣韻：厙，始夜切，姓苑有之。

品藻

蓋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薰猶不同器，梟鸞不比翼。若乃商臣冒頓，南蠻北狄，萬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年漢日，千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則云商冒，論忠順則曰伊霍者，何哉？蓋厥跡相符，則雖隔越爲偶，奚必差肩接武，方稱連類者乎？史氏自遷固作傳，始以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鮮，求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紹，無聞二錄；豈非韓老俱稱述者，書有子名；袁董並曰英雄，生當漢末；用此爲斷，麤得其倫，亦有厥類衆夥，宜爲流別，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案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意甚愜；及至篇中知此則無疑於屈賈矣

所列，奚不類於其敍哉？若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於他子，難爲等衰，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求諸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過鄧，三甥請殺之，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侯入下愚之上，夫寧人負我，爲善獲戾，持此致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其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自當高立標格，寘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下流而已哉？又其敍晉文之臣佐也，舟之僑爲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爲下；其述燕丹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荊軻亞之，秦舞陽居末；斯並是非謬亂，善惡紛拏，或珍瓠甌而賤瑤瑛，或策駑駘而捨騏驥，以茲爲監，欲誰欺乎？又江充息夫躬，讒諂惑上，使禍延儲后，毒及忠良，論其姦凶，過於石顯遠矣；而固敍之，不列佞幸，楊王孫裸葬悖禮，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無他事，而與朱雲同列，冠之傳首，不其穢歟？若乃旁求別錄，側窺雜傳，諸如此謬，其累實多。案劉向列女傳，載魯之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殉節異於曹娥，此乃兇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爲伍，有乖其實者焉。又嵇康高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瑗，獨不見書，蓋以二子雖樂道遺榮，

人表之謬尚不止此此偶拈出數條耳

此論最允擊節誦之田巳爲罪過何耶

隋史列女傳載蘭陵公主亦一大瑕子元末糾蓋此篇但舉一例百耳以挂漏議之則固矣

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正如董仲舒揚子雲，亦鑽仰四科，馳驅六籍，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與此何殊，而並可甄錄。夫回瑗可棄，而揚董獲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者也。爰及近代，史臣所書，求其乖失，亦往往而有。借如陽瓚効節邊城，捐軀死敵，當有宋之代，抑劉卜之徒歟？而沈氏竟不別加標牓，唯寄編於索虜篇內，紀僧珍砥節礪行，終始無瑕，而蕭氏乃與羣小混書，都以恩幸爲目。王頒文章不足，武藝居多，躬詣戚藩，首階逆亂，撰隋史者，如不能與梟感並列，卽宜附出楊諒傳中，輒與詞人共編，吉士爲伍。凡斯纂錄，豈其類乎？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則受誤於龐萌，曹公則見欺於張邈，事列在方書，惟善與惡，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深鑒，裴王之妙察，而作者傳諸簡牘，不能使善惡區分，故曰誰之過歟？史官之責也！夫能申藻鏡，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敍，則懲惡勸善，永肅將來，激濁揚清，鬱爲不朽者矣。

【註】（商臣冒頓）商臣楚成王太子。王後欲立少子職，商臣以宮甲圍王，王縊，遂自立。見左傳文元年。冒頓匈奴頭曼太子，頭曼愛後閼氏子，欲立之，冒頓射殺頭曼自立

，事見史記匈奴傳。按：此二逆連舉，見宋明帝詔。（伊尹霍光）漢書霍光傳：光字子孟，位大司馬大將軍。昭帝崩，亡嗣，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賀，賀卽位，行淫亂，光憂懣，田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卽白太后，詔歸賀昌邑，立孝宣皇帝。晉書景帝紀：伊尹放太甲以甯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三科九等）漢書古今人表敍：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下愚，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因茲以列九等之序。（先伯牛）原注：伯牛仲弓並在第二等，曾參冉有並在第三等。（鄧侯）原注：鄧侯在第七等。（三甥）原注：三甥皆在第六等。（晉文臣佐）原注：舟之僑在第三等，陽處父在第四等，士會在第五等。（燕丹賓客）原注：高漸離在第四等，荆軻在第五等，秦舞陽在第六等。按：事詳史記刺客傳。（江充息夫躬）舊注：江充幸於武帝，造巫蠱，段太子息夫躬。幸於哀帝，上變告東平王雲造詐諼之策。按：漢書二人與蒯通伍被同傳。（石顯）漢書佞幸傳：石顯少坐法腐刑，元帝委以政事，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楊王孫）漢書楊王

孫傳：楊王孫者，孝武時人，學黃老之術，病且終，令其子贏葬爲布囊盛尸入地。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秋胡妻）列女傳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納之五日，去而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不顧，秋胡至遂去至家，母喚婦至，乃向採桑者也。婦曰：『子束髮辭親，五年乃還，當馳驟疾至，今乃悅路旁婦人，而下子之裝，是亡母也，不孝。好色淫佚，不義。妾不忍見』，遂去投河死。（古冶）晏子春秋：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饋之二桃。公孫捷田開疆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契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曹娥）後漢書列女傳：孝女曹娥上虞人，父盱爲巫祝　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旬有七日，投江死，縣長度尙爲立碑。注：會稽典錄曰：『度尙弟子邯鄲淳作碑文，後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識二五不知十）梁書劉峻傳：峻著辯命論曰，言而非命，有六蔽焉。躁顏膩理，哆

鴟顧鼯，形之異也；朝秀辰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蓋用越世家語。（陽瓚）宋書索虜傳：永初三年，虜悉力攻滑臺城，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爲虜所殺。（劉卜）原注：劉謂劉康，祖卜謂卜天與。宋書劉康祖傳：太祖大舉北伐，康祖軍出許洛，會庫仁眞相及於尉氏，大戰一日一夜，矢中頸死。虜傳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又元凶傳：元凶劭文帝長子，元嘉三十年，劭齎帥張超之，手行弒逆。劭進至仝殿中閤，太祖左細仗主。卜天與攻劭於東堂，見殺。（紀僧珍）南齊書恩倖傳。紀僧眞，少隨蕭思話，及其子惠開。惠開罷益州，不得志僧眞事之愈謹。惠開曰：『我子弟異才政是諱耳。』僧眞憶其言，乃請事太祖。太祖頓新亭賊，突入東門。僧眞與左右拒戰，賊退，除南臺御史。僧眞容貌言吐，雅有士風。按：眞，作珍誤。諱，謂道成也。（王頠）陷書文學傳：王頠字景文，通經曉兵法，有縱橫之志，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涼潛有異志，文帝崩，舉兵反，多頠計也。楊素至高澤，頠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於是自殺。（梟

感）原注：隋世皆以楊元感爲梟感。（楊諒）隋書庶人諒傳：高祖幼子漢王諒，字德章，出爲幷州總管。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有異圖。既反，王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宜長驅京都，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及楊素襲蒿澤，諒欲還師，頒諫不從，窮蹙降。除名爲民，絕屬籍。（龐萌）見載文篇。（張邈）魏志張邈傳：邈字孟卓，太祖袁紹皆與邈友。紹既爲盟主，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曰：『孟卓親友也。』邈畏太祖；太祖將陳宮等共謀叛說邈曰：『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遂以其衆迎呂布，據濮陽，二年，自爲其下所殺，評曰：『昔光武謬於龐萌，近魏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許郭）後漢書郭太傳：太字林宗，太原人，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許劭字子將，汝南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裴王）晉書裴秀傳：秀從弟楷，字叔則，明悟有識量，少與王戎齊名，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又：王戎字濬仲，神彩秀徹，裴楷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

直書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寧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況史之爲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夫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爲法受惡，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弑，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曏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兩全，足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遇耳。然則歷考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眞僞相亂，而披沙揀金，有時獲寶，案金行在厤，史氏尤多。當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搆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

披沙二句出鍾嶸詩品

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陸機虞預，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達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如雪。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劭齊志，其敍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案於時河朔王公，箕裘未隕，鄴城將相，新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歟？蓋烈士徇名，壯夫重氣，寧爲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强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於今稱之。與夫王沈魏書，假回邪以竊位；董統燕史，持諂媚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註】（董狐）左傳晉公二年：晉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書崔弒）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公以說於晉，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述漢非）後漢書蔡邕傳：王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

謗書流於後世。章懷注：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著史記，但是漢家不善之事，皆爲謗也。非獨指武帝之身也。（韋昭佽正）見本紀篇。（崔浩犯諱）魏書崔浩傳：浩字伯淵，淸河人，博覽經史元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爵東郡公，拜太常卿。神䴥二年，詔撰國書。北史本傳：著作令史閔湛鄒標諂事，浩請立石銘，載圖史，以彰直筆。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忿毒，構浩於帝，帝怒誅浩。（張儼嘿記）張儼見載文篇。隋書經籍志：嘿記三卷，吳大鴻臚張儼撰。（遼東本）晉書孫盛傳：盛撰晉陽秋詞，直而理正，桓溫見之，謂盛子曰：『枋頭城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此史行關君門戶事，諸子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大元中孝武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挍，多有不同書遂兩行。（金行）見斷限篇。（見屈武侯）蜀志諸葛亮傳：亮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其年卒於軍。松之注：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儀結陣而去，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取傷成濟）魏志高貴鄉公紀注：漢晉春秋曰，帝召王經等謂曰：『司

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當自出討之。』經曰：『宿衞空闕，兵甲寡弱，禍殆不測。』帝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決矣。』賈充逆戰，帝自用劍。太子舍人成濟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爲今日。』濟卽前刺帝，刃出於背。又：魏氏春秋曰：『帝自將冗從僕射李昭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出討。（抽戈犯蹕）按：抽戈犯蹕，乃干寶晉紀語，非出習書，此句上疑脫干令升亦斥以六字。（董統燕史）本書正史篇：後燕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三十卷。按：是書隋唐二志，皆不載，緣其後范亭等，合諸燕史幷成一書，而董書遂逸也。范亭書二志載之。

此亦臣子之大義

曲筆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疎旣辨，等差有別。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略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已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謝；用舍由乎臆說，威福行乎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爲私惠，或誣人之惡，

此亦近情近理之言

持報已離。若王沈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事已彰，則今無所取，其有往賢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略廣異聞，用標先覺。案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卽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讎，避難綠林，名爲豪傑，安有貴爲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訣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自東觀，或明皇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僞錄者矣。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案黃氣見於秣歸，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而書？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恆，而他善必稱，已惡不諱，遯乎近古，無聞至公，國自稱爲我長，家相謂爲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桑乾於嫗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鄴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誅，列諸紳素，難爲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

此論亦持平

秦人事見羊衜之洛陽伽藍記蜀老事見魏書毛修之傳浦氏以爲無考非也

邪？夫史之曲筆誣書，不過一二，語其罪負，爲失已多，而魏收雜以寓言，殆將過半，固以倉頡已降，罕見其流，而李氏齊書，稱爲實錄者，何也？蓋以重規亡考未達，伯起以公輔相加，字出大名，事同元歎，既無德不報，故虛美相酬，然必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語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如王劭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稱其有慚正直。夫不彰其罪，而輕肆其誅，此所謂兵起無名，難爲制勝者。尋此論之作，蓋由君懋書法不隱，取咎當時，或有假手史臣，以復私門之恥。不然，何惡直醜正，盜憎主人之甚乎？蓋霜雪交下，始見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驗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丘，齊興而有劉秉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

自梁陳已降，陷周而往，諸史皆貞觀年中羣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僞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爲，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實。昔秦人不死，驗符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

哉？蓋史之爲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宋書多妄，蕭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令史臣得愛憎由已，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媿於私室，欲求實錄，不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註】（虞預相凌）晉書王隱傳：大興初，令隱撰晉史。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盜寫之。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隱竟以謗免歸。（休文釋紛）南史裴子野傳：子野曾祖松之，齊永明末，沈約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爲宋略二十卷，其敍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帥故也，沈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王沈濫述）晉書王沈傳：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沈告之，沈馳白帝，不忠於主，甚爲衆論所非。按：沈所撰魏書已逸，述甄事無考，郭評沈不忠於魏，故甄后之貶，濫述其事，彰曹醜也。（陸機虛張）陸機有晉三祖紀，見本紀篇。按：晉書宣帝紀魏太和五年，及青龍二年，懿凡兩拒，蜀丞相亮。（受金借米）班生受金，陳壽求米，見史官建置篇。困學紀聞：受金事未詳。

予考陳壽傳有謂丁廙子覓千斛米，丁不與，竟不立傳之說。但有或云二字，或之者，疑之也，恐亦未可盡信。（伯升之怨）後漢書齊武王演傳：演字伯升，光武長兄也，王莽篡漢，兵革並起，伯升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聖公即位，拜伯升大司徒，及伯升拔宛，光武破王尋王邑，兄弟威名益盛，更始君臣謀誅，伯升害之。（明皇所定）後漢書東平王蒼傳：顯宗永平十五年，行幸，東平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按：顯宗明帝廟號。（馬后攸刊）後漢書皇后紀：顯宗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也。肅宗即位，尊之曰皇太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宮之家。（蜀無史職）蜀志後主傳評：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灾異靡書。（黃氣見秭歸）蜀志先主傳：章武二年，先主軍秭歸於猇亭駐營，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羣烏墮江水）蜀志後主傳注：漢晉春秋曰，江陽有烏，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有景星出）蜀志後主傳：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無宰相氣）蜀志費禕傳：延熙十四年夏，成都望氣者曰：『都邑無宰相氣。』（父辱受髡）晉書

陳壽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壽爲父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議者以此少之。（李稱實錄）見浮詞篇原注。（公輔大名）北史李百藥傳：父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卿識度必至公輔，吾以此字卿。王訓故：左傳云，魏大名也，故云。按：大名句，見左傳閔公元年。（元歎）吳志顧雍傳：雍字元歎，蔡伯喈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注：江表傳曰：『伯喈，謂曰卿必成名。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也。又：吳錄曰，言爲伯喈所歎，故以爲字焉。（惡直醜正）語見左傳昭公二十八年。（盜憎主人）家語觀周：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亦見左傳成公十五年。（董承耿紀）蜀志：先主同曹公還許，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辭受帝衣帶詔，當誅曹公。先主遂與承等同謀。魏武帝紀：而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舉兵屯沛五年。承等謀洩伏誅。按：耿紀攻許，燒營，見因習篇。又魏武帝紀注：三輔決錄曰，紀字季行，爲丞相掾。又獻帝春秋曰，收紀等將斬之，紀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主意，竟爲羣兒所誤耳。』（諸葛母丘）諸葛誕見因習篇。晉書景帝紀：正元二年，魏鎮東大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

，舉兵作亂，矯太后令，移檄郡國爲壇，盟於西門之外，帥衆六萬，渡淮而西。帝征之，儉聞欽敗，宵遁安風津，都尉追斬之。（魏志誕儉傳。誕字公休，儉字仲恭，儉都督揚州，反敗見夷滅，誕不自安，朝狂微知，徵誕爲司空，誕愈恐，遂反。按：王應麟曰，儉誕等千載有生氣矣。故鄭漁仲有晉史黨晉之言。（劉秉袁粲）宋書袁粲傳：粲字景倩，與齊王劉秉平決萬機。順帝卽位，詔移石頭。時齊王功高，天命有歸，粲密有異圖，劉秉宋代宗室，與粲相結謀，克日矯太后令，使攻齊王。事洩，齊王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僧靜挺身暗往，粲子最，覺有異，入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斬之，父子俱殞，其後並誅秉。秉事在宗室傳。（王謙尉迴）見因習篇。

鑒識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恆準，而鑒無定識，欲求銓覈得中，其唯千載一遇乎！況史傳爲文，淵浩廣博，學者苟不能探頤索隱，致遠鈎深，烏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惡？觀左氏之書，爲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

家，而盛推二傳。夫以丘明躬爲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並生，論才則同恥，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富肯墨守，乃腐儒之妄述，賈餅太官，誠智士之明鑒也。逮史漢繼作，踵武相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然此二書，雖互有修短，遞聞得失，而大抵同風，可爲連類。張晏云：『遷歿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案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阨，遂匿空而出，宣尼既殂，門人推奉有若，其言之鄙，又甚於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軌思商推漢史，雅重班才，惟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案宏非劉氏，而竊養漢宮，時天下無主，呂宗稱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雞行事，自其外戚。譬夫成爲孺子，史刊攝政之年，厲亡流彘，厥紀共和之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反受嗤有拙目也。劉祥撰宋書序錄，歷說諸家晉史，其略云：『法盛中興，荒莊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夫史之敍事也，當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

此自遷書之雜然乃指其大段文體言非摘一二事也

此亦正論

孔氏卓卓信合異氣亦文帝語註失引唐人知傳之偽故云疏如

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舉之含異，等公幹之有逸，如子雲之含章，類長卿之飛藻、此乃綺揚繡合，雕章縟彩，欲稱實錄，其可得乎？以此詆訶，知其妄施彈射矣。夫人，廢興，時也；窮達，命也；而書之爲用，亦復如是！蓋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晉，年踰五百，其書隱沒，不行於世。既而梅氏寫獻，杜侯訓釋，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若乃老經撰於周日，莊子成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值嵇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故曰：『廢興，時也；窮達、命也；』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喈，太元之不逢平子，逝將煙燼火滅，泥沈雨絕，安有歿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

【註】（三王獲申）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注：說見魯連子。（五霸見詆）漢書董仲舒傳：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左氏不列學宮）隋書經籍志：左氏漢初出，張蒼家本無傳者，文帝時賈誼爲訓詁，其後劉歆欲立於學，諸儒莫應。建武中，韓歆陳元訟之，乃以李封爲左氏博士，封卒遂罷。至晉時杜預爲集解，盛行。

而公羊穀梁浸微。（膏肓墨守）後漢書儒林傳：何休字邵公，任城人也。太傳陳蕃辟之以參政事，作公羊解詁，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元傳：元隱修經業，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賣餅太官）魏略：嚴幹善公羊春秋，時鍾繇好左氏，謂左氏爲太官廚，公羊爲賣餅家，數與幹會，辨析長短。（王充著書）原注：王充謂彪文義浹備，紀事詳贍，觀者以爲甲，以太史公爲乙也。後漢書王充傳：充字仲任，師事班彪，著論衡八十五篇。注：袁山松曰：『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恆祕玩以爲談助。（張輔持論）原注：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稱司馬遷班固之才，優劣多以班爲勝。余以爲史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遷必矣。晉書張輔傳：輔字世偉，御史中丞論班固司馬遷云云。（褚先生補）史記裴注：漢書音義曰，十篇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後，亡景紀武紀。漢興，將相年表，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靳劒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日者龜策言辭鄙陋，非遷本意。』（劉軌思）北齊書儒林傳：劉軌思說詩甚精，故其鄉曲

多爲詩者，仕齊國子博士。按：傳不載論史之文。（野雞）史記封禪書：野雞夜雊。注：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世家有傳）按：句必有誤，當云各有世家。（劉祥）南齊書劉祥傳：祥字顯徵，性韻剛疎，宋世解褐，撰宋書，譏斥禪代，上銜而不問，後徙廣州。按：後周亦有劉祥，字休徵，以字行，劉璠子也。繕定梁典，與此無涉，郭本誤引王本刊正。（徐廣）見六家徐賈注。（文舉）後漢書孔融傳：融字文舉，魯國人，爲北海相。（公幹）魏志王粲傳：東平劉楨字公幹。魏文帝典論：今之文人，魯國孔文舉，氣體高妙，理不勝辭。又云：文本同而末異。又與吳質書：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子雲）漢書揚雄傳：雄字子雲，蜀郡人，好深沈之思。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宏麗，雄常擬之以爲式。（長卿）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字長卿，奏賦，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梅氏寫獻）隋書經籍志：孔安國以古文開其篇第，成五十八篇，晉世祕府所存。永嘉之亂，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多二十八篇，於是始列國學。（杜侯訓釋）杜預爲春秋左氏經傳

集解，已見前。按：本傳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厤，備成一家之學。（老莊遭值）漢書揚雄傳：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後世好之者，以爲過於五經。自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晉書嵇阮傳：嵇康好老莊，著養生論。阮籍著達莊論。按：漢初言黃老者，先有膠西，蓋公晉世元風尤甚，起於何王，流於向郭，而史通第舉文景嵇阮爲言，約辭也。（太元逢平子）張衡與崔子玉書：乃者披讀太玄經知子雲極陰陽之數心，實與五經擬元四百歲其興乎。按：平子張衡字。

探頤

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爲謬也，不亦甚乎！陳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爲格言。案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纂秦繆楚莊；而壽諱抑其所長，攻其所短，是則以魏爲正朔

定邪正明順逆即以警奸篡所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也道統論非無理子元之意則以爲蜀檀氏言蜀本非正朔改之習氏當時以誠故有此辨

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僞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疎魏而親蜀也？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亡是者耶？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魏爲僞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耳。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茲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爲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悶失德，豪士於焉作賦；賈后無道，女史由其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率爾而就也，安有變三國之體統載，而藉以權濟物議，取誡當時，豈非勞而無功，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求之人情，理不當爾。自二京板蕩，五胡稱制，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崔鴻鳩諸僞史，聚成春秋，其所刻者，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案於時中原乏主，海內橫流，逖彼東南，更爲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議，安得以僞書無錄，而猶罪歸彥懋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晉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羣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耶？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爲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

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爲魏史，傳列島夷，不欲使中國著書，推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紓魏羞。且東晉之書，宋齊之史，考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僞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混書，斯則四分有三，事歸江外，非唯肥瘠非類，衆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皆須紀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爲編次者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於是考衆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懷，枉申探賾；或妄加向背，輒有舌端，以爲口實，唯智者不惑，無所疑焉！

【註】（李稱陳壽）隋書李德林傳：論齊書起元事，其中云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爲漢賊，當首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賊后逼主）後漢書伏后紀：自帝都許，宿魏兵侍，莫非曹氏黨姻。操入見，帝不任其憤曰：『幸垂恩相捨。』操失色，後乃逼帝廢后，以尚書令華歆勒兵入宮收后。歆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鑿齒當桓執政）晉書習鑿齒傳：是時桓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之於三國之時，

以魏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興。按：其詳已見論贊篇，但此皆今晉書所有，今子元以爲是道戀語，而雜說篇又有新晉不取曹干孫檀之說，則亦非盡不用也。

（瞻烏）後漢書郭太傳：陳蕃竇武爲閹人害，太哭於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逐鹿）史記淮陰侯傳：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豪士賦）晉書陸機傳：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陸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女史箴）見載文篇。（崔鴻十六家）魏書崔鴻傳：鴻字彥戀，孝昌初，給事黃門侍郎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劉石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國書未有統一，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又詳正史篇。（崔氏祖宦）按：崔鴻傳首云，伯父光名孝伯，字長仁，東清河人，祖曠從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劉義隆爲樂陵太守。父靈延，劉駿龍驤將軍長廣太守，觀此鴻之世仕江左，固有明文，而史通云，委質慕容，傳無其語。意祖曠從渡時，名在仕籍傳，或闕書何官也。崔氏清河世望，故在諸燕撰中。子元之言，必非無徵。

模擬

夫述者相効，自古而然，況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嘗試論之，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爲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爲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爲帝王，目宰輔爲丞相，而譙周撰古史考，思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以大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如曹馬受命，躬爲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頒厤，而孫盛魏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何以書？

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己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敍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世之述者，銳志於奇，喜編次古文，撰敍今事，而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眞，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以爲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元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爲匹夫，栖皇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蓋左氏爲書，敍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左傳敍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於車。』如干寶晉紀敍愍帝歿於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敍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江湛爲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體也。至如敍晉敗於邲，先

此眞巧於奪胎

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槊血滿袖。」夫不言奮槊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槊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効三史，徐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模，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有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尙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鑑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眞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喩也。嗚呼！自子長以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註】（譙周古史考）蜀志譙周傳：周字允南，位亞九列，不與政事，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餘篇。（周王之月）原注：考竹書紀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爲解釋也。按：杜注云，言周以別夏殷也，誤解始此。愚嘗論之，春秋繫正於王者，別魯於天子，非別周於夏令也，是侯國之史法也。史通先得我心。（彭生乘公公薨於車）左傳桓公十八年。（江湛）南史江夷傳：夷子湛字徽深，領博士，轉吏部尙書

•家甚貧，無兼衣餘食•魏太武至瓜步以湛兼領軍，魏遣使求昏，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並謂宜許，湛謂許之無益，劭怒曰：『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湛直上省，據窗受害，意色不撓•按：劭使班劍推排之•殆於傾倒，及劭之入弒按：江湛傳，及徐湛之傳，俱無同受排仆宋書徽深作徽淵，魏太武作索虜•（徐湛）之文，二字疑衍•（上軍下軍爭舟）見左傳宣公十二年，亂以刃斷指，亂字上恐脫擾字•（槊血滿袖）北齊書帝紀：佘朱兆等同會鄴，挾洹水而軍，神武乃於韓陵爲圓陣，合戰，大敗之•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岡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袖•（葉公好龍）莊子逸篇：子張見魯哀公不禮而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屋室雕文，盡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

書事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

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敍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舍，節文升降則書之，若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但自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後？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又傅元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敍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尋班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痏，夫雖自卜者審，而自見爲難，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上智猶其若此，而況庸庸者哉？抑又聞之，怪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卵而商生，啓龍漦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

四條皆切中史病

璧於秦皇，圯橋授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范曄博採衆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麋君，槃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謔小辯，嗤鄙異聞，雖爲有識所譏，頗爲無知所說，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沈緬，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痂；齰石戲舅而傷贅；其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爲雅言，苟使讀之者爲之解頤，聞之者爲之撫掌，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癉惡者也。大抵近代史筆，敍事爲煩，權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凰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麏，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瑞彌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爲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

即春秋非卿不書之義

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眞僞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臣，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愼來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恆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若乃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以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爲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爲楚將，石建之後，廉謹相承，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而乃叙其名位，一二無遺，此賢家牒，非關國史，其煩四也。於是考茲四事，以觀今古，足驗積習忘返，流宕不歸，乖作者之規模，違哲人之準的也。孔子曰：『吾

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亦有言或可記，功或可書，而紀闕其文、傳亡其事者；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或五殺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則知當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周春秋檮杌之記，其所缺略者多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疎而不漏，若煩則蠹取，省則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註】（傅元貶班）晉書傅元傳：元字休奕，御史中丞遷太僕，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爲傅子，爲內外中篇。（吞燕卵）鄭康成商頌譜：有娀氏之女，名簡狄，吞鳦卵而生契。殷本紀：簡狄爲帝嚳次妃。爾雅釋鳥：燕燕鳦。（啓龍漦）外傳鄭語：宣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夏之衰，褒神化爲三龍，王請其漦藏之。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發之，漦流於庭，童妾遭之而孕，育而棄之，鬻弧服者取之，以逸於褒，是爲褒后，周本紀亦載之。（厲壞門）左傳：成公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

曰：『何如？』曰：『不食新矣。』（鬼謀社）左傳哀公七年：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且而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部人公孫彊好弋說之，因訪政事，有寵，使聽政。（江使返璧）見書志篇。（圮橋授書）事在史記留侯世家。裴注：徐廣曰，圮，橋也。按：圮，音怡。李奇云，上下邳人，謂橋爲圮。按：圮橋二字，連用似誤。然其後雜說中，有盧江目橋爲圮之文，知其非失考也，特隨流俗用耳。（王喬左慈）見採撰篇。（廩君）後漢書南蠻傳：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未有君長，乃共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爲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槃瓠）見斷限篇。（語林笑林）隋書經籍志：語林十卷，晉裴啓撰，笑林三卷，六家隋書經籍志：俗說三卷，沈約撰。（驅蠅）魏志梁習傳注：魏略云，王思性急，常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恚怒　自起驅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踏壞之。（持螯）晉書畢卓傳：卓字茂世，嘗謂人曰：『得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

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膳痂）宋書劉穆之傳：穆之孫邕，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鮽魚。嘗詣孟靈休，靈休瘡痂落牀上，取食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飼邕，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瘡痂，常以給膳。（傷贅）南史朱齡石傳：齡石字伯兒，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臥聽事，翦紙方寸，帖著舅枕，以刀矛縣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舅眠，密割之，卽死。按：傷贅，卽割瘤也。（嘉禾）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之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秦得若雉）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也，常以夜，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號曰陳寶。按：雄雞漢書郊祀志作雄雉。（魯獲如麏）公羊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

（呼韓入侍）漢書宣帝紀：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贊謁稱蕃臣而不名。上自甘泉宿池陽宮，蠻夷君長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肅慎來庭）史記孔子世家：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肅愼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晉書文帝紀：肅愼來獻石砮貂皮等，天子命歸於大將軍府。按：魏志陳留王紀景元三年，肅愼遣使重譯入貢，卽其事。又晉書武帝紀：咸寧五年，肅愼來獻楛矢石砮。（異乎春秋之義）原注：若漢書載楚王囂等來朝，宋書載檀道濟等來朝之類，是也。（項籍世爲楚將）史記項羽本紀。（石建廉謹相承）史記萬石君傳。（八元才子）見後篇元凱注。（五殺大夫）史記商君列傳。

人物

此論最正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稱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廷，文詞有餘，節概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

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裴幾原刪略宋史，時稱簡要。至如張禕陰受君命，戕賊零陵，乃守道不移，飲鴆而絕，雖古之鉏麑義烈，何以加諸？鮑昭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於漢代，褒湖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獎？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書名竹帛者，蓋唯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以來，四百餘年，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懼焉！』即其義也。至如四凶列於尚書，三叛見於春秋，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干紀亂常，存滅興亡，所繫既有關時政，故不可闕書；但近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不才之子，羣小之徒，或陰情醜行，或素餐尸祿，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不足以懲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爲錄，不其穢乎！抑又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筲之才，何足算也？若漢傳之有傅寬靳歙，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虞丘進，魏史之王憲，若斯數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羣，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爲少，書之唯益其累，而史臣皆責其譜狀，徵其爵里，課虛成有，裁爲列傳，不亦煩乎！夫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筆削之士，其愼之哉！

【註】（秦嘉妻徐）玉臺新詠：秦嘉贈婦詩序云，嘉爲上郡掾，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爾。淑答詩略云：『妾身兮不令，感疾兮來歸，曠廢兮侍覲，情敬兮有違，君今兮奉命，遠適兮京師，悠悠兮離別，夢想兮容輝，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藝文類聚：淑復嘉書云：『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姬有誰榮之歎，素琴明鑑，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寶釵不列。』幽明錄：淑晝臥流涕，嫂問之曰：『適見嘉自說往津亭鄉，病亡。一客賫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事如夢。』（董祀妻蔡）後漢書列女傳：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適河東衞仲道，夫亡無子。興平中，天下喪亂，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張褘）晉書忠義傳：張褘吳郡人，少有操行，恭帝踐祚，劉裕以褘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甕，付褘密令鴆帝。褘既受命，歎曰：『鴆君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按：宋書則於其子暢傳見之，易代之史體自應爾，可無闕如之譏。（鉏麑）左傳宣公二年。（鮑昭）宋書臨川王傳：義慶爲宗室之表，招聚文學之士，東海鮑

昭等，引爲佐使。昭字明遠，文辭贍逸，爲河清頌序，甚工。世祖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當世咸謂昭才盡，實不然也。按：唐人避武后諱嗣，多作昭。（三叛）左傳昭公三十一年：齊豹爲衞司寇，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不來其名，賤而必書，所以懲肆而去貪也。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其善志也。』（傅靳）漢書樊酈夏侯灌傅靳周同傳。按：傅靳恐當作傅周，蓋七人中敍功，惟傅寬周緤事最少也。（許慈）蜀志許慈傳：慈字仁篤，又有胡潛字公興，並爲博士，典掌舊文，更相克伐，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撻其矜已，妬彼至於此。（虞丘進）宋書虞丘進傳：進累戰有功，封望蔡縣男，除宋臺令。書史臣曰：『諸將起自賢夫，心一乎主，百死而不顧。』遂饗封侯之報。（王憲）魏書王憲傳：憲字顯則，北海劇人，歸誠太祖，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進爵劇縣侯，卒年八十九。按：北史憲作曮。

駑才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傳

論甚嚴正自唐以後

以儷體爲史者遂絕固由宋人之力排而子元廓清之力亦自不少

此亦公論晉書是其顯證矣

甘苦之言分明之論徵特儷體不可爲史即以東坡之工爲散文亦自云

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歷觀古之作者，若蔡邕劉峻除陵劉炫之徒，各自謂長於著書，達於史體，然觀侏儒一節，而他事可知。蔡伯喈於朔方上書，謂宜廣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於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掎摭，但當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蕪累，述史如此，將非練達者歟？孝標持論談理，誠爲絕倫，而自敍一篇，過爲煩碎。山栖一志，直論文章，諒難以偶迹遷固，比肩陳范者也。孝穆在齊，有志梁史，及還江左，書竟不成。嗟乎！以徐公文體，而施諸史傳，亦猶灞上兒戲，異乎眞將軍。幸而量力不爲，可謂自卜者審矣。光伯以洪儒碩學，而迍邅不遇，觀其銳情自敍，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無要害，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爲者乎？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閑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是以略觀近代贊之序，溫子昇尤工複語，盧思道雅好麗詞，江總猖獗以沈迷　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

某於此事非當家所作誌文亦大略可睹而南豐隆平集中即太祖一論已大乖史體矣

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乖濫踳駁，一至於斯，而況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備，表裏無咎，蓋亦難矣！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識；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爲能，當時莫之敢侮，假令其間有術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黨，遂乃哺糟歠醨，俯同妄作，披褐懷玉，無由自陳，此管仲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也。昔傅元右云：『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會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嗟乎！拘時之患，其來尚矣！斯則自古所歎，豈獨當今者哉？

【註】（晉令）隋書經籍志：晉令四十卷。晉書職官志：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侏儒一節）吳志潘濬傳注：武陵部從事樊伷叛，外自差萬人往討，濬曰：『五千兵足可擒伷。伷實無才，昔管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

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朔方上書）後漢書蔡邕傳：邕字伯喈，拜郎中校書。東觀對災咎，譏刺寵臣，下獄減死，徙朔方。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注：自陳曰：『臣自在布衣，常以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光武以來，唯記紀傳無續志者，故太傅胡廣略以所有舊事與臣，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分別首目，并書章左，唯陛下留神。』（自敍山栖）劉峻見補注篇。又梁書文學傳：因游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又嘗爲自序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按：直論文章，何義不可曉，恐有譌字。（孝穆在齊）陳書徐陵傳：陵字孝穆，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會齊受禪，陵累求復命，終留拘不遣。及齊送貞陽侯爲梁嗣，乃遣陵隨還。陳天嘉年領大著作。按：在齊有志梁史之語，本傳本集皆不見。（光伯自敍）隋書儒林傳：劉炫字光伯，納言楊達，舉炫博學，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歸河間，於時盜賊蠭起，教授不行，乃自爲贊曰：『通人自敍風徽，余敢仰均先達，徒以日迫桑榆，門徒雨散，殆及餘喘，薄言胸臆云云。（兩都）兩都賦班固撰，見載文篇。（八詠）八詠沈約撰。隱侯本集：一，登

臺望秋月，二，會圃臨春風。三，歲暮愍衰草，霜來悲落桐，五，夕行聞夜鶴，六，晨征聽曉鴻，七，解珮去朝市，八，被褐守山東。蘇詩王注：沈約爲東陽太守，作八詠寫於樓上。（羅含）晉書文苑傳：羅含字君章，嘗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自此藻思出新，太守謝尙稱曰：『湘中琳瑯，於城西小洲上，立茅屋，布衣蔬食，晏如也，』徵正員郎，轉廷尉致仕，門施行馬。（謝客）南史庾肩吾傳：簡文書曰：『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謝宏微傳：客兒，靈運小字。異苑：靈運生於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於錢塘杜明師養之，十五方還，故曰客兒。（蕭繹）蕭繹卽梁元帝。梁書本紀：初封湘東王，頗有高名，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爲布之交衣，著作多行於世。（江淹）梁書江淹傳：淹字文通，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時人謂之才盡。所著述百餘篇，并齊史十志。（溫子昇）見敍事篇。（盧思道）北史盧元傳：元之孫思道，才學兼著，齊天保中，魏史成，思道多所非毀，周平齊，追赴長安，終散騎侍郎參內史事，集三十卷。（江總）陳書江總傳：總字總持，家傳賜書，晝夜尋讀，文傷於浮豔，後主之世，總當權宰，日與宴游後庭，與陳暄孔

範曄十餘人，謂之狎客。（庾信）北史文苑傳：庾信字子山，父肩吾爲梁中庶子。徐摛爲右衞率。摛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父子東宮出入，恩莫與比隆。文並綺豔，世號徐庾體焉。元帝卽位，聘於西魏，屬大軍南伐，遂留長安，累遷開府儀同三司。（踳駁）莊子末篇：惠施多方，其道踳駁。按：乖舛也。本訓色雜，或作踳駁。（沮誦失路）升庵外集：倉頡沮誦，共造文字，今世知有倉頡，不知有沮誦。按：沮誦失路，借言古筆不行也，又詳史官篇。（靈均當軸）按：史記屈賈傳：但言屈原者，名平，不言別有名字，所謂正則靈均，蓋離騷自寓，靈均當軸，借言以詞人當史局也。（傅元有言）傅元見書事篇：其言卽所撰論三史故事，評斷得失中語也。作傳毅者，非是。（陳宗）後漢書班固傳：顯宗召固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共成世祖本紀。困學紀聞：論衡云，陳平仲紀光武功德，頗可觀見，未詳平仲何人。按：閻徵君若璩據班固傳，推知是陳宗字。（尹敏）袁宏後漢紀：南陽人尹敏字幼季，才學深通，上言識書多近語俗辭，比非之，官止長陵令，與班彪善。（杜撫馬嚴）後漢書馬援傳：援兄子嚴，字威卿，明德皇后旣立，嚴慮致譏嫌，徙北

地，皇后勅使移居洛陽，顯宗召見，嚴進對閑雅，詔留仁壽，闔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劉珍）後漢書文苑傳：劉珍字秋孫，永初中，鄧太后詔珍與劉騊駼馬融校定東觀百家。又詔與騊駼作建武以來名臣傳。（朱穆）後漢書朱暉傳：暉子穆，字公叔，拜尚書，所著論奏二十篇，及卒，蔡邕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爲文忠先生。按：傳中不及朱穆續史事。（盧植）後漢書盧植傳：植字子幹，拜議郎，與馬日磾蔡邕楊彪韓說等，補續漢紀。（楊彪）後漢書楊震傳：震曾孫彪，字文先，熹平中，公車徵拜議郎。注：華嶠書曰：「與日磾植邕等，著作東觀。」

序傳

蓋作者自敘，其流出於中古乎？案屈原離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敘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爲傳，然其所敘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至馬遷又徵三閭之故事，放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敘之篇，實煩於代，雖屬辭有異，而茲體無易。然自敘之爲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

持此說以
繩百家譜
牒有愧色
者多矣故
余謂姓氏
書皆可
焚也

眞律疑是
殷律之訛
用孔子吹
律自知爲
殷人事以
聲近而爲

卽爲實錄，而相如自序，乃記其客遊臨卬，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爲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閭所鄙，而已答以瞽瞍舜神，鯀惡禹聖。夫自敘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爲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敎，實三千之非人也。夫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歷觀揚雄已降，其自序也，始以誇尙爲宗，至魏文帝傅元陶梅葛洪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以自牧者歟？又近古人倫，喜稱閥閱，其華門寒族，百代無聞，而辟角挺生，一朝暴貴，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並爲曹氏之初；淳維李陵，俱稱拓拔之始；河內馬祖，遷彪之說不同；吳興沈先，約炯之言有異；斯皆不因眞律，無假寧楹，直據經史，自成矛盾，則知揚姓之寓西蜀，班門之雄朔野，或冑纂伯僑，或家傳熊繹，恐自我作故，失之彌遠者矣。蓋諂祭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親，人斯悖德；凡爲敘傳，宜詳此理，不知則闕，亦何傷乎？

【註】（離騷陳氏族）屈平離騷經：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

眞寧楹疑是晏楹之訛用晏子事以形近而爲寧也存以俟考

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相如自叙爲傳）按・漢書司馬相如傳，無自叙明文，證之後史，知其言固有本・隋書劉炫傳・自爲贊曰・『通儒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卿鄭康成等，皆自叙風徽，傳芳來葉・』云云・蓋子元之前，古人已言之矣・（縞妻）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游梁歸，臨卬令王吉爲具召之・時卓王孫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遂與馳歸成都・（論衡自紀）論衡自紀篇・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國，因家焉・以農桑爲業，世祖勇任氣，怨讎衆多・祖父汎擔載就安錢塘縣，生子二蒙誦，誦卽充父，與豪家丁伯等結怨，徙處上虞・（學子名母）戰國魏策・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母曰・『名我何也？』其子曰・堯舜名天地，名母賢不過堯舜，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母曰・『子於學盡行之乎？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三千之罪）孝經五刑篇・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揚雄自叙）漢書揚雄傳注・晉灼曰，晉大夫無揚侯，師古曰・『雄之自叙譜牒，稱揚侯，蓋疎謬也・』據此可見雄傳皆自叙之文，其說必有所受也

•（魏文帝）典論自序：歷述平董卓，脫張繡，及論射擊劍彈棊之事，皆著於篇•（傅元）元字休奕，見書事篇•作傅子三篇，其自敍未見•（陶梅）當作梅陶•世說方正注：梅陌弟陶，字淑眞，王敦咨議參軍•晉書祖逖，兄納，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曰『善褒惡貶，佳法也•』王隱在坐曰：『尚書三載考績，何得月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按：陶生許劭之鄉，好議論，自敍之作，或是其人•（葛洪）抱朴子自敍：余抄掇衆書，撮其精要，或曰：『玉屑盈車，不如全璧•』答曰：『泳員流者，採珠而捐蚌；登荊山者，拾玉而棄石；余猶摘孔翠之藻羽，脫犀象之角牙矣•』其自序世系，晉書本傳略採之•（儀父振鐸）大戴帝繫篇：顓頊元孫陸終，娶鬼方氏，產六子，其五曰安，是爲曹姓，曹姓者邾氏也•通志氏族略：武王封安之苗裔，邾挾爲附庸，下至儀父，始見於經•按：邾儀父乃曹之後，非曹之先也，劉言稍借•史記：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既克殷紂，封振鐸於曹•（始均李陵）魏書序紀：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托，謂后爲跋，故以爲氏•其裔始均入仕，堯世命爲田祖，爰歷二代，始均之裔，不交南夏，積六十七世，至成皇帝

諱毛立，威振北方。宋書索虜傳：索頭虜，姓托跋，其先李陵後也。按：舊本始均作淳維。淳維，是匈奴遠祖，與拓跋無涉。拓通作托託。（河內馬祖）按：史記太史公自序，及晉書帝紀同。以漢初河內司馬卬爲祖，史通謂彪說不同，是司馬彪九州春秋，敍姓別有所祖也，俟考。（吳興沈先）沈約宋書自序：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後以國爲氏，漢有巨戎宇威卿者，光武封爲海昏侯，辭不受，避地徙居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遂世家焉。順帝分會稽爲吳郡，靈帝分烏程爲永安，吳孫皓分吳郡爲吳興郡，晉平吳，改永安爲武康，史臣七世祖延，始居縣東博陸里餘烏村。按南史沈炯傳亦云吳興武康人，史通云炯言有異，未詳所本。（眞徘寧楹）未詳（胄纂伯僑）漢書揚雄傳：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家傳熊繹）漢書敍傳：班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虎乳之，楚人謂虎爲班，因氏焉。按：熊繹楚先君也。（敬他）孝經聖治：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煩省

推尋盡致持論平允子元難得此圓通之論

甚字舊作非字是通人之論

昭襄二字倒書

昔荀卿有云：『遠略近詳，』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爲辨者久矣。及干令昇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子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又張世偉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爲得，史公爲次，孟堅爲甚。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爲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來逾煩，其失彌甚者矣。余以爲近史蕪累，誠則有諸，亦猶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輒求其本意，略而論之，何者？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見於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通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而稱，魯史所書，實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啓東南，地僻界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以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數年而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載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此丘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爲簡約者哉？及漢氏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無思不服，會計之吏，歲奏於闕廷，輶軒之使，月馳於郡國，作者居府於京兆，徵事於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無

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降及東京，作者彌衆，至如名邦大都，地富良才，高門甲族，代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爲別錄，家牒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削所採，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所以又廣於前漢也。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是以謝承尤悉江左，京洛事缺於三吳，陳壽偏委蜀中，巴梁語詳於二國，如宋齊受命，梁陳握紀，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偏小，年之窘迫，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耆舊可詢，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滅於大邦也。夫論史之煩省者，但當要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且必謂丘明爲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壓，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譎華以棄甲，此而畢書，豈得謂之省耶？且必謂漢書爲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柏父，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僕怙寵而移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耶？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從可知矣！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羲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俱爲大聖，行事若一，其豐儉不類，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

彼喻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施於春秋，則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滅，句踐霸世，施於東晉，則桓元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爲秦開蜀，施於三國，則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後之所書，其審如此；若使同後，來於往世，限一概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詬其疎遺，尤其率略者矣。而議者苟嗤沈蕭之所記，事倍於孫習；華謝之所編，語煩於班馬；不亦謬乎？故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其斯之謂也。』

【註】（年淺近者撰錄多備）原注：杜預釋例云：文公已上六公，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已下亦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加倍，此亦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也，是則傳者注書，已先覺之矣。（令昇）干寶字，見二體篇。（世偉）張輔字，見鑒識篇。（介葛）左傳僖公二十九年。（天壓）左傳昭公四年：如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私而宿焉。適齊，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吾子長矣。』見之則所夢，號之

曰牛・曰：『唯』遂使爲豎，有寵，卒亂其室・（拔茀）左傳宣公十二年：邲之戰，晉師奔，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甚之，拔茀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棄甲）見言語篇・（乞漿柏父）郭注：上徵行，嘗夜至柏谷，舍於逆旅，因從乞漿，主人翁曰『無漿，正有溺耳・』且疑上爲姦盜，欲攻之・主人嫗睹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翁不聽，嫗飲翁酒縛之，乃殺雞爲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嫗賜金千斤・按：漢武故事・（獻計天山）漢書高帝紀：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計得出・注：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遺閼氏，云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地，非能有也・』於是開一角得出・鄭氏曰計鄙陋，故秘・（長沙戲舞）漢書景十三王傳：長沙定王發，母微故王卑濕貧國・注：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袂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楊僕移關）漢書孝武紀：元鼎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宏農縣・注：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爲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

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闊，於是徙關三百里。（城濮鄢陵）城濮事，在左傳僖公二十八年。鄢陵事，在成公十六年。（有窮少康）所謂春秋晉楚三大戰之二也。（有窮少康）左傳襄公四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而淫，於原獸弃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又哀公元年：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綸方娠，逃歸有仍，生少康焉。澆求之，弗有虞，虞思妻之二姚，而邑諸綸，能布其德，以收夏衆，使女艾諜澆復禹之績，祀夏配天。（王莽光武）二漢紓始傳紀載之凡數卷。（桓元宋祖）晉書之叛臣，及諸葛長民何無忌等傳。宋書之武帝紀，及劉道規等傳，並載其事亦數卷。（爲秦開蜀）戰國秦策：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起兵伐蜀，遂定蜀，史記略同。（鄧艾鍾會）魏志：鄧艾字士載，鍾會字士季，太傅繇少子也。司馬文王以蜀將姜維屢擾邊陲，大舉圖蜀。景元四年秋，下詔使鄧艾統諸軍三萬餘人，趨甘松沓中綴維，會統十萬衆，分從斜谷駱口入，移檄蜀，將吏士民云云。按：魏志蜀志及晉書文帝紀，其事專載夾載，不一冊。

此篇詳核而精審

雜述

在昔三墳五典，春秋檮杌，卽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記，行諡歷代，以爲格言。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由來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騖，推而爲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略雖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載記，王韶晉安陸紀，姚最梁昭後略，此之謂偏紀者也。普天率土，人物宏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爲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己傳，此之謂小錄者也。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街談巷議，時有小觀，小說屑言，猶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玠松談藪，此之謂瑣

言者也。汝潁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編而記之；若圈稱陳留耆舊，周斐汝南先賢，陳壽益都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高門華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牒，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歷，此之謂家史者也。賢士貞女，類聚區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爲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采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陰陽爲炭，造化爲工，流形賦象，於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志怪，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宏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帝王桑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恆厥所，苟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大抵偏紀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爲實錄；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永播來葉，徒爲後生作者削藁之資焉。逸事者，皆前史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爲益實多。及妄者爲之，則苟載傳聞，而無銓

擇。由是眞僞不別，是非相亂，如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摭虛辭，用驚愚俗，此其爲弊之甚者也。瑣言者，多載當時辨對，流俗嘲謔，俾夫樞機者藉爲舌端，談話者將爲口實。及蔽者爲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自牀第，莫不升之紀錄，用爲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流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昞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墮，則其錄猶存，苟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別傳者，不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之流，則深所嘉尚；至於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氣，可以益壽延年，語魍魅之途，則禍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可矣；及謬者爲之，則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求諸宏益，其義無取。地里書者，若朱贛所採，狹於九州，閾駟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爲樂土，家自以爲名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

惟神仙之道三句近鄙

志書之弊自古已然

玉屑滿篋王充論衡之文

巷，用爲故實，鄙哉！都邑簿者，如宮闕陵廟，街廛郭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爲之，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論棧棟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爲能，遂使學者觀之，徒亂而難紀也。於是考茲十品，徵彼百家，則史之雜名，其流盡於此矣！至於其間得失紛糅，善惡相兼，既難爲矚縷，故粗陳梗概，且同自鄙無足譏焉。又案子之將史，本爲二說，然如呂氏，淮南，元晏，抱朴；凡此諸子，多以叙事爲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編於此科，蓋語曰：『衆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雖復門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叢殘，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滿篋，良有旨哉！然則芻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計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註】（神農本草）宋艾晟本草序：神農舊經止於三卷，藥數百種，梁陶隱居因而倍之。

唐書于志寧傳：帝問本草別錄，對曰：『班固惟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陀竄記其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附經爲說，故宏景合而錄之。』（夏禹山經）胡渭禹貢錐指：山海經十三篇，劉歆以爲出於唐虞之際，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然其間可疑甚多，顏之推曰：『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諸暨，後人所羼也。』尤袤曰：『此先秦之書，非禹伯翳作』二說允當。（世本辨姓）漢書藝文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系謚名號。（楚漢春秋）見六家篇。（山陽載記）隋書經籍志：山陽載記十卷，樂資撰。按：山陽公謂漢獻帝禪魏降封。（晉安帝紀）宋書王韶之傳：韶之字休泰，私撰晉安帝陽秋，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敘事。按：晉安帝紀卽陽秋也，舊作安陸誤。又按：北史有王韶，乃隋之武臣，此以屬對省之字耳。（梁昭後略）隋書經籍志：梁後略十卷，姚最撰。按：隋志無昭字，新舊唐志並有。（竹林名士）隋書經籍志：竹林七賢論二卷，晉太子中

庶子戴逵撰。按：唐志亦作七賢論。（漢末英雄）隋書經籍志：漢末英雄記，王粲撰，殘缺。（蕭世誠懷舊志）隋書經籍志：懷舊志九卷，元帝撰。按：世誠元帝字也，諱繹，見覈才篇。（盧子行知已傳）隋書經籍志：知已傳一卷，盧思道撰。按：子行，思道字也。（汲冢紀年）按：紀年見六冢，皆簡編，科斗文字。郡齋讀書志云，所得凡八千五百一十四字，詔和嶠等以隸字寫之。（西京雜記）新舊唐書藝文志：西京雜記二卷，葛洪撰。按：困學紀聞謂是吳均及蕭賁依託。（瑣語）隋書經籍志：瑣語一卷，梁金紫光祿大夫顧協撰。（拾遺）隋書經籍志：宋拾遺十卷，梁少府卿謝綽撰。（語林）見書事篇。（語錄）通志：宋齊語錄十卷，孔思尚撰。（談藪）直齋書錄解題：談藪北齊秘書省正字北平陽玠松撰。事綜南北八朝，隋開皇中所述。（陳留耆舊）隋書經籍志：陳留耆舊傳二卷，漢議郎圈稱撰。（汝南先賢）隋書經籍志：汝南先賢傳五卷，魏周斐撰。按：舊唐志作裴。（益都耆舊）隋書經籍志：益都耆舊傳十四卷，陳壽撰。（會稽典錄）隋書經籍志：會稽典錄二十四卷，虞預撰。（揚雄家諜）見序傳篇。（殷敬世傳）唐書藝文志：殷氏家傳三卷，殷敬撰。（孫氏譜記）唐書藝

文志・孫氏譜記十五卷，無撰人名・（陸宗系厤）唐書藝文志・吳郡陸氏宗系譜，陸景獻撰・（劉向列女）曾鞏列女傳序・劉向所序凡八篇，隋志及崇文總目，皆稱十五篇・嘉祐中，蘇頌定其書復爲八篇・（梁鴻逸民）後漢書梁鴻傳・仰慕前世高士，爲四皓以下二十四人作頌・按・鴻所撰即此，別無逸民傳・（趙采忠臣）按・隋唐志忠臣傳，但有梁元帝撰，趙采無考・（徐廣孝子）新舊唐書藝文志・孝子傳三卷，徐廣撰・（志怪）隋書經籍志・志怪二卷，祖台之撰，新舊唐志作四卷・晉書徐台之傳・台之字元辰，官侍中光祿大夫・（搜神）隋書經籍志・搜神記十卷，干寶撰・（幽明）隋書經籍志・幽逸錄二十卷，劉義慶撰・（異苑）隋書經籍志・異苑卷，宋給事劉敬叔撰・（荆州記）隋書經籍志・荆州記宋臨川王侍郎盛宏之撰・（華陽國志）見補注篇・（三秦）按・三秦記，後漢書李膺傳，章懷注引之以證登龍門語，其書宜未亡，而史志皆闕，卷帙無考・（湘中）文獻通考經籍・湘中山水記三卷，晉耒陽羅含君章撰，苑陽盧拯注，其書頗及唐以後事，則後人附益也・（關中）隋書經籍志・關中記一卷，潘岳撰・按・宋中興書目云，葛洪撰・（洛陽）隋書經籍志・洛陽記一卷，陸機撰・

（三輔黃圖）漢人撰。（建康宮殿）無考。（洞冥）漢郭憲洞冥記序：武帝明俊特達之主，東方朔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使冥迹之奧，昭然顯著，今籍舊史不載者，撰洞冥記四卷。按：子橫，憲字也。（王子年拾遺）梁蕭綺拾遺記序：拾遺記者，晉隴西王嘉字子年撰，皆殘缺。文起羲炎，事記西晉，辭趣過誕，推理陳迹，蓋絕世而宏博矣。（劉昞）撰燉煌實錄二十卷，涼書十卷，三史略記八十四卷，詳論贊篇。（朱贛）按：隋志地理書，陸澄合山海經已來一百六十家，並多零失，見存四十二家。又任昉考其所列見存書，皆無朱贛撰。九州書名，豈在零失中耶？（闞駰）北史闞駰傳：燉煌人，字元陰，樂安王丕引爲從事中郎，撰十州志。唐書藝文志：十州志十卷。

辨職

夫設官分職，佇績課能，欲使上無虛授，下無虛受，其難矣哉！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目周亞夫爲眞將軍。嗟乎！必於史職求眞，斯乃特爲難遇者矣。史之爲務，厥途有三焉。彰善貶惡，不避强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鬱爲不朽，若

自唐以後此例不能改矣在領局者調劑得宜任用有道猶可救弊之大半也

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並闕，復何爲者哉？昔魯史之修春秋也，不藉三桓之勢；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七貴之權；而近古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案晉起居注載康帝詔，盛稱著述任重，理藉親賢，遂以武陵王領秘書監，尋武陵，才非河獻，識異淮南，而輒以彼藩翰，董斯邦籍，求諸稱職無聞焉爾。既而齊撰禮書，和士開總知，唐修本草，徐世勣監統。夫使辟陽長信，指撝馬鄭之前；周勃張飛，彈壓桐雷之右；斯亦怪矣！大抵監史爲難，斯乃尤之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若馬遷，精勤不懈若揚子雲，諳識故事若應仲遠，兼斯具美，督彼羣才，使夫載言記事，藉爲模楷，搦管操觚，歸其儀的，斯則可矣。但今之從政則不然，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當官卒歲，竟無刊述，而人莫之省也。或輒不自揆，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也。由斯而言，彼史曹者，崇扃峻宇，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藏愚，緇衣直指所不能繩，强項申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餐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凡有國有家者，何事於斯職哉？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語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觀歷代之

置史臣，有同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蓋存夫愛禮，悋彼典型者乎？昔丘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草志也，創於私室；然則古來賢儁，立言垂後，何必身居廨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

【註】（眞將軍）史記絳侯世家：亞夫軍細柳，上自勞軍，先驅至，不得入，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上至壁門，士吏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乃按轡徐行成禮而去，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也。』（史佚）佚，書作逸。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冊逸告。孔傳：王爲冊書使史逸寫，伯禽封命之書。（倚相）左傳昭公十二年：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外傳楚語：王孫圉曰：『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敍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晉起居注）隋書經籍志：自晉泰始起至晉元熙，凡二十部。又晉起居注：三百一十七卷，宋北徐州主簿劉道會撰。（武陵王）晉書元四王傳：武陵王晞，字道叔，康帝建元初領秘書監，晞無學術，而有武幹，爲桓溫所忌。（河獻淮南）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孝景皇帝子，被服造次，必於儒者

，山東之儒，多從之遊。又淮南厲王傳：淮南王安，好書，作內外書，及中篇。（禮書士開總知）北齊書恩倖傳：和士開解悟捷疾，世祖性好握槊，士開善此戲，因此親狎。世祖踐祚，加開府。後主深委仗之，又先得幸於胡太后，封淮陽王。又魏收傳：後主卽位，收掌詔誥尙書右僕射，總議監，修五禮事，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本草世勣監統）舊唐書李勣傳：勣曹州人，本姓徐，名世勣。以犯太宗諱，單名勣焉，賜姓李氏，封英國公。又呂才傳：右監門長史蘇敬，言陶宏景本草多舛謬，詔中書令許敬宗與才及李淳風並諸名醫，增損舊本，仍令司空李勣總監定之，並圖合成五十四卷。（辟陽長信）荀悅漢紀：徙辟陽侯，審食其爲右丞相。初呂后獲於楚，食其以舍人侍得幸。及爲丞相，不典治監宮中事。通鑑秦紀：文信侯以舍人嫪毐爲宦者進太后，太后幸之，封毐長信侯。（周勃張飛）史記絳侯世家：絳侯周勃者，沛人也，爲材官引彊，高祖初起，勃以中涓從攻戰，本彊不好文學。惠帝時以列侯爲太尉。蜀志張飛傳：飛字益德，涿人也。先主長阪之走，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敵無敢近者，所過戰克，封西鄉侯，謚桓侯。按：益德華陽國志作翼

德•（桐雷）舊注：荒史黃帝主醫藥之臣，有岐伯雷公俞跗巫彭桐君，凡五人•岐伯雷公作內經，桐君能處方盟•（應仲遠）應劭字仲遠，見自敍篇•（史曹地處禁中）舊唐書職官志：歷代史官隸秘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始移史局於禁中，在門下省北，宰相監修國史，遂成故事•及大明宮成，置於門下省南，館門東西有槐樹七十四根，以舊尚藥局充館地•（語云雖無老成）後漢書孔，至開元二十五年，又移中書省北，融傳：融性好士，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成書家庭）後漢書班固傳：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有人上告，固私改國史者，郡上其書，顯宗甚奇之•（草志私室）晉書陳壽傳：壽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既卒，范頵上表曰：『陳壽作志，明乎得失，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

自敍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爲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爲諸兄說之

，因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講誦都畢。於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厥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敍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但於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閑，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爲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爲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加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爲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爲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爲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益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及年以過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

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義興薛謙光，河南元行冲，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推揚，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昔仲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覩史籍之繁文，懼覽者之不一，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以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迄於周，其文不刊，爲後王法。自茲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訖於姚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驚末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歎息，遲回者久之。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爲史臣，再入東觀。每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惟紀錄。至於紀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會奉詔預修唐史，及今上卽位，又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沈，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爲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

此段全慕莊子天地篇

於時，而美志不遂，鬱快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蓋仲尼既歿，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爲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茲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嘯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焉；五常異稟，百行殊執，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物志生焉；夫開國承家，立身行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銓綜，故陸景典語生焉；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昧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生焉；若史通之爲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爲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有諷刺焉，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

秋・』抑斯之謂也・揚雄少爲范逡劉歆所重，及聞其撰太玄經，則嘲以恐蓋醬瓿，而桓譚以爲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陸績，果以爲絕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玄，今之君山，卽徐朱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儻使平子不出，公紀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煙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予所以撫卷漣洏，淚盡而繼之以血也・

【註】（東海徐堅）舊唐書徐堅傳：徐堅少好學，遍覽經史・王方慶善三禮之學，常就質疑，又賞其文章典實・楊再思曰：『此鳳閣舍人樣・』開元十三年，改麗正書院，爲集賢院，以堅爲學士，副張說知院事・堅多識典，故前後修撰格式氏族及國史，凡七入書府・（牙期）列子湯問篇：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曲，每奏，子期輒窮其趣，伯牙歎曰：『善哉！善哉！吾於何逃聲哉！』（管鮑）列子力命篇：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管仲嘗歎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永城朱敬則）舊唐書朱敬則傳：敬則字少連，長安三年，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張易之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等十八人形像，號爲高士圖・每引敬則，固辭不就，其高潔守正如此

●與三從兄同居四十餘年，財產無異。（沛國劉允濟）舊唐書劉允濟傳：允濟少孤，事母甚謹，弱冠除著作佐郎，嘗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長安中，兼修國史。（義興薛謙光）舊唐書薛登傳：登本名謙光，博涉文史，每談論前代故事，必廣引證驗，有如目擊，與徐堅劉子元齊名善友，景雲中拜御史大夫，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將加彈奏，或請緩之。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遂奏之，反爲所搆出，開元中，轉太子賓客，以與太子同名，勅賜名登，卒年七十三。（河南元行冲）舊唐書元行冲傳：行冲博學多通，狄仁傑甚重之。性不阿順，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猶蓄聚以自資也。脯腊腝胰，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疴疾；門下賓客，堪充官味者，多願以小人備一藥物。』拜太常少卿●行冲以本族出於後魏，而未有編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詳文簡，爲學者所稱●秘書監馬懷素卒，詔行冲代其職，表請通撰古今書目，爲羣書四錄。按：行冲嘗著論，辯晉元帝出小吏牛金之誣，以昭成帝名犍繼，晉受命應牛繼馬後之讖。（陳留吳競）唐書吳競傳：競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比魏元忠朱敬則薦競才堪論撰，詔修國史

，天寶初卒，年八十。兢敍事簡核，號良史，初與劉子元撰定武后實錄，敍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激勵苦切，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爲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爲，卽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元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說屢勒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壽春裴懷古）舊唐書良吏傳：懷古爲監察御史。聖歷中，閻知微充使往突厥，懷古爲監其軍，至虜廷默啜立。知微南面，可汗將授懷古僞職，懷古不從，將殺之，抗辭曰：『寧守忠以就死，不毀節以求生，請就斬所。』乃禁錮隨軍，後竄歸，終幽州都督。按：所舉知友七人，唯懷古不參史局，故未及之。（覩史籍至訖於周）皆孔安國尚書序原文。（三爲史臣）原注：則天朝，爲著作佐郎，轉左史。今上初卽位，又除著作。長安中，以本官兼修國史，會遷中書舍人，暫罷其任。神龍元年，又以本官兼修國史，迄今不之改。今之史館，卽古之東觀也。（法言）見論贊篇。（論衡）見序傳篇。（風俗通）後漢書應奉傳：子劭字仲遠，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人物志）魏志劉劭傳

：劭字孔才，黃初中尚書郎，作皇覽，作新律篇，著律略論，作都官考課條，作說略，著樂論，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典語）隋書經籍志：典語十卷，典語別二卷，並吳中夏督陸景撰亡。新舊唐書藝文志：陸景典訓十卷。按：是書隋志云亡，唐志乃有十卷，而知幾又見之，則亡者當即別二卷也。或作語，或作訓，未知孰是。

（文心）南史文學傳：劉勰字彥和，梁天監中，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略云：『予齒在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論之既成，沈約取讀，謂深得文理，常陳之几案。（撰太玄經）漢書揚雄傳：哀帝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雄好古而樂道，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時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鉅鹿侯芭，嘗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劉歆亦觀之，謂雄曰：『空自苦，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桓譚曰：『必傳。』顧譚不及見也。

史通削繁卷二終

嘉應廩生陳士荃校

新式標點

史通削繁卷三

浦起龍注刪

永康陳益標點

外篇

史官

史官正史二篇敍述整贍子元史筆略見一班

一本有字上有猶字不可刪

蓋史之建官，其來尙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案周官禮記：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曲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太史令也。』斯則史官之作，肇自黃帝，備於周室，名目既多，職務咸異。至於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求其位號，一同王者。至於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譽高周楚。晉則伯黶司籍，魯則丘明受經，此並歷代史臣之可得言者。降及戰國，史氏無廢，蓋趙鞅，晉之一大夫爾，猶有直臣書過

，操簡筆於門下。田文，齊之一公子爾，每坐對賓客，侍史記於屏風。至若秦趙二主，澠池交會，各命其御史書某年某月鼓琴鼓缶，此則春秋君舉必書之義也。然則官雖無闕，而書尚有遺，故史臣等差，莫辨其序。案呂氏春秋曰：『夏太史終古見桀惑亂，載其圖法出奔商；商太史向摯，見紂迷亂，載其圖法出奔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亦以其圖法歸周。』又春秋晉齊太史，書趙崔之弒，鄭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晉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諸史之任，太史其最優乎？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章，此則自夏迄秦，斯職無改者矣。漢興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爲之。漢法，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敘事如春秋。及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著述爲宗，而兼掌曆象日月陰陽管數。司馬遷既歿，後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並以別職，來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王立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當王莽代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跡言行，蓋效古者動則左史書之，此其義也。漢

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爲蘭臺令史，詔撰光武本紀，及諸列傳載記，又楊子山爲郡上計吏，獻所作哀牢傳，爲帝所異，徵詣蘭臺；斯則蘭臺之職，蓋當時著述之所也。自章和已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記者，相繼在乎其中，而都爲著作，竟無它稱。當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職隸中書，其官卽周之左史也。晉元康初，又職隸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已來，以佐名施於作下，舊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以草傳，如正佐有失，則秘監職思其憂，其有才堪撰述，學綜文史，雖居他官，或兼領著作，亦有雖爲秘書監，而仍領著作郎者。若中朝之華嶠，陳壽，陸機，束晳；江左之王隱，虞預，干寶，孫盛；宋之徐爰，蘇寶生；梁之沈約，裴子野：斯並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選也。而齊梁二代，又置修史學士，陳氏因循，無所變革。若劉陟謝昊顧野王許善心之類，是也。至若偏隅僭國，夷狄僞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案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慈掌禮儀，又郤正爲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別有曲筆篇，言之詳矣。吳歸命侯時，有左右二國史之職，薛瑩爲其左，華覈爲其右，又周處自左國史遷東觀

令•以斯考察，則其班秩可知•僞漢嘉平初，公師彧以大中大夫領左國史，撰其國君臣紀傳•前涼張駿時，劉慶遷儒林郎中常侍，在東苑撰其國書•蜀李與西涼二朝，記事委之門下•南涼主烏孤，初定霸基，欲造國紀，以其參軍郭韶爲國紀祭酒，使撰錄時事，自餘僞主，多置著作官•若前趙之和苞，後燕之董統，是也•元魏初稱制，卽有史臣，雜取他官，不恆厥職•故如崔浩高閭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號•其後始於秘書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三史者，不過一二而已•普泰以來，三史稍替，別置修史局，其職有六人，當代都之時，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詢國俗，兼取工於翻譯者，來直史曹，及洛京之末，朝議又以爲國史當專任代人，不宜歸之漢士•於是以谷纂山偉，更主文籍，凡經二十餘年，其事闕而不載，高齊及周，迄於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統領者，謂之監修國史自領，則近循魏代，遠效江南，參雜其間，變通而已•唯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爲上士，佐郎爲下士，名謚雖易，而班秩不殊•如魏收之擅名河朔；柳虬之獨步關右；王劭魏澹，展効於開皇之朝；諸葛潁劉炫，宣功於大業之世，亦各一時也•暨皇家之建國也，乃別置史館，通籍禁門，西京則與鸞渚爲鄰，東都則與鳳池相接，得廁其

流者，實一時之美事。至咸亨年，以職司多濫，高宗喟然而稱曰：『朕甚懵焉！』乃命所司曲加推擇，如有居其職而闕其才者，皆不得預於修撰。由是史臣拜職，多取外司，著作一曹，殆成虛設。凡有筆削，畢歸於餘館，始自武德，迄乎長壽。其間若李仁實以直辭見憚，敬播以敍事推工，許敬宗之矯妄，牛鳳及之狂惑，此其善惡尤著者也。又案晉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錄諸言行勳伐，舊載史籍者。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讌會，則在御左右，記錄帝言，及賓客酬對，後別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餘官兼掌，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閑於述著者修之，納言監領其事。煬帝以爲古有內史外史，今既有著作，宜立起居，遂置起居舍人二員，職隸中書省，如庾自直崔濬祖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職，時謂得人，皇家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員，職與舍人同，每天子臨軒，侍立於玉階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則逼階延首而聽之，退而編錄，以爲起居注。龍朔中，改名左史右史，今上即位，仍從國初之號焉。高祖太宗時，有令狐德棻，呂才，蕭鈞，褚遂良，上官儀，高宗則天時，有李安期，顧胤，高智周，張太素凌季友；斯並當時得名，朝廷所屬者也。夫起居注者，編次甲子之書，至於策命章奏，

封拜薨免，莫不隨事記錄，言惟詳審。凡欲撰帝紀者，皆稱之以成功，卽今爲載筆之別曹，立言之貳職，故略述其事，附於斯篇。又案詩邶風靜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夫彤管者，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故晉獻惑亂，驪姬夜泣，牀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楚昭王讌遊，蔡姬對以其願，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夫宴私而有書事之冊，蓋受命者卽女史之流乎？至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宮中，求其職司，未聞位號。隋世王劭上疏，請依古法，復置女史之班，具錄內儀，付於外省，文帝不許，遂不施行。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廢置如此。夫仲尼修春秋，公羊高作傳，漢魏之陸賈魚豢，晉宋之張璠范曄，雖身非史職，而私撰國書，若斯人者，有異於是，故不復詳而錄之。夫爲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儁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觀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於漢魏已降，則可得而言，然多

竊虛號，有聲無實，而近代趨競之士，尤喜居於史職，昔魏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註】（倉頡沮誦）說文原敍：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初造書契。後漢書獻帝紀沮僞注：風俗通曰，沮，姓也，黃帝史官沮誦之後。衞恆四體書勢：科斗古文勢序云，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覩鳥跡以興思也。其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孔甲尹逸）舊注：歸雲集云，孔甲黃帝主書史之臣，執青纂記言動惟實。又史記云，武王立於社南，召公奭贊采，師尙父牽牲，尹佚筴祝。按：逸通佚，疑卽史佚，今以二人屬夏殷，豈別有據耶？（伯黶司籍）見左傳昭公十五年。（趙鞅直臣）說苑：昔周舍事趙簡子，立於門三日，簡子問之，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月有效，歲有得也。』簡子說。（田文侍史）史記孟嘗君傳：孟嘗君待客坐語，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澠池會）史記廉藺列傳：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酒酣，請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日秦王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奉盆缻秦王

，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相如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終古向摯）呂覽先識：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愈甚，乃出奔如商。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晉太史屠黍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嘉誘解：晉出公之太史也。）（博學章）漢書藝文志：小學家倉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武帝又置至行文書而已）並太史公自序，如淳注之文。按：如淳據衛宏漢儀注云云：臣瓚非之，以爲百官表無太史公，有太史令，索隱因之以爲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云公也。而所作實遷之詞，衛宏稱位丞相上謬也。正義又非之曰：『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之位，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也。諸說相非不定，錄以備考。』（兼掌歷象）按：史記太史公自序。談爲太史公曰：『余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之間，典天官事。』報任安書，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後漢書百官志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時星歷。注：漢官曰太史待

詔三十七人，分治歷龜廬宅，日時易筮，典禳雨醫等事。（褚先生）史紀孝武本紀注：韋稜曰，褚顗家傳云，少孫宣帝時爲博士，事大儒王式，故號爲先生，續太史公書。（劉向）漢書藝文志孝武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至成帝時，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又劉向傳：採取詩書所載賢貞及辯雙者，序次爲列女傳，及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馮商）漢書藝文志：馮商續太史公七篇。韋昭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高。師古曰：七略云，商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揚雄）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明敎化者也。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元法言云云。按：揚雄知史務，又見正史篇。但如志傳所稱，皆不言知史務，未詳何據？（張衡）後漢書張衡傳：衡字平子，安帝徵拜郎中，再遷太史令，遂研覈陰陽，作渾天儀，著靈憲算圖論。（單颺）後漢書方術傳：單颺舉孝廉，稍遷太史令，餘見書志篇。（王立）未詳。（高堂隆）魏志高堂隆傳：隆字升平，魯高堂生後也。明帝卽位爲給事中，遷侍中，領太史令。注：魏略曰，太史推步爲太和歷。帝以隆學問優深，天文又精，詔與尚書郎楊偉，太史待詔駱祿參共推校。（杜下五史

）漢書王莽傳：居攝元年，莽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左史書之）按：句下當有言則右史書之六字，今缺。（蘭臺令史）漢書百官表：御史大夫秦官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後漢書百官志：蘭臺令史六百石，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書。（楊子山）後漢書楊終傳：終字子山，成都人，年十三，爲郡小吏，明宗徵詣蘭臺，拜秘書郎。（王充論衡佚文篇：子山爲上計吏，見三府，作哀牢傳不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後漢書地理志：哀牢永平中置故牢王國。按：今爲雲南永昌府。（秘書著作）晉書職官志：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儒著作東觀，尙未名官。魏明帝太和中，始有其官。及晉惠帝元康二年，詔曰：『著作舊屬中書，而秘書既典文籍，今以中書著作爲秘書著作，於是改隸秘書省，其大與佐一人，八人悉同本文。（佐名施於作下）原注：改佐著作郎爲著作佐郎。（束晳）晉書束晳傳：晳字廣微，漢疎廣後也。王莽末，去疎之正改姓焉。少遊國學，張華召晳爲掾，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遷博士著作如故。（蘇寶生）正史篇：孝建初，勅南臺侍御史蘇寶山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山

被誅云云。按：寶生譌作寶山，正史篇舊本如此，今刊正有注。（劉陟）隋書經籍志：齊紀十卷，劉陟撰。按：舊唐書藝文志作齊書八卷，唐書藝文志作十三卷。（謝昊）隋書經籍志：梁書四十九卷，梁中書郎謝昊撰，本一百卷，舊唐書藝文志作三十四卷。（顧野王）陳書顧野王傳：野王字希馮，吳人，後主在東宮除太子，率更令，尋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撰通史略要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許善心）陳書文學傳：許亨字亨道，領大著作，子善心，早知名。北史文苑傳：善心字務本，對策高等，授度支郎中，補撰史學士。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其序傳末述著作之意，曰：『自入京邑，隨見補葺，略成七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皆善心補闕。』（王崇許蓋）按：陳壽蜀志及裴注皆無考。劉氏云志稱何邪？或謂壽又撰蜀古志，儻載之，然言古則不及三國時人，明矣。惟常璩華陽國志有述作王崇名，見卷末官爲蜀守，而不言曾補東觀，至掌儀許，蓋亦無其人也，存以俟考。（卻正爲秘書）蜀志卻正傳：正字令先，弱冠能屬文，入爲秘書吏，轉令史遷郎至令。又孟光傳：後進文士秘書郎，卻正數從光諮訪。（蜀不置史官）蜀志後主傳評

：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爲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歸命侯）吳志：後主皓降晉，詔賜號歸命侯。（薛左華右）吳志薛綜傳：綜子瑩，字道言，爲秘府中書郎。孫皓初領少傅，以事徙廣州右國史。華覈疏留之，皓召瑩還，爲左國史。又華覈傳：覈字永先，武進人，孫皓卽位後，入東觀，今領右國史。（周處左史）晉書周處傳：處仕吳爲東觀左丞。（嘉平）劉聰年號。（公師彧）見晉書載記，劉淵聰二傳，止書太中大夫，無領左史撰記傳之文。（劉慶）按：晉書張軌傳：軌孫駿，時載有從事，劉慶諫討，辛妄語不及東苑撰史事，讒書崔鴻錄略有云，命西曹掾集閣內外事，付索綏，著涼春秋，亦不及劉慶也。（蜀李西涼）按：蜀李者國號成，後改稱漢。正史篇云：常璩撰漢書十卷，後入晉秘閣，改爲蜀李書，故此云蜀李也。晉書載記蜀李雄興學校，置史官錄略。西涼李暠起靜恭堂，以議朝政，立泮宮，增高門。學士劉云，二朝記事，委之門下，當在其時也。（南涼郭韶）晉書載記南涼傳：禿髮烏孤稱武威王，梁昶韓疋張昶郭韶中州之才，令官方授才，咸得其所。按：舊本作郎韶　疑卽郭韶也。但本傳與讒書錄略，皆不載國紀祭酒官。

（和苞）晉書載記劉曜傳・苞與喬豫諫營壽陵，曜悅，封爲平輿子・隋書經籍志・漢趙記十卷，和苞撰・（董統）晉書載記後燕傳及錄略，皆無其人・（元魏史臣）魏書官氏志・天興四年，罷外蘭臺御史，總屬內省，其太和中百官，著令秘書監，在從第二品中・（崔浩高閭）崔浩見直書篇・魏書高閭傳・閭字閭士，早孤，文才俊偉，本名驢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乃改爲閭而字之，徵拜中書侍郎，領東徐州刺史・以功進爵爲侯，加昭武將軍，爲中書令，委以機密軍國，書檄詔令，高允之流，稱爲二高・（普泰）前廢帝元或謚作晉泰・（谷纂）魏書谷渾傳・渾昌黎人，曾孫纂，字靈紹，領侍御史，稍遷著作郎，又監國史，不能有所緝綴・郭注・以綦儁易谷纂，儁字櫛顯，其先代人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與山偉合傳・（山偉）魏書山偉傳・偉字仲才，其先代人領著作，初與朱兆之入洛，官守奔散國史典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爲功，訴求爵賞，遂封東阿伯・（上士下士）隋書百官志・周太祖方隅粗定，改創章程，遠師周之建職，其所制班序內命，上士三命，下士一命・注・內命，謂王朝之臣・（名謚雖易）謚當作號・（柳虬）周書柳虬傳・虬字仲蟠，不事容飾，馮翊

王元季海徵爲行臺郎中，掌文翰，因使見太祖。被留，虬上疏言古者立史官，非但書事，所以爲監誡也。漢魏以還，密爲記注，無益當時。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與橫議，亦且異端互起，故班固致金石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伏請諸記事者，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事遂施行，秘書雖領著作，不參史事，自虬爲丞，始令兼掌焉。（魏澹）見本紀篇，魏著作注。（諸葛潁）隋書文學傳：潁字漢，建康人。煬帝卽位，遷著作郎，帝嘗贈潁詩曰：『實錄資平允，傳芳導後昆。』其見待遇如此，撰鑾駕北巡幸江都道里洛陽古今等記，（劉炫）見覈才篇注：隋書儒林傳：炫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又與諸術者，修天文律厤，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內史令李德林甚禮之，炫嘗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省心。』牛宏甚善其言。（史館通籍禁門）見內篇辨職篇。（鸞渚鳳池）卽謂鸞臺鳳閣。舊唐書百官志：龍朔二年，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太后光宅元年，改門下爲鸞臺，中書爲鳳閣。神龍初復舊。按：兩省之名，起魏晉間，門下則黃門給諫遺補等官屬之。杜詩晚出左掖，卽此中書。則主書通事舍人等官屬之。開元中，又號紫薇省，兩

省並近禁門，故亦通謂之北省，南則尚書省也。又按：文兼兩京，言武后臨朝在東京也。程大昌維錄多誤。（高宗重史職）原注：詔曰，修撰國史，義存典貫，自非操履忠正，識量該通，才學有聞，難堪斯任。如聞近日以來，但居此職，即知修撰，非唯編輯訛舛，亦恐洩漏史事。自今宜遣史司精簡堪修史人，灼然爲衆所推者，錄名進內。自餘雖居史職，不得輒聞見所修史籍，及水行用國史等之事。（李仁實）舊唐書令狐德棻傳：自武德以後，有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實前後修撰國史，爲當時所稱，仁實頓邱人，官左史。正史篇：仁實續撰于志寧許敬宗李義府等傳，載言記事，見推直筆。（敬播）唐書儒學傳：敬播蒲州人，貞觀初進士，時顏師古孔穎達撰次隋史，詔播詣秘書內省參纂，再遷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又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大抵凡例，皆播所發也。房元齡嘗稱播陳壽之流。（許敬宗）舊唐書許敬宗傳：敬宗，善心子，貞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龍朔中，拜太子少傅，自掌知國史記事，阿曲虛美隱惡，高祖太宗兩朝實錄。其敬播所修者多詳直。敬宗以已愛憎，曲事刪改，論者尤之。（牛鳳及）新舊唐書俱無專傳。王訓故：牛鳳及長壽中撰唐書，自武德終宏道，爲百

有十卷。按：此書唐藝文志不錄。（庾自直）隋書文學傳：庾自直大業初授著作郎，性恭愼，不妄交遊，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崔濬祖）唐書姚思廉傳附：隋煬帝時詔與起居舍人崔濬祖修區寓圖志。（虞世南）唐書虞世南傳：世南字伯起，餘姚人，隋大業中，累官秘書郎。煬帝疾其峭直，弗甚用。（蔡允恭）唐書文藝傳：蔡允恭仕歷起居舍人，煬帝遣教宮人，允恭恥之，數稱疾，授內史舍人。俾入宮，固辭。按：隋書虞綽傳云，綽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常居禁中文翰待詔，恩盼隆洽。（郎左舍人右）唐書百官志：唐之官制，大抵皆沿隋，故門下省之屬起居郎二人，從六品上。掌錄天子起居法度，後復置起居舍人二人，從六品上掌錄如記事之制，天子居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退而書之。若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令狐德棻）唐書令狐德棻傳：德棻博貫文史，武德初爲起居舍人，遷祕書丞，建言近代無正史，梁睿陳周隋事修撰之原，自德棻發之。（呂才）唐書呂才傳：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諧契，卽召直宏文館。帝病陰陽家書多僞惡，世益拘畏，命才刪落煩訛，掇可用者

•才於持論儒而不俚•按：本傳闕書起居官•（蕭鈞）唐書蕭瑀傳：瑀從子鈞，永徽中累遷諫議大夫宏文館學士，左武侯屬盧文操盜庫財•高宗以常自盜罪死，鈞曰：『恐天下詔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帝曰：『眞諫議也•』按：亦闕書起居官•（褚遂良）唐書褚遂良傳：遂良字登善，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工隸楷•帝曰：『卿記起居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上官儀）唐書上官儀傳：儀字游韶，涉貫墳典，貞觀初，擢進士第，授宏文館直學士，遷祕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藁，轉起居郎•高宗時，武后得志，深惡儀•許敬宗排儀大逆死•自褚遂良等元老屠覆，獨儀納忠，自是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李安期）唐書李百藥傳：百藥七歲，能屬文，子安期，亦七歲屬文•父貶桂州遇盜，將加刃，安期泣，請代，盜釋之•貞觀初，爲符璽郎•高宗卽位，遷中書舍人，尋同東西臺三品，自德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誥•（顧胤）唐書令狐德棻傳•附：胤吳人，父覽隋祕書學士，胤永徽中，

起居郎兼修國史，以撰太宗實錄，勞加朝散大夫宏文館學士，論次國史，終司文郎。（高智周）唐書高智周傳：智周晉陵人，第進士，擢祕書郎，宏文館直學士，三遷蘭臺大夫。儀鳳初，進同中書門下三品。是時崔知溫等，修國史，智周監莅，致仕：卒年八十二。（張太素）見言語篇。（凌季友）唐書無傳。（皆稱之以成功）稱字恐是藉字之譌，王本作因。（彤管）毛傳：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鄭箋：彤管，筆赤管也。（驪姬夜泣）外傳：晉語：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君盡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又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所索，乃可釋君。』公曰：『不可，我將圖之。』（蔡姬許從）劉向列女傳：楚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乃顧二姬曰：『樂乎！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蔡姬曰：『婢子之身，乃比于妃嬪，固願生同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魏帝有言）魏志文帝紀注：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正史

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

伏生名勝漢史不載始見於晉傳書伏滔注家據此爲說也

也；春秋傳載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禮記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言，則墳典文義，三五史策，至於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爰及後古，其書不傳，惟唐虞已降，可得言者，然自堯而往，聖賢猶述，求其一二，髣髴存焉・而後來諸子，廣造奇說，其語不經，其書非聖，故馬遷有言神農已前，吾不知矣；班固亦曰顓頊之事，未可明也・斯則墳典所記，無得而稱者焉・案堯舜相承，已見墳典；周監二代，各有書籍；至孔子討論其義，刪爲尚書，始自唐堯，下終秦穆，其言百篇，而各爲之序・屬秦爲不道，坑儒禁學，孔子之末孫曰惠，壁藏其書・漢室龍興，旁求儒雅，聞故秦博士伏勝，能傳其業，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受焉・時伏生年且百歲，言不可曉，口授其書，纔二十九篇・自是傳其學者，有歐陽氏，大小夏侯，宣帝時，復有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行之於世・其篇所載年月，不與序相符合，又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泰誓不同・故漢魏諸儒，咸疑其繆・古文尚書者，卽孔惠之所藏，科斗之文字也・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始得之於壁中・博士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隸古字寫之，編爲四十六卷・司馬遷屢訪其事，故多有古說・安國又受詔爲之訓傳，值武帝

末，巫蠱事起，經籍道息，不獲奏上，藏諸私家。劉向取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脫誤甚衆，至於後漢，孔氏之本遂絕，其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尚書，而大與古文孔傳相類，或肅私見其本而獨秘之乎？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始以孔傳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肅之堯典，從愼徽以下，分爲舜典以續之。自是歐陽大小夏侯家等學，馬融鄭元王肅諸注廢，而古文孔傳獨行，列於學官，永爲世範。齊建武中，吳興人姚方興，采馬王之義，以造孔傳舜典，云於大航購得，詣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爲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入北，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故今人所習尚書舜典，元出於姚氏者焉。當周室微弱，諸侯力爭，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乃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自隱及哀，十二公行事；經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失其眞，故論本事而爲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當世君臣，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漢興，董仲舒公孫宏並治公羊，其傳習者，有嚴

顏二家之學・宣帝卽位，聞衞太子私好穀梁，乃召名儒蔡千秋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因置博士・平帝初立左氏，逮於後漢，儒者數廷毀之・會博士李封卒，遂不復補・逮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請重立於學官・至魏晉，其書漸行，而二傳亦廢・今所用左氏本，卽杜預所注者・又當春秋之世，諸侯國自有史，故孔子求衆家史記，而得百二十國書，如楚之檮杌，鄭之志，魯之春秋，魏之紀年，此其可得言者・左丘明旣配經立傳，又撰諸異同，號曰外傳・國語二十一篇，斯蓋採書志等文，非唯魯之史記而已・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末，號曰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七雄並爭，秦幷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大中大夫陸賈，紀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馬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都謂之史記・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言，藏諸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錄而已・元成之間，褚先生更補其缺，作武帝紀，三王世

家，龜策日者等傳，辭多鄙陋，非遷本意也。晉散騎常侍巴西譙周，以遷書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其繆，今則與史記並行於代焉。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衞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斑彪，以爲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僞新，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者也。於是採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下通洽，爲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上書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京兆收繫，悉錄家書封上。固弟超詣闕自陳，明帝引見，言固續父所作，不敢改易舊書，帝意乃解，卽出固徵詣校書，受詔卒業，經二十餘載，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固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莫能綜理。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校敍，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受讀，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續所作，而古今人表，尤不類本書。蓋自漢末，迄乎陳世，

爲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於專門名業，遂與五經相亞。初漢獻帝以固書文煩難省，乃詔侍中荀悅，依左氏傳體，刪爲漢紀三十篇，命秘書給紙筆，經五六年乃就，其言簡要，亦與紀傳並行。在漢中興，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作世祖本紀，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自是以來，春秋考紀，亦以煥炳，而忠臣義士，莫之撰勒。於是又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訖乎永初，事業垂竟，而珍尤繼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至元嘉元年，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實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衆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作朝會車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會董卓作亂，大駕西遷，史臣廢弃，舊文散佚，及在許都，楊彪頗好注記，至於名賢君子，自永初已下闕續，魏黃初中，唯

著先賢表，故漢記殘缺，至晉無成，泰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元光武，終於孝獻，錄世十二，編年二百，通綜上下，旁引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記爲漢後書，帝紀十二，皇后紀二，典十，列傳七十，譜三，總九十七篇，其十典竟不成而卒。自斯已往，作者相繼，爲編年者四族，創紀傳者五家，推其所長，華氏居最，而遭晉室東徙，三惟一存，至宋宣城太守范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刪煩補略，作後漢書，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爲百篇。曄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先是晉東陽太守袁宏，抄撮漢氏後書，依荀悅體著後漢紀三十篇，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魏史黃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衞覬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監王沈，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元等，復共撰定。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爲時諱，殊非實錄。吳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勅韋曜周昭薛瑩梁廣華覈，訪求往事，相與記述，並作之中，曜瑩爲首。當歸命侯時，昭廣先亡，曜瑩徙黜，史官久闕，書遂無

聞・嚴表請召曜瑩續成前史・其後曜獨紓其書，定爲五十五卷，至晉受命，海內大同，著作陳壽，乃集三國史撰爲國志，凡六十五篇・夏侯湛時亦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草而罷・及壽卒，梁州大中正范頠表言，『國志明乎得失，辭多勸誡，有益風化，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就家寫其書・先是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錄，異聞錯出，其流最多・宋文帝以國志載事傷於簡略，乃命中書郎裴松之，兼採衆書，補注其闕・由是世言三國志者，以裴注爲本焉・晉史，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佐著作郎束晳，又撰十志，會中朝喪亂，其書不存・先是歷陽令陳郡王銓，有著述才，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子隱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事跡，多所詳究，過江爲著作郎，受詔撰晉史，爲其同僚虞預所訴，坐事免官，家貧無資，書未遂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鎮・亮給其紙筆，由是獲成・凡爲晉書八十九卷・咸康六年，始詣闕奏上・隱雖好述作，而辭拙才鈍，其書編次有序者，皆銓所修；章句混漫者，必隱所作；時尚書郎領國史干寶亦撰晉紀，自宣迄愍，七帝五十二年，凡二十二卷，其書簡略，直而能婉，甚爲當時所稱・晉江左史，自

鄧粲孫盛檀道鸞王韶之已下，相次繼作，遠則偏記兩帝，近則唯敍八朝，至宋湘東太守何法盛，始撰晉中興書。勒成一家，首尾該備。齊隱士東莞臧榮緒又集東西二史，合成一書，皇家貞觀中，有詔以前後晉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勅史官，更加纂錄，採正典與雜說數十餘部，兼引僞史十六國書，爲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幷敍例目錄，合爲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宋史，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創紀傳，自此以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補承天殘缺，後又命裴松之續成國史。松之尋卒，史佐孫沖之，表求別自創立，爲一家之言。孝建初，又勅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六年，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孫山蘇所述，勒爲一書，其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自造，而序事多虛，難以取信。自永光已後，至禪讓，十餘年中，闕而不載。至齊著作郎沈約，更補綴所遺，製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乎昇明三年，爲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名曰宋書。永明末，其書既行，河東裴子野，更刪爲宋略二十卷，沈約見而歎曰：『吾所不逮也。』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爲上，沈書次之。齊史

，江淹始受詔著述，以爲史之所難，無出於志，故先著十志以見其才，沈約復著齊紀二十篇。梁天監中，太尉錄事蕭子顯，啓撰齊史，書成表奏之，詔付秘閣，起昇明之年，盡永元之代，爲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時奉朝請吳均，亦表請撰齊史，乞給起居注幷羣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流俗，聞見既多，可自搜訪也。均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帝爲齊明佐命，帝惡其實，詔燔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梁史，武帝時，沈約與給事中周興嗣，步兵校尉鮑行卿，祕書監謝昊，相承撰錄，已有百篇。值承聖淪沒，並從焚蕩；廬江何之元，沛國劉璠，以所聞見，究其始末，合撰梁典三十篇，而紀傳之書，未有其作。陳祠部郎中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但既當朝務，兼知國史，至於陳亡，其書不就。陳史，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縡，各爲撰史學士。其武文二帝紀，即顧傅所修，太建初，中書郎陸瓊，續撰諸篇，事傷煩雜，姚察就加刪改，粗有條貫。及江東不守，持以入關，隋文帝嘗索梁陳事跡，察具以所成，每篇續奏，而依違荏苒，竟未絕筆。皇家貞觀初，其子思廉爲著作郎，奉詔撰成二史。於是憑其舊藁，加以新錄，彌歷九載，方始畢功，定爲梁書五十卷，陳書三

十六卷，今並行世焉。十六國史，前趙劉聰時，領左國史公師彧，撰高祖本紀，及功臣傳二十人，甚得良史之體。凌修譖其訕謗先帝，聰怒而誅之。劉曜時，平輿子和苞，撰漢趙記十篇，事止當年，不終曜滅。後趙石勒，命其臣徐光宗歷傅暢鄭愔等，撰上黨國記，起居注。趙書，其後又令王關陳宴程陰徐機等，相次撰述，至石虎並令刊削，使勒功業不傳。其後燕太傅長史田融，宋尚書庫部郎郭仲產，北中郎參軍王度，追撰二石事，集爲鄴都記趙記等書。前燕有起居注，杜輔全錄以爲燕紀。後燕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著本紀并佐命功臣王公列傳合三十卷。慕容垂稱其敍事富贍，足成一家之書，但褒述過美，有慙董史之直。其後申秀范亭，各取前後二燕，合成一史。南燕有趙郡王景暉，嘗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超亡，仕於馮氏，官至中書令，仍撰南燕錄六卷。蜀初號曰成，後改稱漢。李勢散騎常侍常璩，撰漢書十卷，後入晉祕閣，改爲蜀李書。璩又撰華陽國志，具載李氏興滅，前涼張駿十五年，命其西曹邊瀏，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紱，作涼國春秋五十卷。又張重華護軍參軍劉慶，在東莞專修國史二十餘年，著涼記十二卷。建康太守索暉從事中郎劉昞，又各著涼書。前秦史官，初有趙淵車敬梁熙韋譚相繼

著述，苻堅嘗取而觀之，見荀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滅其本。後著作郎董誼追錄舊語，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關，曾訪秦國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問諸仇池，並無所獲。先是秦祕書郎趙整，參撰國史，值秦滅，隱於商洛山，著書不輟。有馮翊車頻助其經費，整卒翰乃啓頻纂成其書，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罷，定爲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倫。河東裴景仁，又正其訛僻，刪爲秦紀十一篇。後秦扶風馬僧虔，河東衞隆景，並著秦史。及姚氏之滅，殘缺者多泓從弟和都仕魏爲左民尚書，又追撰秦紀十卷。夏天水趙思羣，北地張淵，於眞興承光之世，並受命著其國書，及統萬之亡，多見焚燒西涼與西秦，其史或當代所書，或他邦所錄。段龜龍記呂氏，宗欽記沮渠氏，失名記禿髮氏，韓顯宗記馮氏，唯有三者可知，其餘不詳誰作。魏世黃門侍郎崔鴻，乃考覈衆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書曰錄，主紀曰傳，都謂之十六國春秋。鴻始以景明之初，求諸國逸史，逮正始元年，鳩集稽備，而猶闕蜀事，不果成書，推求十有五年，始於江東購獲，乃增其篇目，勒爲一百二卷。鴻沒後，永安中，其子繕寫奏上，請藏諸祕閣。由是僞史宣布，大行於時。元魏史，道武時，始令鄧淵著國記，唯有十卷，而條例未成

暨乎明元，廢而不述。神龜二年，又詔集諸文士崔浩，浩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黃輔等，撰國書爲三十卷。又特命浩總監史任，務從實錄。復以中書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並參著作，續成前史。書敍述國事，無隱所惡，而刊石寫之，以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自是遂廢史官。至文成帝和平元年，始復其職。而以高允典著作修國記，允年已九十，手目俱衰，時有校書郎劉模，長於緝綴，乃令執筆而口占授之，如是者五六歲，所成篇卷，模有力焉！初國記自鄧崔以下，皆相承作編年體，至孝文太和十一年，詔祕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始分爲紀傳異科。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既而崔光王遵業補續，下訖孝明之世。溫子昇復修孝莊紀。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魏史官私所撰，盡於斯矣。齊天保二年，勅祕書監魏收博採舊聞，勒成一史。又命刁柔，辛元植，房延祐，睦仲讓，裴昂之，高孝幹等，助其編次，收所取史官，懼相凌忽。故刁辛諸子，並乏史才，唯以髣髴學流，憑附得進。於是大徵百家譜狀，斟酌以成魏書，上自道武，下終孝靖，紀傳與志，凡百三十卷。收諂齊氏，於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左，性憎勝己，喜念舊惡，甲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

以醜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書成始奏，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討論，前後列訴百有餘人，時尚書令楊遵彥，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是以深被黨援，諸訟史者皆獲重罰，或有斃於獄中，羣怨謗聲不息。孝昭世勅收更加研審，然後宣布於外，武成嘗訪諸羣臣，猶云不實，又令治改，其所變易甚多，由是世薄其書，號爲穢史。至高開皇，勅著作郎魏澹，與顏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矯正收失。澹以西魏爲眞，東魏爲僞，故文恭列紀，孝靖稱傳，合紀傳論例總九十二篇。煬帝以澹書猶未能善，又勅左僕射楊素別撰，學士潘徽褚亮歐陽詢等佐之，會素薨而止，今世稱魏史者，猶以收本爲主焉。高齊史，天統初，太常少卿祖孝徵，述獻武起居，名曰黃初傳天錄。時中書侍郎陽休元規，常從文宣征討，著皇帝實錄，唯記行師，不載它事。自武平後，史官陽休之杜臺卿祖崇儒崔子發等，相繼注記。逮於齊滅，隋祕書監王劭，內史令李德林，並少仕鄴中，多識故事。王乃憑述起居注，廣以異聞，造編年書，號曰齊志，十有六卷。李德林在齊預修國史，創紀傳書二十七卷。至開皇初，奉詔續撰，增多齊史三十八篇，以上送官，藏之祕府。皇家貞觀初，勅其子中書舍人百藥，仍其舊錄，雜採它書，演爲五十卷

，今之言齊史者，唯王李二家云。宇文周史，大統年有祕書丞柳虯，兼領著作，直辭正色，事有可稱。至隋開皇中，祕書監牛宏，追撰周紀，十有八篇，略敍紀綱，仍皆抵忤。皇家貞觀初，勅祕書丞令狐德棻，祕書郎岑文本，共加修緝，定爲周書五十卷。隋史，當開皇仁壽時，王劭爲書八十卷，以頗相從，定其篇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煬帝世，唯有王胄等所修大業起居注，及江都之禍，仍多散逸。皇家貞觀初，勅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與新撰周書，並行於時。初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並未有書，乃命學士分修，事具於上，仍使祕書監魏徵，總知其務。凡有讚論，徵多預焉！始以貞觀三年創造，至十八年方就，合爲五代紀傳，并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書成，下於史閣，唯有十志斷爲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撰。其先撰史人，唯令狐德棻重預其事。太宗崩後，刊勒始成，其篇第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爲五代史志，惟大唐之受命也，義寧武德間，工部尚書溫大雅，首撰創業起居注三篇。自是司空房元齡，給事中許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次立編年體，號爲實錄，迄乎三帝，世有其書，貞觀初

事具以上四字當是子註

，姚思廉始撰紀傳，粗成三十卷。至顯慶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于志寧，令狐德棻，著作郎劉胤之楊仁卿，起居郎顧胤等，因其舊作，綴以後事。復爲五十卷，雖云繁雜，時有可觀。龍朔中，敬宗又以太子少師總統史任，更增前作，混成百卷。如高宗本紀，及永徽名臣四夷等傳，多是其所造。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終。敬宗所作紀傳，或曲希時旨，或猥飾私憾，凡有毀譽，多非實錄，必方諸魏伯起，亦猶張衡之蔡邕焉。其後左史李仁實，續撰于志寧許敬宗李義府等傳，載言記事，見推直筆，惜其短歲，功業未終。至長壽中，春官侍郎牛鳳及，又斷自武德，終於宏道，撰爲唐書百有十卷。鳳及以喑聾不才，而輒議一代大典，凡所撰錄，皆素責私家行狀，而世人敘事，罕能自遠，或言皆比興，全類詠歌；或語多鄙樸，實同文案；而總入編次，了無釐革。其有出自胸臆，申其機杼，發言則嗤鄙怪誕，敍事則參差倒錯，故閱其篇第，豈謂可觀，披其章句，不識所以。既而悉收姚許諸本，欲使其書獨行。由是皇家舊事，殘缺殆盡。長安中，余與正諫大夫朱敬則，司封郎中徐堅，左拾遺吳兢，奉詔更撰唐書，勒成八十卷。神龍元年，又與堅兢等重修則天實錄，編爲三十卷。夫舊史之壞，其亂如繩，錯綜艱難，碁月方畢，雖

言無可擇，事多遺恨，庶將來削藁，猶有憑焉，大抵自古史臣撰錄，其梗概如此。蓋屬詞比事，以月繫年，爲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盡於斯矣。自餘偏記小說，則不暇具而論之。

【註】（神農已前）史記貨殖傳：老子曰：『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至老死不相往來。』太史公曰：『神農已前，吾不知已。』（顓頊之事）漢書司馬遷傳：贊曰：『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百篇之序）書經傳說：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孔疏此序知孔子作者，以緯文而知也。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所由，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等四篇，爲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孔惠壁藏）漢書藝文志注：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藏尚書於夫子舊堂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按：隋書經籍志，又不同，云孔子末孫惠藏之，史通同隋志。（隸古字寫）孔序作隸古定。閻若璩按：隸古定，是一行科斗書一行眞書。孔穎達所謂就古文體，從隸定之，存古爲可慕，隸文爲可識也。

按：隸卽今之眞書。（伏生歐陽夏侯）漢書儒林傳：伏生濟南人也，治尙書，致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授歐陽生子，世傳至曾孫高，高孫地餘，由是有歐陽氏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尙書，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有大小夏侯之學。注：伏生名勝。（河內女子）隋書經籍志：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漢魏諸儒）原注：謂馬融鄭元王肅也。（馬遷屢訪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得之，安國爲諫大夫，司馬遷從安國問義，故遷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諸儒謂之逸書）原注：謂馬融鄭元杜預也（王肅）見六家。（梅賾）見鑒識篇。（劉炫）按炫字光伯，除大學博士。見聚才篇，此云學士誤。隋書劉炫傳：自爲狀云，禮詩尙書公羊左傳，孔鄭王何等注，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著有尙書等經術議百餘卷。（丘明恐失眞）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失其眞，因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公羊）何休公羊序疏：戴宏序云，子夏傳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子地，

地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母子都著於竹帛。（隋書經籍志：子都授嬴公，嬴公授孟卿，孟卿授眭孟，眭孟授嚴彭祖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穀梁））范甯穀梁序疏：穀梁子名淑，字元始，一曰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傳孫卿，孫卿傳申公，申公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爲郎。（鄒夾）漢書藝文志：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又春秋述：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董公孫治公羊）董仲舒，見二體篇。史記公孫宏傳，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漢書儒林傳：胡母生子都，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年老歸教於齊，公孫宏亦頗受焉。又瑕丘江公受穀梁於魯申公，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宏，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蔡萭議穀梁）漢書儒林傳：沛蔡千秋字少君。萭望之傳：望之字長倩。又儒林傳：戾太子受公羊，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以問韋賢夏侯勝，皆言宜興穀梁。時千秋爲郎，擢爲諫大夫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同議三十餘事，多從穀梁。由是穀

梁之學大盛。（李封）後漢書儒林傳：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韓歆，欲爲左氏立博士未決，陳元上書訟，遂以魏郡李封爲博士，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衆議，因不復補。（鄭興父子）後漢書鄭興傳：興字少贛，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積精深思，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使撰條例章句訓詁，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子衆字仲師，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作春秋難記條例。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杜預注）見鑒識篇（百二十國書）見六家百國春秋注。（厥協五句）太史公自序原文。（外孫楊惲）漢書楊敞傳：敞子惲，字子幼，以忠任爲郎，補常侍騎。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爲春秋，以材能稱。（十篇未成等句）史記太史公自序：裴注及漢書顏注所引張宴語，並同。張守節正義引宴語龜策日者等傳。句下有其龜日策者五字。（譙周六句）譙周見摸擬篇。其六句之文，見晉書司馬彪傳。家人諸子彪傳，作俗語百家，而史通兩見其語，皆作家人，當是王臧輩舊本之文，譙周原句如此也。（太初）武帝年號（劉向等十五人）此十五人，並在班史未作之前。今按

：向歆揚雄自有傳，馮商見漢書藝文志。史岑見本集人物篇。晉馮良肅見後漢書班固傳。馮衍自有傳，餘七人未詳。（雄歆美新）文選劇秦美新，揚子雲撰。漢書王莽傳：少阿義和劉歆與博士諸儒曰：『攝皇帝制禮作樂，茂成天功。發得周禮，以明因監，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漢書楚元王傳：王莽篡位，歆爲國師。（坐竇氏事）後漢書班固傳：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與參議。及憲敗，固坐免。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干其車騎，畏憲不敢發。心銜之。至是捕繫固死獄中。（曹大家）後漢書列女傳：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姬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兄固著漢書，未竟，和帝詔昭踵成。（馬續所作）後漢書馬援傳：援兄子嚴，嚴七子唯續融知名。續字季則，博觀羣集，九章算術。王訓故：順帝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馬融從班昭受讀後詔，融兄續繼昭成之。（注解二十五家）顏師古漢書序例：諸家注釋，雖見氏名，至於爵里，頗或難知，傳無所存，具列如左。按：爵里文煩，今但以氏名列之。荀悅服虔應劭，並後漢人。伏儼劉德鄭氏李奇，皆不著代。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如淳孟康，並魏人。張宴項昭，皆不著代。韋

昭吳人，晉灼劉寶郭璞蔡謨並晉人，臣瓚崔浩，後魏人。以上師古所述，止二十二人，合師古亦止二十三人。其二人，不可詳矣。又按：臣瓚不著姓，宋景文筆記，以爲於瓚而水經注嘗引及之，乃薛瓚也。見李衍筆記跋。（荀悅漢紀）見六家，又荀本序：撮敍表志，總爲帝紀，通比其事例，繫年月，大略粗舉，凡爲三十卷，數十餘萬言，省約易習，無妨本書，有便於用，其旨云爾。（春秋考紀）漢書敍傳：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師古注：春秋考紀，謂帝紀也。彪固本傳：章懷注：謂帝紀考覈時事，具四時以立言，如春秋之經也。按：帝紀通有此稱，史通蓋用成語也。舊本王本皆譌脫失考。（劉珍李尤）劉珍，見覈才篇。後漢書文苑傳：李尤字伯仁，和帝時召詣東觀，拜蘭臺令史。安帝時爲諫議大夫，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按：珍尤二人同傳同事，郭本誤作李充，在獨行傳無預。史職注，乃引傳爲徵，不考之甚。（伏無忌黃景）後漢書伏湛傳：湛封不其侯，傳爵至元孫無忌。桓帝元嘉中，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孝穆崇二皇后）孝穆五字傳寫譌脫，當作獻穆孝崇二皇后。（邊韶）後漢書文苑傳：邊韶字孝先，桓帝時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崔寔）後漢

書崔駰傳・駰孫寔，字子眞，一名台，字元始，才美能高，召拜議郎，與邊韶延篤著作東觀・（朱穆）見竦才篇・（曹壽）舊注：字世叔，卽娶班彪女昭者也・（雜作后傳）後漢書皇后紀・獻穆曹皇后，諱節，魏公曹操之中女也・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孝崇・』匿皇后諱明蠱，吾侯媵妾生・桓帝和平元年，就博陵，尊爲皇后・順烈梁皇后，諱妠，大將軍商之女・后以德進，不敢有驕專之心・安思閻皇后，元初元年入掖庭，二年立爲皇后・延平四年，帝崩臨朝・按：後漢皇后稱紀，始自華嶠，而范曄因之，其先本稱傳也・（崔篆）按：今范書儒林不載崔篆・（延篤）後漢書延篤傳：篤字叔堅，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順帝功臣及蔡倫傳）按：今范書孫程鄭衆蔡倫並在宦者傳・唯郭願不收・蔡倫卽用樹膚麻頭，始造爲紙者・（馬蔡楊盧）後漢書袁術傳注：決錄注曰，馬日磾字翁叔，融之族子，與楊彪盧植蔡邕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蔡邕楊彪盧植並見竦才篇・諸人著作各互見・彪傳注：彪與日磾植邕，著作東觀・植傳：植與日磾邕彪補續漢紀・邕傳：董卓被誅，王允收邕，日磾馳謂允

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人典，且忠孝素著，所坐無名乎？』允不聽，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著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死獄中，適作靈紀及十志，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祕書丞司馬彪至續漢書）並與晉書司馬彪傳同文。按：彪字紹統，高陽王穆之長子也，泰始中爲祕書郎轉丞。（散騎常侍至九十七篇）與晉書華嶠所次篇目同。嶠見二體篇。又按：本傳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爲皇后紀，以有堯典故也。而改次帝紀，又改志爲典，以有舜典故也。而改名漢紀爲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咸以嶠有實錄之風，藏之祕府。（范曄）宋書范曄傳：曄字蔚宗，彭城王義康冠軍參軍，遷尚書郎，左遷宣城太守，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後以狂悖誅獄中。與甥姪書自序曰：『吾狂鬱復滅，豈復可言，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此中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云云。（十志未成）直齋書錄解題：志三十卷，司馬彪撰。梁劉昭補注，曄本書未嘗有志也，乃借舊志注以補之。其後

紀傳孤行，而志不顯。至本朝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始建議合之，而不著其爲彪書也。今攷章懷注，所引稱續漢志者，文與今志同。信其爲彪書不疑。按：唐時范史其補志，本與紀傳合行，見編次篇。又：范紀注，載宋書謝儼傳云，十志託儼搜撰。曄敗，悉蠟以覆車，今闕容齋四筆，亦及之，異說備攷。（後漢紀）晉書文苑傳：袁宏字彥伯，父勗臨汝令。謝尚鎮牛渚引宏參其軍事，語多點煩篇。後出爲東陽郡，撰後漢紀三十卷。隋唐志編年類：先有張璠撰者，前於左傳家見之。宏卽採撫璠紀爲之也。宏紀自序：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敎也。丘明之作，廣大悉備。史遷剖判，建立班固，源流因藉，苟悅經綸，足爲嘉史。今因前代遺事，略舉義敎，所歸末吏，區區注疏而已。（衞覬）魏志衞覬傳：覬字伯儒，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受詔，典著作，又爲魏官儀。（繆襲）魏志劉劭傳：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敍。注：文章志曰，襲字熙伯，辟御史大夫。（韋誕）魏志劉劭傳附：光祿大夫京兆韋誕。注：文章志曰，誕字仲將，善屬辭章。（應璩）魏志王粲傳附：應璩官至侍中。注：文章敍錄曰，璩字休璉，善書記，齊王卽位，典著作。（王沈）見敍事篇。晉書王

沈傳・沈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阮籍）晉書阮籍傳・籍字嗣宗，爲步兵校尉・又王沈傳・沈與阮籍共撰魏書（孫該）魏志劉劭傳附・陳郡太守任城孫該・注・文章敍錄曰，該字公達，年二十爲郎中，著魏書・（傅元）晉書傅元傳・魏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又見書事篇，按・繆施或卽魏志之繆襲，俟考・（吳大帝至召瑩續史）按・大段皆華覈疏文，見吳志薛瑩傳・其中韋曜薛華三人，見史官篇・丁孚項峻周昭梁廣四人，見覈疏・吳志皆無傳・（曜終其書，史無明文，據裴松之注，有稱韋曜吳書者，可知終之者，曜矣・（著作陳至寫其書）與陳壽傳同文・陳壽見六家・（夏侯湛）晉書夏侯湛傳・湛字孝若，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席，市都謂之連璧・除散騎常侍，著論二十餘篇，別爲一家之言・（異聞錯出）按・裴松之注，所引漢晉間書，凡百餘種，其錄魏事者，有魚豢，魏略，孫盛，魏氏春秋，王沈魏書，陰澹魏紀，荀勗文章敍錄，曹喘傳，魏武故事・褒賞令，漢魏春秋典論，魏末傳，魏名臣奏，魏世譜等・，其錄蜀事者，有王隱蜀記，譙周蜀本記，陳壽益都耆舊傳，又雜記，常璩華陽國志，郭沖五事，張儼嘿記等・，其錄吳事

者，有張勃吳錄，吳沖吳歷，韋曜吳書，虞溥江表傳，環氏吳記，會稽典錄等，其統錄者，有司馬彪續漢書，九州春秋，謝承後漢書，張璠袁宏後漢紀，華嶠漢後書，孔衍漢魏尚書，習鑿齒漢晉春秋，獻帝春秋，獻帝紀，獻帝起居注，山陽公載記，漢末名士錄，先賢行狀，英雄記等，皆所述異辭，故言異聞錯出。（陸機束晳）陸機撰晉紀，見隋唐志，其書已見本紀篇。束晳見史官篇，撰帝紀十志（王銓謨虞預）並見二體及曲筆篇。（私錄晉事）見二體篇王虞注。（干寶晉紀）見六家。按：干寶是編年體，自新晉書行，而其書遂廢也。（鄧粲）晉書鄧粲傳：粲長沙人，以高潔著名，著元明紀十篇。按：元明謂晉中興初，中宗元帝肅宗明帝。（孫盛）晉書孫盛傳：盛字安國，太原人，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善言名理，補長沙太守，遷祕書監，著魏氏春秋，晉陽秋。（檀道鸞）南史文學檀超傳：超叔父道鸞，字萬安，國子博士，永嘉太守，撰續晉陽秋。（王韶之）宋書王韶之傳：韶之父偉之，有志尚。泰元隆安時事，小大悉錄，韶之因此私撰晉安帝陽秋，既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卽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按：又見雜述篇。（遠兩帝近八朝）按：東晉凡十一帝，起元明

，盡安恭・鄧粲止撰元明紀，是遠兩帝也・其後王韶之續至安帝之義熙，而恭帝不入紀，是近八朝也・（何法盛）宋書無傳・隋書經籍志：晉中興書七十八卷，起東晉，宋湘東太守何法盛撰・（臧榮緒）齊書高逸傳：臧榮緒東莞莒人，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南徐州太祖爲揚州，徵爲主簿，不到・（貞觀纂錄）舊唐書房玄齡傳：貞觀十八年，元齡與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請許敬宗來濟・陸元仕劉子翼令狐德棻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爲主，參考詳洽，然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競爲綺艷・李淳風修天文律厤五行三志，最可觀・太宗自著宣武二帝，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曰御撰，凡一百三十卷・（通志略）：古者修書成於一家，至唐始用衆手，晉隋二書，是也・（晉史十八家）按：隋經籍，唐藝文志，正史部凡八家，其撰人，則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蕭子雲蕭子顯也・編年部凡十一家，其撰人，則陸機干寶曹嘉之習鑿齒鄧粲張瑩劉謙之王韶之徐廣檀道鸞郭季產也・據志蓋十九家，豈緣習氏書獨主・漢斥魏以爲異議，遂廢不用歟？又按：雜說篇有曹干孫檀皆不之取之語，是就既修後言，此云

十八家，則兼舉之，是就勅修之始，羅致羣書言。（何承天）宋書何承天傳：五歲失父母，徐博學。幼漸義訓，儒史該覽，除著作佐郎，撰國史。（山謙之）見徐爰傳。（裴松之）見補注篇傳：領國子博士，續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孫沖之）見臧質傳，晉祕書監盛彥孫也。又見鄧琬傳，以附逆敗誅，不及撰史事。（蘇寶生）見徐爰傳，又見王僧達傳。云蘇寶者，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知高閣反不啓聞誅。按：高閣者，與沙門釋曇相誑爲亂者也。（徐爰）宋書恩倖傳：爰本名瑗，字長玉，歷治吏勞，遷左丞。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世祖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承之，六年，又以爰領著作，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爲一家之書，爰便僻善事人，長於傅會，故委寄尤重。前見二體篇。（臧魯王諸傳）在宋書列傳第三十四三十五，諸人皆稱兵爲亂者。（沈約）見二體篇。（裴子野）見六家。（江淹十志）梁書江淹傳：淹字文通，起家南齊州從事。建元初爲建安王記室，參掌詔册，并典國史。鄭樵通志序：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不能爲也。按：隋志江淹齊紀十三

卷，亡南史。本傳云，與司徒左長史檀超共爲條例，爲王儉所駁，所撰十三篇，竟無次序，卽指此也。其傳末云，齊史十志行於世。（沈約齊紀）見二體篇。又梁書沈約所著齊紀三十卷。（蕭子顯啓撰齊史）啓撰諸句，見梁書蕭子顯傳。按：沈紀蕭書，各自爲史，舊本脫去。梁天監中，太尉錄事蕭子顯啓撰齊史，八句遂與沈約混爲一書，而本文二十篇之下，綴有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凡十六字，不可通矣。茲特補正（吳均齊春秋）見六家。（沈約）梁書沈約傳：著高祖紀十四卷。（周興嗣）梁書文學傳：興嗣字思纂，爲員外散騎郎佐撰國史。選給事中，撰史如故。唐書藝文志：周興嗣、梁皇帝實錄五卷。（鮑行卿）梁書無傳。唐書藝文志：鮑行卿乘輿飛龍記二卷（謝昊）梁書無傳，見史官篇。（何之元劉璠合撰梁典）按：唐書何之元，周書劉璠二傳，各言撰梁典三十卷隋唐二志，亦皆分載二典，而史通以爲二人合撰，則梁典祇是一書耳，足正二志之歧出。（顧野王）見正史篇。唐書藝文志：顧野王陳書三卷。（傅縡）陳書傳縡傳：縡字宜事，北地人。梁太清末，攜母南奔，俄丁母憂，在兵亂之中，居喪禮，哀毀骨立，世祖召爲撰史學士。唐書藝文志：傅縡陳書三

卷。（陸瓊續撰）陳書陸瓊傳：瓊字伯玉，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爲少。』領大著作。隋書經籍志：陳書四十二卷，訖宣帝。陳吏部尚書陸瓊撰。（姚察）見題目篇。（思廉）唐書姚思廉傳：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授秦王府文學。王卽位，改著作郎，宏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昊顧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綜括，爲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按：謝昊隋志作謝昊。（十六國史）按：史通所記諸零雜短卷，當時已多刊落，無從蔓引。然細尋節中，諸所勾勒，恰與隋唐二志，歷歷相符。隋志前趙則漢記十卷，唐志作十四卷，和苞撰。後趙則趙書十卷，唐志作二十卷，二石傳二卷，二石僞事二卷，唐志作六卷，晉北中郎參軍王度撰。前燕則燕書二十卷，記慕容儁事，僞燕尚書范亨撰。南燕則南燕錄六卷，記慕容德事，僞燕中書郎王景暉撰。蜀成則唐志有漢之書十卷，蜀李書九卷，華陽國志十三卷，並常璩撰。前涼則隋志有涼書十卷，燉煌實錄十卷，唐志作二十卷，並劉景撰。唐諱晒劉景，卽劉晒也。前秦則秦記十一卷，宋殿中將軍裴景仁撰，杜惠明注。後秦則秦記十卷，記姚萇事，魏左民尚書姚和都

撰・夏則隋唐二志，皆無書・西涼西秦二志皆有涼記十卷，記呂光事，爲涼著作佐郎段龜龍撰・北涼則二志皆有涼書十卷，注云沮渠國史，不著撰人・據本文及史，當卽是宗欽・南涼則二志皆有托跋涼錄十卷，撰人缺，今作失名・北燕則二志，皆有燕志十卷，記馮跋事，並云魏侍中高閭撰・而魏書韓顯宗傳，有撰馮志十卷之文，與本文合，恐卽與高閭合作・已上十六國史，史通人書俱缺者，惟夏與西涼西秦也，而二志亦此・三國無書，其餘雖有失名，互證皆合・（崔鴻十六國春秋）見採蹟篇・魏書崔鴻傳：子子元，永安中奏其父書，曰：臣亡考鴻，任屬記言刊著趙燕秦夏涼蜀等遺載，爲之贊序・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爲春秋，一百二卷，今繕寫一本，敢以仰呈，儻或淺陋不回睿賞，乞留祕閣，以廣異家・（附錄）按：屠氏不著採錄書名，難據以爲正證・要其語決非無本，史通所列人氏，與於史事者四十二人，不與史事者一人，今就屠書有者附見之，又有別見諸史，及本集他篇者，亦拈出之・前趙公師彧，善相人・劉淵深相崇敬，後官太中大夫

，爲劉聰所誅。和苞劉曜時諫營壽陵，封平輿子。二人史官篇亦見。後趙徐光字季武，頓丘人。石勒記室參軍，遷中書令，領祕書監。傅暢字世道，北地人爲大將軍右司馬，諳識朝儀，勒器之作。晉諸公敍讚二十卷，公卿故事九卷，南燕王景暉苻秦太史令高僧之甥也。魯遺暉隨獻玉璽於慕容德，留仕。德著南燕錄六卷，蜀成常璩，亦作據屠錄，與補注等篇所記略同。前涼索紘字士艾，燉煌人，幼舉孝廉，又舉秀才，爲儒林祭酒。張駿命集閣內外事，付紘，著涼春秋五十卷。劉昞屠錄與點煩篇略同。前秦李威字伯龍，苟太后之姑子也。威有辟陽之龍，史官載之。後苻堅見其事，將罪著作郎車敬等，已死乃止。趙整字文業，一名正，年十八，爲堅著作郎，情度敏達，信佛法，遁迹商洛山，專精經律。後秦姚和都仕至左兵尚書，撰晉紀十卷，記姚萇時事。赫連夏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仕姚興爲勃勃所虜，拜著作郎。張淵不知何處人，自云嘗仕苻堅，堅敗任姚興，父子泓滅，入夏爲太史令。北涼宗欽字景若，金城人，博綜羣言，仕沮渠蒙遜爲中書郎，撰涼記十卷，已上名見屠本者，凡十五人；又別見者，范亨見魏書崔浩傳，吉翰宋書有傳，馮翊池陽人，裴景仁見南史及世說注。韓顯宗

見魏書，韓麒麟子也，字茂親，又散見本集者，董統見直書篇，劉慶見史官篇，餘闕考。（鄧淵國記）魏書鄧淵傳：淵字彥海，太祖定中原，擢爲著作郎，詔淵撰國記，淵造十餘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崔浩等撰國書）事見直書篇。魏書崔浩傳：初太祖詔尚書郎鄧淵著國記，未成。逮於太宗，廢而不述。神䴥二年，詔集諸文人撰錄。浩及弟覽高讜鄧穎晃繼范亨黃輔等，共參著作，敍成國書三十卷。按：鄧穎卽鄧淵子。（中書郎高允至模有力焉）事詳魏書高允傳，及儒林張偉傳。劉模卽附允傳中，本文皆撮取傳語也。再按：允傳浩之被收也，允直中書省時，恭宗爲太子，召允留宿。翌日，命允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恭宗曰：『高允自在臣宮，雖與浩同事，制由於浩。』世祖召允曰：『國事皆崔浩作否？』允對曰：『臣與浩同作，臣多於浩。』世祖大怒，恭宗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允曰：『臣謬參著作，今已分死不敢虛妄，殿下哀臣失命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世祖曰：『直哉臨死不移，貞臣也，宜宥之。按：允字伯恭，年九十八。（李崔始爲紀傳）魏書李彪傳：彪字

道固，參著作事，自成帝以來，浩允編年序錄，爲春秋之體。彪始奏，從遷固之體，創爲紀傳表志之目焉。（魏書崔光傳：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高祖賜名，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與祕書丞李彪參撰國書。按：光卽鴻父也。（宣武時至號爲穢史）其間所稱引諸人，以北齊書魏收傳對證之事語咸具。邢巒字鴻賓，中書侍郎，尙書王遵業，著作佐郎，溫子昇見敍事篇。暉業魏濟陰王新成曾孫，四人魏書有傳。刁柔國子博士，辛元植司空司馬，房延祐通直常侍，晧仲讓不著官秩，裴昂之國子博士，高孝幹尙書郎。六人皆無傳。楊遵彥楊愔字。北齊書楊愔傳：尙太原長公主尙書右僕射，封開封王。（辨宗室錄）魏書宗室傳：濟陰王暉業，涉子史，有志節。齊文襄嘗問之，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在晉陽也。無所交通。』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辨宗室錄，四十卷。（魏澹）見本紀篇。隋書魏澹傳：太祖以魏收書褒貶失實，平繪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爲十二紀，七十八傳，別爲史論，及例一卷，幷目錄合九十二卷，書甚簡略，大矯收繪之失，上覽而善之。（顏之推）北齊書顏之推傳：之推字介，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

，甚見禮重。按：顏介共撰魏書之文，本傳不載。（辛德源）隋書辛德源傳：德源字孝基，高祖受禪，隱於林慮山。祕書監牛宏以德源才學，奏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楊素別撰）隋書楊素傳：素字處道，高祖受禪，加上柱國，封越國公。大業元年，改封楚公，有集十卷，別撰事見下。（潘褚歐陽）隋書文學傳：潘徽字伯彥，吳人，煬帝嗣位，詔徵與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勑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褚亮字希明，歐陽詢字信本，唐書有傳。（祖孝徵、祖珽）祖珽字也。北齊書祖珽傳：後主拜珽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按：黃初傳天錄，是珽所創。起居實錄書名以比魏文受禪，媚獻武也。或誤從傳字截句，讀作去聲，遂改錄爲祿，疑是年號，時實無此元也。（陸元規）見祖珽傳。（陽休之）北齊書陽休之傳：休之字子烈，齊受禪，除散騎常侍，修起居注。天統初，爲光祿卿監國史。（杜臺卿）見隋書李德林傳。舊注：字少山，齊中書侍郎。（祖德儒）舊注：珽族弟也。武平末，通直常侍。（崔子發）隋書經籍志：齊紀三十卷。紀後齊事，崔子發撰。（王劭）王劭齊書即六家所引。按：十六卷，唐書藝文志作十七卷。（李德林）見採賾篇。（齊志十

六卷）原注：其序云，二十卷，今傳於世者，惟十六卷焉。（百藥）見本紀篇李安平注。（柳虬）見史官篇。周書柳虬傳：大統十四年，除祕書丞，領著作。（牛宏）見世家篇。（令狐德棻）見史官篇，又見本篇五代紀傳注下。（岑文本）舊唐書岑文本傳：文本字景仁，擢拜中書侍郎顏師古免溫彥博，奏請復用，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於是以文本爲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又先與令狐德棻撰周史，其史論多出於文本，至十年史成，（王劭書）王劭隋書即六家所引，與齊志體例殊科。（王胄）隋書文學傳：王胄字承基。大業初爲著作佐郎。唐書藝文志：有開皇起居，無大業起居，散逸故也。（顏師古）舊唐書顏籀傳：籀字師古，齊黃門郎之推孫也。少傳家業，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遷中書舍人。令狐德棻傳。高祖詔中書舍人顏師古修隋史。（孔穎達）舊唐書孔穎達傳：穎達字仲達，尤明左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算厤，解屬文。太宗卽位，除國子司業，遷太子右庶子，仍兼司業，與魏徵撰成隋史。（貞觀三年創造）原注：唯姚思廉貞觀二年起，功多於諸史一年。（五代紀傳）舊唐書令狐德棻傳：德棻言於高祖曰：『近代都無正史，梁

陳及齊，猶有文籍，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更十數年後，恐湮沒，如臣愚見，並請修之。』高祖然其奏，詔曰：『自有魏南徙，乘機撫運，周隋禪代，梁氏稱邦，齊遷龜鼎，陳建皇宗，文獻無徵，實資良直』云云。詔下數年，竟不能就。貞觀三年，太宗勅德棻與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藥修齊史，姚思廉修梁陳史，魏徵修隋史，與房元齡總監，德棻又奏引崔仁師佐修周史，德棻仍總知類會。魏徵傳：徵字元成，初令狐德棻等，撰諸史，徵受詔總加撰定。隋書序論，皆徵所作。按：隋書本顏孔合撰，與十七節并下條注會看乃全。又按：宋齊北魏三書，前代已成，故唐修止於五。（五代史記）史通列同修四人，新舊書可證合者，李淳風傳，則云除太史丞預撰五代史，其天文律厤五行志，皆淳風作。李延壽傳，則云補崇賢館學士，受詔同敬播修五代史志。而于志寧傳，但云預修禮修史等功賞賜，不言所修何史。至韋安仁則無傳，當用史通語證補之。直齋書錄解題：隋志高宗時始成，上總梁陳齊周之事，俗號五代志（創業起居注）舊唐書溫大雅傳：大雅字彥和，武德元年，歷黃門侍郎，撰創業起

居注三卷。（郡齋讀書志：紀高祖起義至受隋禪，用師符讖，受命典册事。（房元齡）舊唐書房元齡傳：房喬字元齡，在秦府中常典管記。貞觀三年，代長孫無忌爲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許敬宗）見史官篇。（敬播）見史官篇。舊唐書敬播傳：與許敬宗撰高祖太宗實錄，自創業至貞觀十四年，爲二十卷，後又撰太宗實錄，從貞觀十五年，至二十三年，爲二十卷。（姚長孫等撰紀傳）姚思廉新舊本傳不書撰國史，長孫無忌于志寧令狐德棻三人傳，止云監修國史。唐書文苑劉胥之傳：永徽中，累轉著作郎，與令狐德棻著作楊仁卿等，撰成國史，封陽城縣男，其從孫郎知幾也。楊仁卿無傳。顧胤傳：以撰武德貞觀兩朝國史八十卷，成，加朝散大夫。按：新舊二書，凡書國史，或統言，或專以紀傳言，或竟闕書，史通此等處，可當史補。（猶張衡之蔡邕）商芸小說：張衡死日，蔡邕母始孕，二人才貌相類，人云邕是張衡後身。按：史通是語，蓋反辭以況也。後漢靈帝嘗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奇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語意正相似。（李仁實）見史官篇。（牛鳳及）見史官篇。按：此云撰唐書八十卷，則天實錄三十

卷，可補知幾本傳。又按：崇文總目吳競撰唐史，自創業迄開元凡一百一十卷，韋因其本更加筆削云云。正與八十三十之數相合，但云一百十卷，不分紀傳編年，又專屬之吳競，皆當以此文正之。

惑經

昔孔宣父以大聖之德，應運而生，生人已來，未之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門人，鑽仰不及，請益無倦。然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酬對，頗亦互聞得失。何者？覩仲由之不悅，則矢天厭以自明；答言偃之絃歌，則稱戲言以釋難；斯則聖人設教，其理含宏，或援誓以表心，或稱非以受屈，豈與夫庸儒末學，文過飾非，使夫問者緘辭杜口，懷疑不展，若斯而已哉？嗟夫！古今世殊，師授路隔，恨不得親膺灑埽，陪五尺之童，躬奉德音，撫四科之友；而徒以研尋蠹簡，穿鑿遺文，菁華久謝，糟粕爲偶，遂使理有未達，無由質疑，是用握卷躊躇，揮毫悱憤，儻梁木斯壞，魂而有靈，敢効接輿之歌，輒同林放之問。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刪詩贊易，其義既廣，難以具論。今惟撫其史文，評之於後。案夫子所修之史，是曰春秋，竊詳春秋之義，其所未論者有十二。何者？

亦善立言

理有未達二句語極分明凡所指陳皆求其說而不得者耳論字未

趙孟以無辭伐國，貶號爲人；杞伯以夷禮來朝，降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長晉盟，譏無信而後列；此則人倫臧否，在我筆端，直道而行，夫何所讓，奚爲齊鄭及楚，國有弒君，各以疾赴，遂皆書卒。夫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凡在有識，皆知恥懼，苟欺而可免，則誰不願然。且官爲正卿，反不討賊，地居冢嫡，藥不親嘗，遂皆被以惡名，播諸來葉。必以彼三逆，方茲二弒，躬爲梟獍，則漏網遺名，跡涉瓜李，乃凝脂顯錄，嫉惡之情，豈其若是，其所未諭一也；蓋明鏡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嬙之面，或有疵瑕，而寢其鑒也。虛空之傳響也，清濁必聞，不以綿駒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執簡，宜類於斯，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爲實錄。觀夫子修春秋也，多爲賢者諱，狄實滅衞，因桓恥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斯則情兼向背，志懷彼我，苟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爲人君者，靡憚憲章，雖玷白圭，無慙良史也乎？其所未諭三也；諸國臣子，非卿不書，必以地來奔，則雖賤亦志，斯豈非國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耶？如陽虎盜入於讙，擁陽關而外叛，傳具其事，經獨無聞，何哉？且弓玉中亡，猶獲顯記，城邑失守，反不沾書，略大存小，理乖懲勸，其所未

亦分明

爲人君者四字當以舊作賢人君子爲是本蓋此條論爲賢者諱也

諡五也。案諸侯世嫡，嗣業居喪，既未成君，不避其諱，此春秋之例也，何爲般野之殺，皆以名書，而惡視之殂，直云子卒，其所未諭六也；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魯之隱桓戕弑，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夭酷，斯則邦之孔醜，諱之可也。如公送晉葬，公與吳盟，爲齊所止，爲邾所敗，盟而不至，會而後期，並諱而不書，豈非煩碎之甚，且案汲冢竹書晉春秋及紀年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唯魯春秋之記其國也，則不然。何者？國家事無大小，苟涉嫌疑，動稱恥諱，厚誣來世，奚獨多乎？其所未諭八也；案昭十二年，齊納北燕伯于陽，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夫如是，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僻，習其訛謬，凡所編次，不加刊改者矣。何爲其間則一褒一貶，時有弛張，或沿或革，曾無定體，其所未諭九也；又書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讀者求一家之廢興，則前後相會，討一人之出入，則始末可尋，如定六年書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書許男與楚圍蔡。夫許既滅矣，君執家亡，能重列諸侯，舉兵圍國者，何哉？蓋其間行事，必當有說，經既不書，傳又闕載

，缺略如此，尋繹難知，其所未諭十也。案晉自魯閔公已前，未通於上國，至僖二年滅下陽已降，漸見於春秋，蓋始命行人自達於魯也。而瑣語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斯則聞事必書，無假相赴者也。蓋當時國史，宅皆倣此！至於夫子所修也則不然，凡書異國，皆取來告，苟有所告，雖小必書，如無其告，雖大必闕，故宋飛六鷁，小事也，以有告而書之。晉滅三邦，大事也，以無告而闕之。用使巨細不均，繁省失中，比夫諸國史記，奚事獨爲疎闊，尋茲例之作也。蓋因周禮舊法，魯策成文，夫子既撰不刊之書，爲後王之則，豈可仍其過失，而不中規矩者乎？其所未諭十一也；蓋君子以博文多識爲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爲貴，而春秋記它國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所言，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君弑而不以弑稱，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應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聞，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說而書，遂使眞僞莫分，是非相亂，其所未諭十二也；凡所未諭，其類尤多，靜言思之，莫究所以！豈天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者歟？將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者歟？如其與奪，請謝不敏。

【註】（杞伯降稱子）春秋僖公二十七年：杞子來朝。左傳：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稱子

•（虞班晉上）春秋僖公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左傳：先書虞，賄故也•注：虞非倡兵之首，而先書之，惡貪賄也•（楚長晉盟）春秋襄公二十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衞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於宋•左傳：將盟，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書，以爲不信，是棄所以合諸侯也•』子木曰：『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盟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注：蓋孔子追正之•（齊鄭楚弒以疾赴）春秋哀公十年：齊侯陽生卒•注：以疾赴，故不書弒•襄公七年：鄭伯髡頑卒於鄆•注：實爲子駟所弒，以瘧疾赴，故不書弒•昭公元年：楚子麇卒•注：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弒（反不討賊）春秋宣公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皐•左傳：晉侯飲趙盾酒，公嗾夫鼂焉•鼂且出，遂自亡也•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疆而復•太史書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藥不親嘗）春秋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左傳：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凝脂）舊唐書崔仁師傳：凝脂猶密秋茶尚煩•按：蓋謂刑峻•（齊乞楚比）春秋哀公六年：齊陽生入

於齊，齊陳乞殺其君荼。（左傳：陳乞興大夫以甲入於公宮，公戰於莊，敗。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立之，悼公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君不可以二。』僖子不對而泣。公使毛遷孺子於駘，殺諸野幕之下。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弒其君虔於乾谿。左傳：楚子次於乾谿，羣叛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盟於鄧，以入楚。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公子棄疾爲司馬，使觀從。從師於乾谿，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縊於芋尹申亥氏。注：楚比刼立，陳乞流涕，皆疑於免罪。）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弒主。按：悼公即陽生，安孺子即荼，比即子干，黑肱即子晳，棄疾即蔡公。（邯鄲圍池魚及）莊子胠篋：有魯酒句。郭注：楚宣王朝諸侯，魯後至，酒薄宣王欲辱之，不辭而行，王怒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畏楚救。楚以魯爲事梁得圍邯鄲。淸波雜志：張無盡一表，有魯酒城門二句。上句出莊子，下句不知所出。廣韻以池仲魚爲人姓名。白樂天詩：『火發城門魚水裏。救火竭池魚失水。』不主姓名說。（邾之閽者）春秋定公三年：邾子穿卒。左傳：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鉼水沃廷，

邾子怒闇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於牀，廢於鑪炭，爛遂卒，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注：旋，小便；廢，墮也。（滅衛不書）春秋閔公二年：狄入衛。穀梁范注：不言滅而言入者，春秋爲賢者諱。齊桓不能攘夷狄，故爲之諱。（召王稱狩）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於河陽。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云云。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注：隱其召君之闕，欲明晉之功德。（爲人君者）此四字或作賢人君子，或作夫君子皆誤。（以地來則志）春秋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公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左傳：貶而書名，重地故也。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入謹無聞弓玉獲記）春秋定公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左傳：陽虎欲去三桓，戒都車曰：『癸巳至。公斂處父與孟孫以壬辰爲期，與陽氏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於謹陽關以叛。注：叛不書，略家臣（般野以名書）春秋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左傳：孟任生子般焉。公薨於路寢，子般卽位，次於黨氏。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注：先君未葬

，不稱爵，不書殺，諱之也。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左傳：公薨於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癸巳卒，毀也。注：哀毀以致滅性。（惡視云子卒）春秋文公十八年：子卒。左傳：公薨，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詳編次篇。（隱桓戕弒）春秋隱公十一年：公薨。注：實弒書薨，又不地者，史策所諱也。桓公十八年：公會齊侯於樂，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薨於齊。左傳：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經注：不言戕，諱之也，戕例在宣公十八年，邾人戕鄫子於鄫。傳：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昭哀放逐）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伐季平子，季氏反兵，逐公徒，公出奔。經書公孫於齊，次於陽州。注：諱奔，故曰孫。若自遜讓而去位者。哀公二十七年附傳：公患三桓之侈也，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因孫於邾，乃遂如越。按：哀之出，非逐也，且在經後，惑經，不惑無經者，蓋牽紐屬對之病。（姜氏淫奔）春秋莊公元年：夫人孫於齊，注：內諱奔，謂之孫。（子般天酷）卽子般卒。（送晉葬）春秋成公十年：晉侯獳卒，公如晉。左傳：公如晉，晉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

不書，諱之也。注：諱不書晉葬也。（與吳盟）見前（爲齊止）春秋僖公十六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邾侯曹伯於淮。又十七年：公至自會。左傳：淮之會，齊人止公，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注：恥見執，故託會以告廟。（爲邾敗）春秋僖公二十二年：及邾人戰於升陘。左傳：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注：深恥之不言公，又不言師敗績。（盟不至）春秋文公十五年：諸侯盟於扈。左傳：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注：不書所會，謂不具列公侯，及諸大夫。（伯于陽公子陽生）春秋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又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公羊傳：伯于陽者何？云云。注：斷三字問之孔子。案史記知公誤爲伯，子誤爲于陽，在生刊滅闕。按：公羊自創爲例，謂犯父命，出者奪其國。如哀公二年，晉納衞世子蒯聵於戚，而不言衞，是也，款非犯父命，不當言于陽，又謂小國，出入不兩書。如僖公二十五年，楚納頓子於頓，其出奔

不書，是也。北燕小國，不當兩書，遂以伯于陽三字爲誤，而創爲說。曰史不可革，可謂臆說者矣。而託之孔子之語，夫豈其然？劉敞云，公羊謂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寶書，百二十國書悉如是殘缺乎？（其間行事不書）郭評：春秋二十國年表，定公六年，鄭滅許，以斯歸元公成立，是則斯雖執，許未亡也。哀公元年，圍蔡之許男卽元公成也。子元失考。按：春秋闕書，劉摘非過。年表之文，當取以補經傳，不必駁劉。（未通於上國）上當作宗（晉滅三邦）左傳閔公元年：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魏，滅霍。注：三國皆姬姓。（不以敗告）左傳隱公十一年：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不以弒告）卽篇首齊鄭楚弒君，而以疾赴之事也。（宜名不名）按：如隱公七年傳，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又莊公二十五年傳，陳女叔來聘，嘉之，故不名。又宣公十年經，齊崔氏出奔衛，傳言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之類，是也。（應氏不氏）按：如成公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注云，不書氏傳，言背其族之類。（春崩夏聞秋葬冬赴）按：此言赴聞踰期耳。春夏秋冬字不必泥。如僖公八年有十

二月丁未，天王崩。注云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是卽崩聞之不以時也。至諸侯書葬則但有往會，不書葬。緩葬速葬。闕月之文，而赴不以時，竟無的考。

申左

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於學。至成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譏兩傳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用朋黨，嘵聒紛競，是非莫分。夫解難者以理爲本，如理有所闕，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於後，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案春秋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於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又案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其時於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爲太史，博總羣書，至於檮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

才字未安　恥不是才　一邊事　產字舊作　史字亦通　二田以史　爲書之名　不以爲官　名故改之　爾浦氏本　頗周密惟　輕改是其　一病子曰　吾猶及史　之闕文　也

閔馬父嘉　其辨說嘉　其二字二　田疑是加　之之訛加　訛嘉近之　其字不誤

，莫不畢覩，其傳廣包它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論語，子曰：『左丘明恥之，某亦恥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託，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聞見，其長三也！如穀梁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產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與親見者爭先乎？其短一也！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於諸侯，閔馬父嘉其辨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言，形於翰墨，立名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錄晁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藁創，孟堅雌黃所構者哉？觀二傳所載，有異於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文皆瑣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官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說，故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其短二也！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徵近代，則循環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行也。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胸臆。夫自我作，故無所準繩，故理甚迂

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案二傳雖以釋經爲主，其缺漏不可殫論，如經云楚子麇卒，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及公穀作傳，重述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雋不疑曰：『昔衞蒯聵得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案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爲衞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爲也。』何則？父子爭國，梟獍爲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衞輒爲賢，是違夫子之教，失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儒者苟譏左氏作傳，多敍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三國之賊弒；隱桓昭哀，四君之篡逐；其外則承告如彼，其內則隱諱如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知，然設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兀成聾瞽者矣。且當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弱，而云屠岸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魯侯禦宋，得僊乘丘，而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楚晉相遇，唯在邲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於南棠。子罕相國，宋睦於晉，而

云晉將伐宋，覘哭於陽門。魯師滅項，晉止僖公，而云項實桓滅；春秋爲賢者諱，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諸侯失政，大夫旨執國權。其記時也，蓋秦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爲荊平夫人；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葬馬；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公之年；扁鵲醫療虢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樂書仕於周子，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顏直言，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觀管靈作臺；累碁申誡，或以先爲後，或以後爲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而其失自顯，語其宏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學者，猶未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然自丘明之後，迄於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寢廢。至晉太康年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故束晳云：『若使此書出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於是摯虞束晳，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顗，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釋，干寶藉爲師範，由是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於是授春秋於丘明，授孝經於曾子。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旨，有刺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眞意，故因孔氏史記，具論其

語，成左氏春秋。夫學者苟能徵此二說，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眞僞者矣，何必觀汲冢而後信者乎？從此而言，則三傳之優劣見矣。

【註】（唬聒）文選蜀都賦：諠譁鼎沸，則唬聒字宙。李善注：管子曰：『雜處則其言唬』。說文曰：『聒，讙言也。』（司鐸火）左傳哀公三年：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按：御書下宜併收子服景伯命宰人出禮書十字，文義方足，今脫。（授經之託）後漢書陳元傳：議立左氏疏曰：『丘明至賢，親受孔子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周內史）左傳桓公二年：取鄧大鼎於宋，納於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云云。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閔馬父）左傳昭公二十二年：王子朝作亂。又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使告於諸侯云云。閔馬父聞子朝之文辭曰：『文辭以行，禮也。無禮，文辭何爲？』按：閔馬父嘉其辨說，嘉其疑是加之二字之訛。（文典而美語博而奧）原注：如僖伯諫君觀魚，富辰諫王納狄。王孫勞楚而論九鼎，季札觀樂而談國風，其所援引，皆據禮經之類，是也。（述遠古則委

曲如存）原注：如郯子聘魯，言少昊以鳥名官；季孫行父，稱舜舉八元八凱；魏絳答誦祈招之詩；其事明白非是厚誣之類，是也。

（徵近代則循環可覆）原注：如呂相絕秦，述兩國世隙；聲子班荊，稱楚材晉用；晉士渥濁諫殺，荀林父說文公敗楚於城濮；有憂色；子服景伯諫吳云，楚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祝佗稱踐土盟，晉重耳魯申蔡甲午之類是也。（自我作故）外傳魯語：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韋注：言君所作，則爲故事。按：此故字所本，集中此語屢見，有作古者，傳譌也。（公羊依違）左傳昭公元年經：楚子麇卒。傳：楚公子圍聞王有疾，入問疾，縊而弒之。公穀經：楚子卷卒，俱無傳，不見弒殺之文，故曰依違也。二傳注：卷，音權，建黃旐，衣黃襜襦，著黃冒，詣北闕，自謂曼倩，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衛太子，詔雜識視京兆尹，不疑叱收縛之。曰：昔荊瞶云云。廷尉驗治，竟得姦詐。本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卜，謂曰：『子狀似衛太子。』方遂

心利其言，卽詐自稱，坐要斬。（雋引公羊）公羊傳哀公二年：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按：其義與夫子不爲必也正名相違反。（其言河漢）莊子逍遙遊：吾聞言於接輿，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晉霸屠岸）此言國未失霸，不應有權臣擅政事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戰於邲，敗績，歸請死。士貞子曰：『林父社稷之衞也，其敗何損？』晉侯使復其位。杜注：言晉景所以不失霸。按：是歲晉景公三年也。史記趙世家：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不請而擅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滅其族。朔妻成公姊走公宮，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不得。程嬰公孫杵臼，謀匿趙孤。（魯僖馬驚）此言戰方獲儁，不應有馬驚敗績事也。左傳莊公十年：齊師宋師次於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蒙皋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又十二年：凡師得儁曰克。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貢父御，馬驚敗績，遂死之，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遇邲兩棠）此就邲戰一事而言，見書地多訛也。遇邲，卽前宣

公十二年，晉楚戰事。杜注：邲，鄭地。按：今開封府鄭州東有地名邲城是。賈誼新書先醒篇：昔楚莊王卽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宋鄭無道，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簠而獻國，莊王曰：『非利之也。』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按：地或有兩名者，但晉鄭在北，乃反云南，失之遠矣。（瞎晉覘哭）此據弭兵修睦之文。見覘伐非情也。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文，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將或弭之，必許之。』按：是時宋子罕方爲司城。禮檀弓：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平侯曰：『民悅殆不可伐也。』（滅項爲諱）此則魯滅齊滅之異其文。左傳僖公十六年：會於淮。又十七年：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公羊傳：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再盟失政）此則繼霸失政之岐其說。左傳襄公三年：夏，盟於長樗。又：單項公及諸侯盟於雞澤，陳成公使袁僑如會，諸侯之大夫，及

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按：時晉悼方繼霸爲盟主。穀梁傳：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秦穆荊平）此言一前一後，年不相及。左傳僖公十三年：晉乞糴於秦。又：十五年，晉侯與秦伯戰於韓原。文公三年：秦伯伐晉，遂霸西戎，用孟明也。按：秦穆見春秋魯僖文之交。列女傳：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昭王時，吳入郢，王亡，吳盡妻其后宮，伯嬴持刀曰：『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放，士庶人宮割。妾以死守，欲爲樂而妾死何益？』吳王慙，遂退舍。按：秦女卽楚平爲太子建取而自取者，事去秦穆時逾百年矣。（韓魏楚莊）此言一前一後，事不相及，按：左傳盡魯悼之四年，其文云：知伯貪而愎，韓魏反而喪之，是先事究言之文。史記骨稽傳：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楚莊王有所愛馬死，欲以大夫禮葬之。優孟曰：『薄請以人君禮葬之。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裴駰注：楚莊時，未有韓魏趙三國。（列子鄭穆）此言列生於尼父後，稱鄭穆年，非也。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某卒。注：魯襄公二十二年至今七十三年也。列子天瑞篇：孔子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

裘帶索，鼓琴而歌。又有仲尼名篇，蓋其書舉孔子者非一。劉向諸子略：所校列子定著八篇，皆殺青書。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按：左傳穆公有疾，刈蘭而卒，在宣公三年。又五十五年，始有孔子，豈書稱孔子者反在前乎？（虢公簡子）此言虢亡於趙簡前，活太子事妄也。左傳僖公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春秋諸國興廢說：虞虢紀不錄，俱早亡，史記扁鵲傳：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曰：『血脈治也，』居二日半，簡子寤，其後過虢，虢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虢君聞之，出曰：『幸而舉之，』扁鵲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太子蘇。按：趙簡子趙鞅也。春秋定哀間人，於時虢亡久矣。（欒書晉文）此言本國後世之臣，誤移前世也。左傳成公四年：晉欒書將中軍又六年：欒書救鄭侵蔡，楚救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注：武子欒書。按：在晉景年。劉向新序雜事：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於農夫老古。老古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君放不歸，人將君之？』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武子曰：『獵得獸乎？』曰：『得善言。』曰：『取人之善，而棄其身，盜也。』文公還，載老古與俱歸。

按：文公，景公之相。（荀息晉靈）此言本國前代之臣，誤移後代也。左傳僖公九年：晉獻公使荀息傳奚齊。及公卒，里克殺奚齊於次，又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文選西征賦注：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孫息上書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於其上。』公曰：『危哉！』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卽壞九層之臺。按：孫息卽荀息，避宣帝諱改孫也。又按：今本說苑無此條，史云知幾子貶著續說苑，廣向所遺而刊落怪妄，今豈其刊本邪？又曾鞏序，更有不全之說，見雜說。注：史記晉世家靈公獻公曾孫。（汲冢書）見六家。晉書束晳傳：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按之，三家分目，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年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鄧涉論易國語三篇，

言楚晉事，因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敍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厩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家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取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晳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劉歆作五原守）漢書楚元王傳：歆以爲左丘明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詳略不同，欲建立左氏春秋，哀帝令與五經博士講論，博士不肯置對。歆移書讓之，諸儒皆怨訕。歆懼誅，求出補吏，乃守五原。（王接）晉書王接傳：接字祖游，時祕書丞。衞恆考正汲冢書，未訖，束晳述而成之。陳留王堅庭難之，散騎潘滔謂接曰：「卿足解二子之紛。」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爲允當（荀顗）晉書

荀勗傳：勗字公曾，漢司空爽孫也。時得汲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爲中經。按：荀顗傳中，無汲冢書語。顗疑當作勗。（志在春秋四句）何休公羊傳序：昔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疏：案孝經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云云。又疏：孝經說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困學紀聞：中庸鄭注云，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泥於緯書，其說疏矣。

雜說上

春秋

按春秋之書弒也，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如齊之簡公，未聞失德，陳恆搆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書齊人殺其君壬於舒州，斯則賢君見抑，而賊臣是黨，求諸舊例，理獨有違。但此是絕筆獲麟之後，弟子追書其事，豈由以索續組，不類將聖之能者乎？何其乖刺之甚也？案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衞，入鄭，入許，卽其義也。至柏舉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獨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惟取國名，不稱都號，何爲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於他例，一何乖踳，尋二

傳所載，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獨爲謬歟？

【註】（稱若稱臣）春秋宣公四年：左傳：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注：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弒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爲不義。改殺稱弒，辟其惡名，取有漸也。（齊人弒）春秋哀公十四年續經：六月齊人弒其君壬於舒州。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卽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子我欲盡逐陳氏。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遂入，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子我歸，陳氏追之，殺諸郭關。庚辰，陳恆執公於舒州。甲午陳恆弒其君壬於舒州。孔某三日齋，而請伐齊三。按：子我卽闞子。（釋經曰入）左傳襄公十三年經：夏取邿。傳：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注：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入陳衞鄭許）左傳宣公十一年：楚子入陳。閔公二年：狄入衞。隱公十年：宋人衞人入鄭。隱公十一年：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吳入書郢）定公四年左氏經：庚辰吳入郢。傳：吳從楚師及淸發，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並見國都）國謂楚，都謂郢。（二傳云入楚）定公四年公羊經

：庚辰吳入楚•傳：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捷平王之墓•穀梁經：庚辰，吳入楚•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

史記

史記鄧通傳云：『文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詔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以下他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其本書，以爲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案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重加編勒，祇覺煩費•如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錄，實杜異聞•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斯著述，未覩厥義•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衆，不可以一介標末，持爲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貢

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闕如。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案呂氏之修撰也，廣招俊客，比跡春陵；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爲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多舉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徒，曷益乎？』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爲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蓋晉之獲也，由夷吾之愎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魯之逐也，由稠父之違子家；然則敗晉於韓，孤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銘其說；褒弧箕服，彰於宣厲之年；徵褒與襦，顯自文武之世；惡名早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湯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則亡國之君，他皆倣此，安得於魏無譏者哉？夫國之將亡也若斯，則其將興也亦然。蓋嫣後之爲公子也，其簽曰：『八世莫之與京。』畢氏之爲大夫也

正論不刊

，其占曰：『萬名其後必大，』姬宗之在水湄也，鶯鶯鳴於岐山；劉姓之在中陽也，蛟龍降於豐澤；斯皆瑞表於先，而福居其後。向若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終能坐登大寶，自致宸極矣乎？必如史公之議也，則亦當以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辭，不復嗟其智能，頌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誡，不其惑乎？自茲以後，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魚豢魏略議，虞世南帝王論，或敍遼東公孫之敗，或述江左陳氏之亡，其理並以命而言，可謂與子長同病者也。

【註】（文帝崩景帝立）史記佞幸鄧通傳：文帝嘗病癰，鄧通嘗爲帝嗍吮之，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嗍癰，嗍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嘗爲帝嗍吮之，心慙，由是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按：此事連觀太子已心怨之文，則知文帝崩三字可省。

（不取本書）原注：謂管子晏子也。（列於學官）北平評：作史記時，論語未嘗行於講肆，列於學官。按：漢書藝文志，古論語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其總論云：漢興，有齊魯之學，是則漢初師承講授，固在壞宅發壁之前矣。卽以孔子世家驗之，所採略具。而如傳首伯夷篇，亦屢述之，可見其不絕於時也。再按：唐書薛放

云：漢時論語，首列學官，更當有据也。（孔子翹關）列子說符：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集韻：招，祁堯切，音翹，舉也。（貨殖）按：史記貨殖列傳，卷在六十九，次當末篇，亦意所差稱也，傳本范蠡居首，子贛第二，漢書因之。（不韋）見六家篇。（春陵）謂春申信陵也。班固西都賦：節慕原嘗，名亞春陵。（虞卿）見六家篇。（敗晉於韓）左傳僖公八年：晉侯改葬共太子，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也，將以晉畀秦。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焉，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伐有罪矣，敝於韓。』又十三年：晉薦饑，秦輸粟於晉。十四年秦饑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弗聽。十五年：秦伯伐晉，晉侯卜。右慶鄭吉，弗使。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亡秦者胡）史記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裴注：鄭康成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爲人名，反備北胡（槀弧箕服）周宣王時童謠國語文也。見書事篇。蓋述褒姒禍周事。史記本紀亦載之，其文略同。（徵褒與

儒）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書所見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謠見言語篇。九月公伐季氏，平子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之自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君必悔之！』弗聽。孟氏遂伐公徒公孫於齊，次於陽州。按：文武之世，史記作文成之世，賈逵注：魯文公成公也。但二公非接世者，宜以左傳爲正。（嬀後莫京）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爲卿。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八世之後，莫之與京。（畢萬必大）左傳閔公元年：晉侯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水澄鸞鸞）詩大雅：率西水澄，至於岐下。外傳周語：周之興也，鸞鸞鳴於岐山。（中陽蛟龍）漢書高帝紀：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父太公母劉媼，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魏略議）原注：魚豢魏略議曰，當青龍景初之際，

有彗星出於箕而上徹，是爲掃除遼東而更置也。苟其如此，人不能違，則德教不設，而淫濫首施，以取族滅，殆天意也。按：魏略見題目篇，其曰魏略議者，猶史漢之論贊體，舊本無議字，蓋脫文也。三國裴注：亦有引魏略議之文。（帝王論）原注：虞世南帝王論略曰，永定元年，有會稽人史溥，爲揚州從事，夢人著朱衣武冠，自天而下，手執金版，有文字，溥看之，其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諒知冥數不獨人事。按：唐書藝文志，虞世南帝王略論五卷，宋中興書目，唐貞觀間，太子中書舍人虞世南承詔撰，起太昊訖隋，凡帝王事迹，皆略紀載，假公子答問，以攷訂云。

諸漢史

自漢已降，作者名門，雖新書已行，而舊錄仍在，必校其事，可得而言。案劉氏初興，書唯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專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出不由戶，未之聞也。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唯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班氏一準太史，曾無弛張，靜言思之，深所未了。司馬遷之敍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歷，事無巨細，莫不備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忘

者乎？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守株之說也。如固之爲遷傳也，其初宜云遷字子長，馮翊夏陽人，其序曰云云。至於事終則言其自敍如此。著述之體，不當如是耶？馬卿爲自敍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卽爲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奪，尋固於馬揚傳末，皆云遷雄之自敍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盡一，其例不純。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韋元成父賢，德業稍多；漢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韋相之篇，則不以韋賢冠首；並其失也！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歿，時入中興，而輒引與前書共編者，蓋序傳之恆例者耳。荀悅既刪略班史，勒成漢紀，而彪論王命，列在末篇。夫以規諷隗囂，翼戴光武，忍以東都之事，擯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賓戲幽通，亦宜同載者矣。

【註】（由徑由戶）列子說符：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徑字作路字解。（酈生初謁）按：史記酈生傳，初敍沛公略地陳留郊，及酈生先屬沛公騎士語，次敍沛公召生入謁，踞牀洗足，生長揖激沛公語，次敍沛公罵生豎儒，生責沛公倨見長者語，次乃敍沛公輟洗攝衣延坐事，至卷末，朱建附傳之，後復取陸賈所敍

酈生入謁事并載之，與前文迴別，同事異詞，即於一卷中見之。（歌鴻鵠）史記留侯世家：上欲易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太子請以爲客，從入朝，上乃大驚。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繒繳，尙安所施。』容齋三筆：陸賈（墨生）前已有此語。（酈子：文王問於酈子，敢問人有大忘乎？（馬卿自敍）可取隋劉炫語參之，見序傳篇。（文園）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從上還，過宜春宮，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其辭云云。拜爲孝文園令。（蘇建）漢書蘇建傳：建杜陵人，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云云。傳止八十三字，故曰行事甚寡。（韋賢）按：韋賢舊誤作韋孟。漢書韋賢傳：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賢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尙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云云。宣帝卽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關內侯食邑云云。傳凡一百七十八字，故曰德業稍多，至其

述孟之文止是・傳前原世系之體，附見事行，不過二十字而已，安得云稍多乎？孟字之誤無疑矣・又按：唐本漢書，當是以元成名篇，故劉氏云，不以韋賢冠首也・（彪論列末篇）荀悅漢紀：第三十卷之末云，王莽既敗，天下雲擾，隗囂據隴擁衆，收集英雄，班彪在焉・彪卽成帝婕妤之弟之推子也・囂問彪曰：『往者周亡，天下分裂，縱橫之事，復起於今日乎？將乘運迭興，在一人也，願先生論之・』論曰云云・囂曰：『愚人習識劉氏，而謂漢家重興，疏矣！』彪惑其論，又閔禍患之不息，乃著王命論，以救時難・（賓戲幽通）按：漢書敍傳，敍父彪載王命論，固自敍載答賓戲幽通賦二篇・此二篇荀紀不收，故借詰之・

史通削繁卷三終

嘉廩應生陳士荃校

新式標點

史通削繁卷四

浦起龍注測

河間紀昀

永康陳益標點

雜說中

諸晉史

臧氏晉書，稱苻堅之竊號也，雖疆宇狹於石虎，至於人物則過之，案後石之時，張據瓜涼，李專巴蜀，自遼而左，人屬慕容；涉漢而南，地歸司馬；逮於苻氏，則兼而有之，禹貢九州，實得其八，而言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學未該博，鑒非詳正，凡所脩撰，多聚異聞，其爲踳駁，難以覺悟。案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卽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爲葉令，嘗飛鳧入廟。』及干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通，而收流俗怪說。又劉敬叔異苑，稱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致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子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爲正言。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介升之書；唐徵晉語，近憑方等之錄；編簡一定，膠漆不移，故令俗之學者，說鳧履登

致字原作故字不誤梁武方撰通史故其不經而

載之小說耳　遮字一作撫字是

朝，則云漢書舊記；談蛇劍穿屋，必曰晉典明文；遮彼虛詞，成茲實錄，語曰：『三人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乎？近者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敍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注釋，摘其瑕疵，僞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楊王孫布囊盛尸，裸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一起，未足爲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書蜀志，爲其立傳，前哲致譏，言之詳矣。然楊能反經合義，足矯奢葬之僭；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篇第，猶有可取。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敍事也，直載其嗜酒沈湎，悖體亂德，若斯而已，爲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

【註】（後石）原注：田融趙史謂勒爲前石，虎爲後石也。（涼蜀遼漢苻氏兼之）前涼錄：張天錫十三年，苻堅遣苟萇來伐。天錫拒戰赤岸，爲秦所敗，面縛降秦，涼亡。又前秦錄：甘露十二年，涼州平，以梁熙持節鎭姑臧。按：此苻氏之兼瓜涼也。而後石時，則張重華據之。蜀錄：李特起兵至，勢降晉。晉書載記：苻堅以王猛爲中書令，風化大行，仇池氐楊世以地降於堅。是歲有赤星見於西南，於占，明年當平蜀。堅命

秦梁密嚴兵備。晉梁州刺史楊亮，退守磐險。堅遣王統朱肜寇蜀，毛當徐成率步騎入自劍閣。楊安進據梓潼。當遂陷益州，於是卬茬夜郎等，皆歸之。堅以安爲益州牧，鎭成都。按：此苻氏之兼巴蜀也，而石氏則未能有蜀。前燕錄：慕容廆世居遼左，廆子皝遷都龍城，號新宮，曰和龍，皝子雋取鄴，自薊遷鄴。雋子暐，十一年，秦來伐，拔鄴城，徙暐幷諸鮮卑四萬戶於長安。前秦錄：堅入鄴宮，閱其圖籍，凡郡百五十七，縣千五百七十九，以王猛爲冀州牧鎭鄴。按：此苻氏之兼遼左也。而石虎時，慕容方與虎菅兵挫遼西，棄甲而遁。晉書載記：堅遣其尚書令丕率慕容暐等寇襄陽。楊安將樊鄧之衆爲前鋒，石越出魯陽關，慕容垂姚萇出南鄉荀池，王顯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師次沔北，遣池越當屯江陵。太元四年，苻不陷襄陽，堅以其中壘梁成都，督荊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鎭襄陽，按：此苻氏之兼漢南也。而石氏雖累寇襄陽，卒未得志。（殷芸小說）梁書殷芸傳：芸字灌蔬，不妄交遊，博洽羣書。隋書經籍志：小說十卷，梁武帝勅司徒左長史殷芸撰。直齋書錄解題：郡齋書目云，或題劉餗撰，非也。此書首題秦漢魏晉宋諸帝注，云殷芸撰，非劉餗明矣。故其敍

事止宋初・蓋於諸史傳記中抄集，或稱商芸者・宣帝廟未祧時，避諱也・按：劉餗即知幾子也・徵之此條，或題之非，更不待辯矣・（蕭方等）困學紀聞：蕭方等爲三十國春秋，以晉爲主，附列劉淵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按：梁書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貞惠世子方諸字智相，世祖第二子也・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世祖第四子也・方乃景弟二名之共字也・世祖謂元帝，唐書藝文志亦誤削等字・又按：隋書經籍志，作蕭萬等，則又譌方爲万，再誤万爲萬也・（宋求漢事）原注：謂范曄後漢書・（唐徵晉語）謂皇家撰晉書・（市虎）韓非內儲說：龐恭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不信；二人言，王不信；三人言，王信之・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三人言而成市虎，願王察之！』（楊王孫）見品藻篇・（伊籍）三國蜀志伊籍傳：籍字機伯，隨先主入益州，遣使於吳・孫權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卽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劉伶）晉書劉伶傳：伶字伯倫，放情肆志，與阮籍嵇康，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

『死便埋我。』嘗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泣諫，伶曰：『吾不能自禁，當祝鬼神自誓耳！可便具酒肉。』妻從之，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兒之言，切不可聽。』仍飲酒御肉，塊然復醉。（畢卓）晉書畢卓傳：卓字茂世，爲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都也，餘見書事篇。

宋略

裴幾原刪略宋史，定爲二十篇，芟煩撮要，實有其力！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如文帝除徐傅官詔，顏延年元后哀册文，顏峻討二凶檄，孝武擬李夫人賦，裴松之上注國志表，孔熙先罪許曜詞；凡此諸文，是尤不宜載者，何則？羨亮威權震主，負芒猜忌，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既而罪名具列，刑書是正，則先所降詔，本非實錄，而乃先後雙載，坐令矛盾兩傷。夫國之不造，史有哀册，自晉宋已還，多載於起居注。詞皆虛飾，義不足觀，必以略言之，故宜去也。昔漢王數項，袁公檄曹，若不具錄其文，難以曩揚其過，至於二凶爲惡，不言可知，無俟檄數，始明罪狀，必刊諸國史，豈益異同？孝武作賦悼

亡，鍾心內寵，情在兒女，語非軍國。松之所論者，其事甚末，兼復文理非工。熙先構逆懷奸，矯言欺衆，且所爲藁草，本未宣行，斯並同在編次，不加銓擇，豈非蕪濫者邪？近代國史，通多此累，有同自鄶，無足致譏。若裴氏者，衆作之中，所可與言史者，故偏舉其事，以申持撫云

【註】（除徐傳官詔）宋書徐羨之傳：字宗文。高祖踐阼，進號將軍，加散騎常侍，封南昌縣公。少帝失德，羨之等廢之，遷於吳郡，遂加害。太祖卽位，進司徒，改封南平郡公。又傅亮傳：字季友。宋國初建，從還壽陽。高祖有受禪意，亮悟旨曰：『臣暫宜還都。』至都，卽徵高祖入輔，至於受命，進尚書僕射中書令。少帝廢，亮至江陵，迎太祖。既至，太祖問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亮於是布腹心於到彥之等，深自結納，太祖登祚，加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進爵始興郡。按：太祖卽文帝也，其二人除官詔，沈書不載。元嘉三年，二人皆受誅。（元后哀冊）宋書后妃傳：文帝袁皇后，諱齊嫣，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生子劭。上待后恩禮甚篤，後潘淑妃愛傾，後宮因稱疾，不復見上。元嘉十七年，疾篤，上執手流涕，因引被覆面崩，上甚悼痛，詔

前永嘉太守顏延之爲哀策，文甚麗云云。按：延之字延年（討二凶檄）宋書二凶本傳：元凶劭，文帝長子也，有女巫嚴道育，自言通靈，劭姊東陽公主，白上託言善蠶，召入劭，與始興王濬敬事之，號曰天師，遂爲巫蠱，上知驚惋，須檢覈廢劭，賜濬死，以語濬母潘淑妃，妃以告濬，濬報劭，劭詐上詔入宮行弒世祖，及南譙王義宣，隨王誕舉義兵檄京邑云云。又顏峻傳：父光祿大夫延之。峻爲世祖撫軍主簿，世祖鎭潯陽，遷記室參軍。世祖入討，任總內外，幷造檄書。南史：延之爲劭光祿大夫，劭以檄文示延之曰：『此筆誰造？』延之曰：『峻之筆也。』劭曰：『何乃至爾？』曰：『峻尚不顧老臣，何能爲陛下？』（擬李夫人賦）宋書孝武十四王傳：始平王子鸞母殷淑儀，寵子鸞，愛冠諸子。淑儀薨，追進貴妃，謚曰宣。上痛愛不已，擬漢李夫人賦曰：朕以亡事棄日，閱覽前王詞苑，見李夫人賦，凄其右懷，亦以嗟咏久之，因感而會焉云云。（注國志表）見補注篇。（罪許曜詞）宋書范曄傳：孔熙先有縱橫才志。父默之下廷尉，彭城王義康保持之，得免。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効，數善天文云。太祖必以非道晏駕江州，應出天子，以爲義康當之。有法靜尼出入義康家，熙先善胎脈法，

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病，熙先爲合湯一劑，耀疾卽損，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因告逆謀。耀許爲內應，熙先使曄作義康書，與徐湛之宣示同黨，湛之封上，凡所連及並伏誅。按：罪許詞，沈書亦不載。又按：裴略不可得見，而以全史較之，所收浮文，反簡於裴，故史通云爾。

北齊諸史

或問曰：「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爲是乎？爲非乎？」對曰：「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自漢已降，風俗屢遷，求諸史籍，差覩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諸朋友；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敬，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僕夫舍長。亦有荊楚訓多爲夥，廬江目橋爲圮，南呼北人曰傖，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箇，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知甿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尤媸，而彥鸞伯起，務存隱諱；重規德棻，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蓋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

知古二句

出論衡謝短篇一物二句出陶宏景傳

•」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恥•」是則時無遠近，事無巨細，必籍多聞，以成博識•如今之所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則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錄，其爲宏益多矣，足以開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徵君懋，吾幾面牆於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譏誚者哉？皇家修五代史，館中墜藁仍存，皆因彼舊事，定爲新史•觀其朱墨所圖，鉛黃所拂，猶有可識者，或以實爲虛，以非爲是，其北齊國史，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故時日不接，而隔越相偶，使讀者瞀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嗟乎！因斯而言，則自古著書，未能精讜，書成絕筆，而遽捐舊章，遂令玉石同燼，眞僞難尋者，不其痛哉！」

【註】（處士王孫）後漢書禰衡傳：衡爲江夏太守，黃祖作書記，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正得祖意•」楚辭招隱士：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淒淒•漢書韓信傳：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注：蘇林曰：「王孫，如言公子也•」（僕夫舍長）按：僕夫，疑當作役夫•左傳文公元年：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楚太子商臣從之

，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史記扁鵲傳：扁鵲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注：守客館之司，故云舍長也。（多爲夥）史記陳涉世家：涉既王，故人入見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橋爲圮）史記留侯世家：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圮上。注：徐廣曰，圮，橋也，東楚謂之圮，音怡。（南呼北傖）晉書周玘傳：殺我者諸傖子。宋書索虜傳：傖人謂換易爲博。世說雅量：褚公乘估客船投錢唐亭住，時縣令當送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令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一傖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按：所指皆北人也。（西謂東虜）史記高祖紀：項羽伏弩，射中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又婁敬傳：敬諫伐匈奴，上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後漢書：光武擊尤來大槍，反爲所敗，笑曰：『幾爲虜嗤。』北史僭燕傳：關中謠曰：『太歲南行當復虜，』西人呼徒河爲白虜。按：所指，皆東人也。（渠們底箇）郭注：漢書云，渠有其人乎？集韻：們，莫奔切，今填詞家言俺們我們。郭注：隋唐嘉話，崔湜爲中書令，張嘉貞爲舍人，湜輕之，常呼爲張底。揚子法言：箇，枚也。儀禮三个注：今俗名枚曰個。左傳昭

公三年：二惠競爽，又弱一个焉。南史王鎮之傳：若遣一个，有以相存。按：渠們底箇，並可兩字連說，渠們，猶言他們，底箇猶言那箇。（乃若君卿）祭統：衞孔悝之鼎銘曰：『若纂乃考服。』鄭注：若乃，猶汝也。按：乃，亦作迺。漢書張良傳：豎儒幾敗乃公事。唐韻古音：古人讀若爲汝。史記云，吾翁卽若翁，漢書云吾翁卽汝翁，可據也。東坡墨君堂記：凡人相與稱謂，貴之則公，賢之則君。韻會：敵體相卿，隋唐以來，下已則稱卿。按：隋前已然，晉庾峻傳，峻子敱，王衍不與敱交，敱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爲爾。敱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必籍多聞）籍與藉通。（中州名漢）北齊書帝后傳，受漢老嫗斟酌。崔季舒傳：漢兒文官連名總署。按：古來威懾邊朔，惟漢最久，遂襲以爲華稱。（關右稱羌）師曠禽經：張華杜宇注曰，鼈靈鑿，巫山蜀人，住江南，羌住江北，號曰西州。北史儒林傳：李業興師事徐遵，明鮮子靈馥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又北史：周尉遲迥襲洛陽，齊將段韶曰：『西羌鬭逼，嘗肯之病。』按：二傳言羌，正指關右言。（臣奴）宋書魯爽傳：魏主燾南寇，爽與弟秀從渡河，謀歸南，請曰：『奴與南有讎』云云。下自釋云，

羣下於其主稱奴，猶稱臣也。（母姊）姊本作姉。北齊書：文宣皇后李氏，武成踐祚，逼淫有娠，太原王至閤不得見，慍曰：『兒豈不知耶？姊姊腹大，故不見。』（主上大家）蔡邕獨斷：天子親近侍從，稱爲大家。北齊書神武紀：何故觸大家。又恩倖傳：大家正作樂。（師人兒郎）爾雅釋言：師人也。郭注：謂人衆。左傳：師人多寒。舊唐書封常清傳：高仙芝呼謂所召募兵曰：『我於京中召兒郎輩，得少許物，裝束未能足。』（朱墨所圖）圖與塗通。（武定）魏書：孝武既入關，齊神武迎清河王亶世子立之，是爲東魏。孝靖帝，天平四年，改元武定。（河清）北齊書：武成帝湛改元河清。

周書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準尚書。太祖勅朝廷他文，悉準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虬之徒，從風而靡。案綽文雖去彼淫麗，存茲典實，而陷於矯枉過正之失，乖夫適俗隨時之義，苟記言若是，則其謬遙多，爰及牛宏，彌尚儒雅，卽

其舊事，因而勒成，務累清言，罕逢佳句；而令狐不能別求他述，用廣異聞，唯憑本書，重加潤色，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者焉。

【註】（客氣）左傳定公八年：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冉猛僞傷足，而先又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出師奔，冉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陽虎曰：『盡客氣也。』（蘇綽詞令）周書蘇綽傳：綽字令綽，歷官大行臺左丞，自有晉之季，文體浮華。周文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依尚書體爲大誥。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按：今取其書覆之，頗有類王莽傳者。後閱王應麟語亦云蘇綽大誥近於莽矣。（柳虬）見史官篇。（牛宏）見世家篇。（唯憑本書重加潤色）原注：按宇文氏事多見於王劭齊志隋書及蔡允恭後梁春秋。其王褒庾信等事，又多見於蕭韶太清記，蕭大圜淮海亂離志，裴政太清實錄，杜臺卿齊記。而令狐德棻了不兼採，以廣其書，蓋以其中有鄙言，故致遺略。

隋書

案隋史譏王君懋撰齊隋二史，敍錄煩碎。至如劉臻還宅，訪子方知；王劭思書，爲奴所

侮，此而畢載，爲失更多，可謂尤而效之，罪又甚焉者矣！

【註】（劉臻還宅）隋書劉臻傳：臻字宣摯，位儀同三司，臻性多忘，有劉訥亦仕儀同，臻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謂臻還家，于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尙未悟，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曰：『此是大人家。』臻顧盼久之，方悟。（王劭思書）隋書王劭傳：劭篤好經史，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責廚人，廚人以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其專固如此。

雜說下

諸史

夫盛服飾者，以珠翠爲先；工繢事者，以丹青爲主；至若錯綜乖所，分布失宜，則綵絢雖多，巧妙不足者矣！觀班氏公孫宏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寂蔑無覩，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矜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徵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又沈侯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音律，此正

持論微有固意，緣子元但主褒貶，不論文章故也。論之其一家之

學則所論可存若論意旨於行墨之外則更有說焉黃氏浦氏之評皆持平之論也

可爲翰林之補亡，流別之總說耳！如次諸史傳，實爲乖越，陸士衡有云：『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信矣哉！昔劉勰有云：『自卿淵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向雄已後，頗引書以助文。』然近史所載，亦多如是，故雖有王平所識，僅通十字，霍光無學，不知一經；而述其言語，必稱典誥，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資虛飾者矣。案宋書稱武帝入關，以鎭惡不伐，遠方馮異，於渭濱遊覽，追思太公。夫以宋祖無學，愚智所委，安能援引古事，以酬答羣臣者乎？更有甚於此者，覩周齊二國，俱出陰山，而牛宏王劭，並掌策書，其載齊言也，則淺俗如彼；其載周言也，則文雅若此；夫如是何哉？非兩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異故也。世稱近史編語，唯周多美辭。夫以博採古文，而聚成今說，是則俗之所傳，有雞九錫，酒孝經，房中志，醉鄉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皆雅正，而事悉虛無，豈可便謂南董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自梁室云季，雕蟲道長，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語儷辭，盛行於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載言，亦同於此。假有辨如鄧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飾而言，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書，必求實錄，多見其妄矣。夫晉宋已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

其間牋疏款曲，詔策頻煩，雖事皆僞跡，言並飾讓，猶能備其威儀，陳其文物，俾禮容可識，朝野具瞻，逮於近古，我則不暇。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或文出荊州，假稱宣德之令；或書成幷部，虛云孝靖之勅；凡此文誥，本不施行，必也載之起居，編之國史，豈所謂撮其機要，翦截浮辭者哉？但二蕭陳隋諸史，通多此失，唯王劭所撰齊志，獨無是焉。

【註】（公孫宏傳贊）見編次篇。按：彼言宜居武宣紀末，此言宜列公卿表後，兩論皆通。（謝靈運傳論）其略曰，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屈宋導於前，賈馬振於後，王劉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建安曹氏，緯文被實。自漢至魏，文體三變，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降及元康，潘陸特秀，自建武暨於義熙，仲文革孫許之風，叔源變太原之氣，爰逮宋代，靈運與會標舉，延年體裁明密。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妙達此旨，始可言文。（翰林補亡二句）原注：李充撰翰林論，虞摯撰文章流別集。（卿淵二句）本文心雕龍才略篇。（僅通十字）蜀志王平傳：平字子均，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霍光無

學）漢書霍光傳贊：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鎮惡方馮異）南史王鎮惡傳：鎮惡猛之孫也。宋武帝北伐，以鎮惡領前鋒，及陷長安，於灞上迎武帝，帝勞之，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帝曰：『卿欲學馮異耶？』後漢書馮異傳：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渭濱思太公）南史宋武帝紀：帝至渭濱，嘆曰：『此地寧復有呂望耶？』鄭鮮之曰：『明公以旰日待士，豈患海內無人。』（宋祖無學）宋書鄭鮮之傳：帝少事軍旅，不涉經學，時或談論進難，帝時有慚忤。南史裴昭明傳：昭明罷郡無宅，帝曰：『我不讀書，不知古人誰可比之？』（雞九錫等）王訓故：袁淑俳諧記有雞九錫文，皇甫松著酒孝經房中志，王績著醉鄉記。困學紀聞：雞九錫，封浚稽山子。（平頭上尾對語儷辭）原注：何元之梁典稱議納侯景，高祖曰：『文叔得尹遵之降而隗囂滅，安世用羊祜之言而孫皓平。夫漢晉之君，事殊僭盜，梁主必不拾其謚號，呼以字名，此由須對語儷辭故也。』又按姚最梁後略稱高祖曰：『得既在我，失亦在予，不及子孫，知復何恨！夫變我稱予，互文成句，求諸人語，理必不然，此由避平頭上尾故也。』又蕭韶太清記曰：『

溫子昇永安故事言爾。」朱世隆之攻沒建業也，怨痛之響，上徹天闇，酸苦之極，下傷人理，此皆語非簡要，而徒積字成文，並由趨聲對之爲患也。或聲從流靡，或語須偶對，此之爲害，其流甚多。南史陸厥傳，厥好爲文章，沈約謝朓王融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制韻，有平頭上尾，鑣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世呼爲永明體詩苑類格。沈約云，詩病有八：平頭上尾，鑣腰鶴膝最忌。」（辨如酈叟）漢書酈食其傳贊：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並成大業。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吃若周昌）史記周昌傳：高帝欲廢太子，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即欲易太子，然臣期期不奉詔。」（文出荊州）南史梁武帝紀：齊南康王即帝位於江陵，遙廢東昏爲涪陵王，以帝加征東軍，鎮石頭。王珍國斬東昏，二年正月，進帝爲梁公，備九錫，二月進爵爲王。三月丙辰，齊帝下詔禪位。四月辛酉，宣德皇后令曰：「西詔至憲章前代，敬禪神器於梁明，可臨軒授璽紱。」（書成并部）通鑑。渤海高祚政善圖讖，勸高洋受禪。洋還晉陽，令左

右陳山提齋事條，幷密書與楊愔山提至鄴。愔卽召太常卿邢劭等，撰儀注。秘書監魏收草九錫禪讓勸進諸文。洋至鄴，孝靖禪位於齊。

別傳

劉向列女傳云：『夏姬再爲夫人，三爲王后。』夫爲夫人則難以驗也，爲王后則斷可知矣。案其時諸國稱王，唯楚而已！如巫臣誘莊，將納姬氏，不言曾入楚宮，則其爲后，當在周室。蓋周德雖衰，猶稱秉禮，豈可族稱姬氏，而妻厥同姓者乎？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嬪三代，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尋夫春秋之後，國稱王者有七，蓋由向誤以夏姬之生。當夫戰國之世，稱三爲王后者，謂歷嬪七國諸王，校以年代，殊爲乖刺。至於他篇，茲例甚衆，故論楚也，則昭王與秦穆同時；言齊也，則晏嬰居宋景之後；今粗舉一二，其流可知。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通，其言可謂明鑑者矣！及自造洪範五行，及新序，說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構僞辭。夫傳聞失眞，書事失實，蓋事有不獲已，人所不能免也。至於故爲異說，以惑後來，則過之尤甚者矣。案蘇秦答燕易王，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藥酒，妾佯僵而覆之。又甘茂

謂蘇代云：『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遊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興。及向之著書也，乃用蘇氏之說，爲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烏有，持爲指實，何其妄哉？至如伯奇化鳥，對吉甫以哀鳴；宿瘤隱形，干齊王而作后；此則不附於物理者矣。復有懷嬴失節，目爲貞女，劉安覆族，定以登仙，立言如是，豈顧丘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揚雄法言，不依仲尼之筆非書也。自序又云：『不讀非聖之書，』然其撰甘泉賦，則云鞭宓妃云云。劉勰文心已譏之矣，然則文章小道，無足致嗤。觀其蜀王本紀，稱杜魄化而爲鵑，荊屍變而爲鼈，其言如是，何其鄙哉？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僞立客主，假相酬答。至於屈原離騷辭，稱遇漁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於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敍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爲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耶？必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譖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覩於巖畔，撰漢魏史者，亦宜編爲實錄矣。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爲實錄，斯已謬矣！況此二

杜元凱撰列女記此條當連上浦氏未及改正

漁父者，較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併之爲一，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所言，雙擒蚌鷸；伍胥所遇，渡水蘆中；斯並漁父善事，亦可同歸一錄，何止掄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若斯而已也。莊周著書，以寓言爲主；嵇康述高士傳，多引其虛辭；至若神有混沌，編諸首錄，苟以此爲實，則其流甚多，至如鼈鼈競長，蚿蛇相憐，鷺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錄齊諧記，並可引爲眞事矣。夫識理如此，何爲而薄周孔哉？杜元凱撰列女記，博採經籍前史，顯錄古老明言，而事有可疑，猶闕而不載，斯豈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乎？君子哉！若人也。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驟，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衆所爲，假稱陵作也。遷史缺而不載，良有以焉！編於李集中，斯爲謬矣！

【註】（夏姬）左傳成公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君其圖之！』王乃止。（昭王秦穆同時）昭王當云平王，卽中左篇秦穆女爲荆平夫人事，兩引俱誤作昭王，彼篇已刊正。（晏嬰居宋景後）列女傳：齊傷槐衍之女名婧，景公有所愛，槐谷曰：『傷槐者刑。』於是

衍醉而傷槐，景公且加罪焉。婧懼，乃造晏嬰之門曰：『昔者宋景公時大旱，卜以人祀。』景公曰：『必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今殺婧之父，鄰國皆謂君愛樹而賊人，其可乎？』郭評：宋景公頭曼，在齊晉公杵臼後三十餘年。（世傳失實）風俗通正失：成帝問文帝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劉向曰：『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世間言文帝祭代東門，期日再中集，上書囊爲帷粟一升一錢。凡此皆俗人妄傳，言過其實。』（進藥酒）戰國燕策：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私者憂之。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奉巵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列女傳：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仕於周，其妻淫於鄰人，其下文略與策同。（分餘光）史記甘茂傳：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子可分我餘光』云云。列女傳：齊女徐吾者，東海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會燭夜織，徐吾燭數不屬，李吾曰：『請無與夜也。』徐吾曰云云。（伯奇化鳥）陳思王令禽惡鳥論：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見鳥鳴聲嗷然，吉甫動心曰：『伯勞乎！』乃其音尤切，

吉甫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於蓋。按：史通所糾乃謂劉向書也，而今本說苑新序，皆不見斯事。曾鞏二書序云，新序三十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存者五篇，又間得者十有三篇，然則所糾皆在亡篇歟？（宿瘤隱形）郭注：宿瘤無隱形事。列女傳：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也。項有大瘤，故號宿瘤。閔王出遊，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曰：『奇女也。』遂以爲后。黃本補注：新序云，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自詣宣王曰：『願備後宮，以供掃除，願一謁王，以自陳。』王曰：『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是隱形乃無鹽事，非宿瘤也。按：事亦見列女傳，又謂女號鍾離春，無鹽乃其邑名。（懷嬴）郭注：懷嬴，秦穆公女也。初事晉懷公圉，後事晉文公重耳。故曰失節。按：列女傳不及妻晉文事。（劉安）按：漢書淮南王安謀反，被誅，而以爲仙去者。葛洪神仙傳有之，亦不見劉向書。（鞭宓妃）王訓故：揚雄羽獵賦云，鞭洛水之宓妃兮，餉屈原與彭胥。劉勰文心雕龍夸飾篇：云子雲校獵鞭宓妃，以餉屈原，變彼洛神，既非罔兩，而虛濫刑，不其疏乎？（杜魄荊屍）王訓故：揚雄蜀王本紀云，

荊人鼈令死屍化，隨江水，上至成都，見蜀王杜宇，杜宇立以爲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鼈，令以其國禪之。又說文成都記：云望帝死，其魄化爲鳥，名曰杜鵑。路史餘論，鼈，水名也。亦作鱉縣，在胙泂。故知幾以子雲之說爲妄。（漁父）王逸注序：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漁父避俗，時遇屈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神女）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一婦人，去而辭曰：『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楚襄王使玉賦高唐之事，又作神女賦。（馬卿好色）相如美人賦：相如遊梁，梁王悅之，鄒陽譖之曰：『相如服色妖麗，遊王後宮，王察之乎？』王問相如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臣氣服於內，心正於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按：枚鄒互異有誤。（曹植至洛）曹植洛神賦：余從京城，言歸東藩，容與乎陽林，流盼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覩一麗人於巖之畔。（宓妃）黃補注：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宓羲氏之女也，死洛水爲洛神。（二漁父）莊子漁父：孔子遊於緇帷之林，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楚辭漁父篇：漁父莞爾而

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擒蚌）戰國燕策：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趙王曰：『臣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有死蚌。』蚌亦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卽有死鷸。』不肯相捨，漁者幷擒之。天啟識餘：兩謂鬬口，或改兩作雨，非愚謂作雨者，不惟失義，且失韻。（渡蘆中）吳越春秋：伍員奔吳至江，漁父渡之，有饑色，曰：『爲子取餉。』子胥乃潛身深葦之中。有頃，父來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子胥出應，食畢，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何用姓字爲？』（混沌）莊子應帝王：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混沌。儵與忽時相遇於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按：與言語篇各意。（其流甚多）莊子秋水：陷井之黿，謂東海之鱉曰：『吾跳梁乎井幹之水，入休乎缺甃之崖，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右膝已繫。於是黿聞之，規規然自失也。又：

蚿憐蛇，蛇憐風，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又：鸛鳩見逍遙遊。（薄周孔）嵇康絕交書：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列女記）晉書杜預傳：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文義質直，在雜傳類。

子雲參聖　語見論衡超奇篇

雜識

此論最允

夫書名竹帛，物情所競，雖聖人無私，而君子亦黨，蓋易之作也，本非紀事之流，而孔子繫辭，輒盛述顏子，稱其殆庶，雖言則無媿，事非虛美，亦由視予猶父，門人日親，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編錄者矣。既而揚雄寂寞，師心典誥，至於童烏稚子，蜀漢諸賢，太玄法言，恣加褒賞，雖內舉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夫以宣尼叙哲，子雲參聖，在於著作，不能忘私，則自中庸以降，抑可知矣！如謝承漢書，偏黨吳越；魏收代史，盛誇胡塞；復焉足怪哉！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勸誡，但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已。非謂絲毫必錄，瑣細無遺者也。如宋孝王王劭之徒，

其所記也，喜論人帷薄不修，言貌鄙事，訐以爲直，吾無取焉！夫載筆立言，名流今古，如馬遷史記，能成一家；揚雄太玄，可傳千載；此則其事尤大記之於傳可也。至于近代則不然，其有雕蟲末伎，短才小說，或爲集不過數卷，或著書纔至一篇，莫不一一列名，編諸傳末，事同七略，巨細必書，斯亦煩之甚者。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若漢代青翟劉舍，位登丞相，而班史無錄；姜詩趙壹，身止計吏；而謝書有傳，卽其例也。今之修史者則不然，其有才德闕如，而位宦通顯，史臣載筆，必爲立傳。其所記也，止具其生前歷官，歿後贈謚，若斯而已矣。雖其間伸以狀跡，粗陳一二，么麼恆事，曾何足觀？始自伯起魏書，迄乎皇家五史，通多此體，流蕩忘歸，史漢之風，忽焉不祀者矣。

【註】（童烏）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元文。注：童烏，子雲之子也。（蜀漢諸賢）原注：謂嚴李鄭司馬之徒。法言問明篇：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且，不治苟得，吾珍莊也，居難爲也。按：莊卽注之所謂嚴，卽嚴君平也。淵騫篇：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季仲元者，人也，不夷不惠，可否

祀字一作嗣字是

之間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問神篇：谷口鄭子眞，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按：谷口漢中地，與所云蜀漢恰合，舊作柳不知何人，雄書亦無定誤。君子篇：必也儒乎，文麗用寡長卿也。（子雲參聖）本陸續述元，見自敍篇。（或爲集不過數卷）原注：如陳書陰鏗傳云，有集五卷，其類是也。（著書纔至一篇）原注：如梁書孝元紀云，撰同姓名人錄一卷，其類是也。（列名傳末）原注：如梁書孝元紀云，撰研神記，陳書姚察傳云，撰西征記，辨茗酪記，後魏書劉芳傳云，撰周官音禮記音。齊書祖鴻勛傳云，撰晉祠記，凡此書或一卷兩卷而已。自餘人有文集，或四卷，或五卷者，不可勝記，故不具列之。（青翟劉舍）漢書申屠嘉傳：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強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皆踦踦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姜詩）按：後漢廣漢人姜詩，事母至孝，永平三年，舉孝廉，拜中郎，除江陽令，其事范書具，詩妻龐氏傳中。史通不徵范而徵謝，蓋謝書則詩自有傳也。（趙壹）范書亦有傳，見載文篇。

漢書五行志錯誤

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於五行，蕪累尤甚！今輒條其錯繆，定爲四科：一曰引書失宜，二曰敍事乖理，三曰釋災多濫，四曰古學不精；又於四科之中，疏爲雜目，類聚區分，編之如后。

第一科

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二曰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體；四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其志敍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鄭公孫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案宣公六年，自左傳所載也。夫上論單襄，則持史記以標首；下列曼滿，則遺左氏而無言；遂令讀者疑此宣公，亦出史記，而不云魯后，莫定何邦，是非難悟，進退無準，此所謂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也。志云：『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於周。』案成公者，卽魯侯也。班氏凡說魯之某公，皆以春秋爲冠。何則？春秋者，魯史之號，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君。今引史記居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捨魯名，膠柱不移，守株何甚？此

所謂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也。案班書爲志，本以漢爲主，在於漢時，直記其帝號謚耳。至於它代，則云某書某國君，此其大例也。至如敍火不炎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敍稼穡不成，直云嚴公二十八年而已。夫以火稼之間，別書漢莽之事，年代已隔，去魯尤疎，洎乎改說異端，仍取春秋爲始，而於嚴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使漢帝魯公，同歸一揆，必爲永例，理亦可容，在諸異科，事又不爾，求之書一，其例無恆，此所謂屢舉春秋，言無定體也。案本志敍漢已前事，多略其書名，至於服妖章，初云晉獻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玦；續云鄭子臧好爲聚鵀之冠，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爲首。夫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省則都捐，繁則太甚，此所謂書名去取，所記不同也。

【註】（單襄告魯）史記魯世家：周單襄公與晉郤錡郤犨郤至齊國佐語。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三郤其當之歟。』（曼滿語）左傳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會於周）本志：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於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告公曰：『晉將有亂。』魯侯問天道人故，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

君之容，殆必禍者也。』按：此會史記周簡王紀及晉魯二世家，皆不載。左氏成公十六年經傳，亦不書。其文乃在外傳周語下卷。然亦不言成公十六年，但曰柯陵之會云云。是則史記成公以下十三字，乃班志自撰之文，本當云國語，而誤書史記。又按：柯陵之盟，在成公十七年。杜注：柯陵鄭西地，亦非會於周也。（火稼之間）本志：前言火失其性，首舉其文曰：『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已下歷述火事。至漢平帝末，高祖原廟災。明年莽居攝而止，其下更端言稼穡不成，乃舉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之文，中間隔越甚多，其前春秋二字，管不及此也。（嚴公）原注：嚴公卽莊公也。漢避明帝諱改曰嚴。（珮金玦）左傳閔公二年：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四年申生縊。（聚鵸冠）左傳僖公二十四年：鄭子臧好聚鵸冠，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

第二科

敍事理理者，其流有五：一曰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二曰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它述；四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號，詳略無準；志曰：左氏

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而燕，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終焉，今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與賓燕，樂憂甚矣。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將安用之？』案其後七年，王室終如羊舌所說，此卽其效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也。志曰：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女齊語智伯曰：『齊高子容，宋司徒，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則將以力斃。』九月，高子出奔北燕，所載至此，更無他說。案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陳，而班氏採諸本傳，直寫片言，閱彼全書唯徵半事，遂令學者疑丘明之說，有是有非。女齊之言，或得或失，此所謂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也。志云：成帝於鴻嘉永始之載，好爲微行，置私田於民間，谷永諫曰：『諸侯夢得田，占爲失國，而況王者蓄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已下弗云成帝悛與不悛，谷永言效與不效，諫詞雖具，諸事闕如，此所謂直引時談，竟無它述者也。其述庶徵之恆寒也，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隨載劉向之占。次云，公羊經曰，大雨雹。續書董生之解，案公羊所說，與上奚殊，而再列其辭，俱云大雨雹而已，又此科始言大雪與雹，繼言殞霜殺草，起自春秋，訖乎

漢代，其事既盡，仍重敍雹災，分散相雜，斷絕無趣。夫同是一類，而限成二條，首尾紛拏，而章句錯糅，此所謂科條不整，尋繹難知者也。夫人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錄，須存凡例；案斯志之記異也。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次言地節河平，具述宣成二帝，武稱元鼎，每歲皆書；哀曰建平，同年必錄；此所謂標舉年號，詳略無準者也。

【註】（三年之喪二）左傳昭公十五年：六月王太子壽卒。秋八月，王穆后崩。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注：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顧炎武日知錄：禮爲長子三年，妻喪雖期年，而傳曰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之志也，是亦有三年之義。（鴻嘉永始）荀悅漢紀：成帝鴻嘉二年，行幸雲陽。大司馬音上言陛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而日夜出遊，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是時谷永亦上疏諫。按：成帝十三年，改元鴻嘉，十七年改元永始。（釐公）原注即僖公。（大雨雹）今志作雪，疑唐初本作雹。（劉占董解）志：釐公十年大雨雪，劉向以爲陰氣盛也。公羊經大雨雹，董仲舒以爲有所漸脅。注，陰氣脅也。按：劉向所舉，蓋左經

也，左無傳。（始言繼言）志：劉歆以爲大雨雪，及未當雪而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草，皆常寒之罰。桓公八年十月雪，劉董皆有占。按：此一段在釐公十年，左雪公羊雹，仲舒占之前。又昭公四年，及文帝四，景帝中六，武帝元狩元，元鼎二三，元帝建昭二四，陽朔四等年。夾志霜。又定公元釐公三，及武帝元光四，元帝永光元等年，夾志霜。又釐公二十九，昭公三，及武帝元封三，宣帝地節四等年，復志雹。按：此三段並在釐十年志文之後。（具述宣成）原注：宣帝地節四年，成帝河平二年，其紀年號如此（每歲皆年）原注：始云元鼎二年，續云元鼎三年。按：三年宜除元鼎之號也。（同年必錄）原注：始云哀帝建平三年，復云哀帝建平三年。案同是一年，宜云是歲而已，不當重言其年也。

第三科

釋災多濫者，其流有八：一曰商摧前世，全違故實；二曰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三曰敷演多端，準的無主；四曰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五曰但伸解釋，不顯符應；六曰考覈雖讜，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寢嘿無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胸懷；志云：史記周威烈王

此亦一說也溫公論理子元論

勢論理者爲萬世之大防論勢者諒一時之情事或嚴或恕義可兩存

二十三年，九鼎震，是歲韓魏趙簒晉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爲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案周當戰國之世，微弱尤甚，故君疑窮斧，臺名逃債，正比夫油上諸侯，附庸小國者耳。至如三晉跋扈，欲爲諸侯，雖假王命，實由已出。譬夫近代，莽稱安漢，匡平帝之至誠；卓號太師，豈獻皇之本願；而作者苟責威烈以妄施爵賞，坐貽妖孽，豈得謂人之情僞，盡知之者乎？此所謂商推前世，全違故實也。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戚而大蒐於比蒲。又曰：定公十二年九月，大雩。先是公自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鄆。案大蒐於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鄆，定之六年也；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載。夫以國家恆事，而坐延災眚，歲月既遙，而方聞響應，斯豈非烏有成說，扣寂爲辭者哉？此所謂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也。志云：嚴公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嚴母姜與兄齊侯淫，共殺桓公。嚴釋父讎，復娶齊女，未入而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也。又云：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爲時魯宋比年有乘丘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案此說有三失焉。何者？嚴公十年十一年，公敗宋師於乘丘及鄑。夫以制勝克敵，策勳命賞，而

反愁怨貽災邪？作失一也；且先是數年，嚴遭大水，校其時月，殊在戰前，而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也；況於七年之內，已釋水災，始以齊女爲辭，終以宋師爲應，前後靡定，向背何依，其失三也；夫以一災示眚，而三說競興，此所謂敷演多端，準的無主也。其釋厥咎舒，厥罰恆燠，以爲其政弛慢，失在舒緩，故罰之以燠。冬而亡冰，尋其解春秋之無冰也。皆主內失黎庶，外失諸侯，不事誅賞，不明善惡，蠻夷猾夏。天子不能討，大夫擅權，邦君不敢制，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元狩六年冬，亡冰，而云先是遣衞霍二將軍，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歸而大行慶賞，上又閔悔勤勞，遣使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與乏困，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爲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於是天下咸喜，案漢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後寬也如此！豈是有懦弱凌遲之失，而無刑罰戡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冰示災，便謂與昔人同罪？矛盾自己，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也。志云：孝昭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眭孟以爲當有庶人爲天子者。京房易傳云：太山之石顚而下，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於山，同姓爲天下雄。案此當是孝宣皇帝卽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

登宸極，所謂庶人受命者也；以會孫血屬，上纂皇統，所謂同姓雄者也，昌邑見廢，謫居遠方，所謂人君虜者也；班書載此徵祥，雖具有剖析，而求諸後應，曾不縷陳，敍事之宜，豈其若是？此所謂但申解釋，不顯符應也。當春秋之時，諸國賢俊多矣，如沙鹿其壞，梁山云崩，鴝退鷁於宋都，龍鬬於鄭水，或伯宗子產，具述其非妖，或卜偃史過盛，言其必應。蓋於時有識君子，以爲美談。故左氏書之不刊，貽厥來裔。既而古今路阻，聞見壤隔。至漢代儒者董仲舒劉向之徒，始別構異聞，輔申它說，以茲後學。陵彼先賢，蓋今諺所謂季與厥昆爭知嫂諱者也。而班志尚捨長用短，捐舊習新，苟出異同，自矜魁博，多見其無識者矣！此所謂不循經典自任胸懷也。

【註】（竊斧逃債）漢書諸侯王表敍論：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分爲二周，有逃債之臺，被竊斧之言。注：服虔曰：『周赧王負責，主伯責急，乃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師古曰：『鈇鉞，王者以爲威也。周衰政令不行，雖有鈇鉞，無所用之，是私竊隱藏之耳。』陳書高祖紀：九錫詔云，竊鈇逃債，容身之地無所。（莽稱安漢）漢書王莽傳：莽諷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羣臣盛稱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莽有定

國安漢家之功，宜賜號安漢公。（卓號太師）後漢書董卓傳：卓徙都長安，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持節，拜卓爲太師，位諸侯王上。（二國俱水）原注：謂七年魯大水，今年宋大水也。（眭孟）漢書眭宏傳：宏字孟，從嬴公受春秋，爲議郎。孝昭元鳳三年，泰山萊蕪山南，有大石自立。孟推春秋之義，以石乃陰類下民之象，泰山乃王者易姓告代之處，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霍光惡之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徵孟子爲郎。（沙鹿壞）左傳僖公十四年：秋八月，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杜注：沙鹿山名。（梁山崩）左傳成公五年：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重絳人也，問焉，曰：『國主山川，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如此而已，伯宗以告而從之。（鷁退飛）左傳僖公十六年：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此云史過，傳作叔興。（龍鬬）左傳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

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董劉別構異聞）志：沙麓崩，穀梁曰，林屬於山曰麓。沙其名也。劉向以爲背叛散亂之象。齊桓霸道將廢，公羊以爲沙麓河上邑也。董仲舒說略同。又梁山崩，穀梁曰，壅河三日不流，晉君率臣哭之，乃流。劉向以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喪亡象也，董說略同。又六鷁退蜚過宋都，劉歆以爲風發它所，至宋而高鷁高蜚，而逢之則退象。宋襄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之數云。又龍鬬於鄭洧淵，劉向以爲近龍孽也，鄭以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彊吳。鄭當其衝，子產任政，鄭卒無患，能以德消變之效也。按：龍之占後，又見雜駁篇。（爭知嫂諱）原注：今諺曰：『弟與兄爭嫂。』字以其名鄙。故稱文飾之。

第四科

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二曰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三曰屢舉舊事，不知所出；志云：庶徵之恆風，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劉歆以爲釐十六年，左氏傳釋六鷁退飛是也。案舊史稱劉向學穀梁，歆學左氏，既祖習各異，而聞見不同，信

矣而周木斯拔，鄭車償濟風之爲害，備於尙書春秋。向則略而不言，歆則知而不傳。又詳言衆怪，歷敍羣妖，述雨雹爲災，而不錄趙毛生地。書異鳥相育，而不載宋雀生鸇，斯皆見小忘大舉輕略重，蓋學有不同，識無通鑒故也。且當炎漢之代，厥異尤奇，若景帝承平，赤風如血，于公在職，亢陽爲旱，惟紀與傳，各具其詳，在於志中，獨無其說者，何哉？此所謂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也。案太史公書，自春秋以前，所有國家災眚，賢哲占候，皆出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幽厲，下終魯之定哀，而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豈非忘本徇末，遂近棄遠者乎？此所謂屢舉舊事，不知所出也。所定多目，凡二十種，但其失既衆，不可殫論，故每目之中，或時舉一事，庶觸類而長，他皆可知。又案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徵惡勸善，以戒將來。至如春秋已還，漢代而往，其間日蝕地震，石隕山崩，雨雹雨魚，大旱大水，大豕爲禍，桃李冬花，多直敍其災，而不言其應，此乃魯史之春秋，漢書之帝紀耳，何用復編之於此志哉？昔班叔皮云：『司馬遷敍相如，則舉其郡縣，著其字，蕭曹陳平之屬，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蓋有所未暇也。若孟堅此志，錯繆殊多，』豈亦刊削未周者耶？不然，何

脫略之甚也。亦有穿鑿成文，强生異義，如蜮之爲惑，麋之爲迷，隕五石者，齊五子之徵；潰七山者，漢七國之象；叔服會葬，邾伯來奔，亢陽所以成妖，鄭易許田，魯謀萊國，食苗所以爲禍；諸如此比，其類宏多，徒有解釋，無足觀採！知音君子，幸爲詳焉！

【註】（木拔）見金縢。（車債）左傳隱公三年：冬庚戌，鄭伯之車債於濟。杜注：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歘知而不傳）傳，恐當作博。（雨雘）志中上：天漢元年，天雨白毛。三年八月，天雨白雘。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趙毛生地）風俗通皇霸：趙王遷信秦反間，殺李牧，遂爲所滅。先此童謠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上不毛。』謠亦見史記趙世家。（鳥相育）志中下：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爵，哺食至大，俱飛。京房易傳曰：『燕生爵，諸侯銷。』一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宋雀生鸇）王訓故：賈誼新書曰：『宋康王時有雀生鸇于城之陬，占曰：『吉，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康王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射天笞地，滅社稷。齊侯伐之，王逃於郠侯之館而死。按：卽宋王偃也。（赤風如血）漢書孝武紀：建元四年夏，有風赤如血，此云景帝誤。（亢陽爲旱）漢書于定國

傳：父于公爲郡決曹，東海太守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强斷之，儻在是乎。』于是太守祭孝婦冢，表其墓，天立大雨（敍災不言應）原注：載春秋時蝕三十六，而二不言其應。漢時日蝕五十三，而四十不言其應。又惠帝二年，武帝征和二年，宣帝本始四年，元帝永光三年，綏和二年，皆地震隕石；凡十四，總不言其應。又高后二年，武都山崩，成帝河平二年，楚國雨雹，大如斧，蜚鳥死。成帝鴻嘉四年，雨魚于信都。孝景之時，大旱者二，昭成二代，大雨水三。河平元年，長安有如人狀，被甲持兵，以弩擊之，皆狗也。又鴻嘉中狗與豕交，惠帝五年，桃李花棗實，皆不言其應也。（蜮爲惑）志下上：嚴公十八年秋有蜮，劉向以爲蜮生南越。越，淫男女同川浴，亂氣所生，故名之曰蜮。蜮，猶惑也。（麋爲迷）志中上：嚴公十七年冬多麋，劉向以爲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爲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也。（五石五子）志下下：釐公十六年正月，隕石于宋五。劉歆以爲正月日在星，紀厥在元枵。元枵，齊分野也。石山物齊太嶽後五石象，齊威卒，而五公子作亂。（七山七國）志下上：文帝元年，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大發水潰出。劉

向以爲水沴土天，戒勿盛齊楚之君。後十六年，帝分齊地，立悼惠王肥子六人皆爲王。至景帝三年，齊楚七國起兵，漢皆破之。漢七國衆山潰，咸被其害。按文言潰七山者，七國之山皆水潰也。（叔服邾伯）志中上：文公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天子使叔服會葬。按：事詳雜駁首條。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先是曹杞滕來朝，邾伯來聘，秦使來聘，城諸及鄆。二年之間，五國趨之，內城二邑，炕陽失衆。（易田謀萊）志下上：隱公八年九月螟，時鄭伯以邴將易許田，有貪利心，京房易傳曰：「貪厥災蟲蟲食根。」又中下，桓公五年螽，劉向以爲介蟲之孽，易邑興役。宣公六年螽，劉向以爲宣比再如齊，謀伐萊。

此條已見書志篇而其文未詳故此仍並存

五行志雜駁

魯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爲自文即位，天子使叔服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故致亢陽之禍。案周之東遷，日以微弱，故鄭取溫麥，射王中肩，楚絕苞茅，觀兵問鼎，事同列國，變雅爲風，如魯者，方大邦不足，比小國有餘。安有暫降衰周使臣，遽以驕矜自恃，坐招厥罰，亢陽爲怪，求諸人事，理必不然，

天高聽卑，豈其若是也？春秋釐公十二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爲是時莒滅杞。案釐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曷爲城杞？滅之。孰滅之？蓋徐莒也。』如中壘所釋，當以公羊爲本耳。然則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詳。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時，杞尙在云。春秋文公元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爲後晉滅江。案本經書文四年楚人滅江，今云晉滅，其說無取，且江居南裔，與楚爲鄰，晉處北方，去江殊遠，稱晉所滅，其理難通。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隄下。宋平公母其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未臣伊戾讒太子痤而殺之。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華合比奔衞，劉向以爲時則有火災赤眚之明應也。案災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跡之彰，用符前兆。如華元奔晉，在成十五年，參諸棄堤實難符會。又合比奔衞，在昭六年，而與元奔俱云先是，惟前與後，事並相違者焉。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鼷鼠食郊牛角。襄公十五年，日又蝕之，董仲舒劉向皆以爲自此前後。晉爲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後爲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又襄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劉向以爲是歲三月，大夫盟於溴梁，而五月地震矣，又其二十八年春無

冰，班固以爲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案春秋諸國權臣，可得言者，如三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雞澤之會，溴梁之盟，其臣豈有若向之所說者邪？然而穀梁謂大夫不臣，諸侯失政，譏其無禮自擅，在茲一舉而已。非是如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相承世官，遂移國柄，若斯之失也。若董劉之徒，不窺左氏，直憑二傳，遂廣爲它說，多肆參言，仍云君若綴旒，臣將日甚，何其妄也？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爲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東方者，軫角亢也。或曰：『角亢大國之象，爲齊晉也。』其後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案星孛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矣。又十一年，左氏之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年，齊康公爲田和所滅。又七年，晉靜公爲韓魏趙所滅。上去星孛之歲，皆出百餘年，辰象所纏，氛祲所指，若相感應，何太疎闊者哉？且當春秋既終之後，左傳未盡之前，其間衞弒君，越滅吳，魯遜越，賊臣逆子，破家亡國多矣。此正得東方之象，大國之徵，何故捨而不述，遠求他代者乎？又范與中行早從殄滅，智入戰國，繼踵云亡，輒與三晉連名，總以六卿爲目，殊爲謬也！尋斯失所起，可以意測，何者？二傳所引，事終西狩獲麟，左氏所書，語連趙襄

滅智，漢代學者，唯讀二傳，不觀左氏，故事有不周，言多脫略。且春秋之後，戰國之時，史官闕書，年祀難記，而學者遂疑簒齊分晉。時與魯史相鄰，故輕引災祥，用相符會，白圭之玷，何其甚歟？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鼷鼠食郊牛角。劉向以其後三家逐魯昭公，卒死於外之象。案乾侯之出，事由季氏，孟叔二孫，本所不預，況昭子以納君不遂，發憤而卒，論其義烈，道貫幽明，定為忠臣，猶且無愧，編諸逆黨，何乃厚誣。夫以罪由一家，而兼云二族，以此題目，何其濫歟？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鬬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為近龍孽也。鄭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吳，鄭當其衝，不能修德，將鬬三國，以自危亡。是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患，此能以德銷災之道也。案昭之十九年，晉楚連盟，干戈不作，吳雖強暴，未擾諸華，鄭無外虞，非子產之力也。又吳為遠國，僻在江干，必略中原，當以楚宋為始。鄭居河潁，地匪夷庚，謂當要衝，殊為乖角，求諸地理，不其爽歟？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時宿在畢，晉國象也。又云日比再蝕，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案自昭十五年，迄於獲麟之歲，其間日蝕復

有九焉，事列本經，披文立驗，安得云再蝕而已？又在春秋之後也，且觀班志編此九蝕，其八皆載董生所占，復不得言董以事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三覆所由，斯蓋孟堅之誤，非仲舒之罪也。春秋昭公九年，陳火，劉向以爲先是陳侯之弟招，殺陳太子偃師，楚因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案楚縣中國以爲邑者多矣！如邑有宜見於經者，豈可不以楚爲名者哉？蓋當斯時，陳雖暫亡，尋復舊國，故仍取陳號，不假楚名，獨不見鄭裨竈之說乎？裨竈之說斯災也，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此其效也。自斯而後，若顓頊之墟，宛丘之地，如有應書於國史者，豈可復謂之陳乎？

【註】（會葬賜命會戚）本志師古注：會葬，葬僖公，賜命，賜以命圭爲瑞，信也。會戚，大夫公孫敖會之。戚，衛地。（變雅爲風）黍離鄭箋：幽王之亂，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歸於國風焉。（杞尚在）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晉侯使司馬女叔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叔侯曰：『杞，夏餘也，而卽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何必瘠魯以肥杞。注：夫人杞女也。（伊戾讒）左傳襄

公二十六年：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無寵，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野享之。伊戾從，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信有焉，太子縊。（華元奔晉）左傳成公十五年：華元曰：『吾爲右師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敢賴寵乎？』乃出奔晉。（合比奔衞）左傳昭公六年：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公逐華合比，合比奔衞。（雞澤之會）左傳襄公三年：六月，公會晉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杜注：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宜。（溴梁之盟）左傳襄公十六年：晉平公卽位，改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於溴梁，命歸侵田。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于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衞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政由甯氏二句）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衞獻公自夷求復國，使子鮮與甯喜相要之言也。（二傳爲說）襄公三年：穀梁：會雞澤，下卽注中云云。又十六年，會溴梁，下卽注中又曰云云。又公羊：會溴

梁，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君若贅旒然。（參言）字書：參言，猶夸言也。（陸贄傳：參言無驗。）（衞弒君）左傳哀公十七年：衞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石圃因匠氏攻公，公踰于北方，而墜折肱，公入于戎州，謂已氏曰：『活我我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將焉往？』遂弒之。（越滅吳）左傳哀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魯遜越）在哀公二十七年，語見惑經篇。（昭子發憤）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季氏逐昭公，叔孫昭子自闕歸，平子稽顙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十月辛酉，昭子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鄭居洧潁）外傳鄭語：桓公爲司徒，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君，若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夷庚）左傳成公十八年：寒夷庚。注：吳曾往來之要道。疏：夷，平地也。詩序云：由庚以庚爲道也。東晳補亡詩：蕩蕩夷庚，物則由之。（九蝕八占）按：本志志日蝕，自昭十五

年之後，于昭又有十七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三十一，凡五蝕。于定則五年十二十五凡三蝕。下至哀十四之蝕，而春秋盡，總九蝕也。董之占，惟哀十四無占，總八占也。（陳火）左傳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杜預經注：天火曰災。陳既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麓崩，不書晉災，繫於所災。，故以所在爲名。（招殺偃師）左傳昭公八年經：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哀公有廢疾，招殺偃師而立留，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楚滅陳。按：滅陳事見上。

暗惑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眞僞莫分，邪正靡別。昔人有以髮繞炙，誤其國君者；有置毒於胙，誣其太子者；夫髮經炎炭，必致焚灼，毒味經時，無復殺害，而行之者，僞

觀爲匿空
爲字似別
穿一穴伏
匿於旁而
出不言神
怪也子元
此論似固
然其言則
甚偉

成其事，受之者信以爲然，故使見咎一時，取怨千載。夫史傳敍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難憑，欺誣可見，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蓋往往有焉，今聊舉一二，加以駁難，列之如左：史記本紀曰：『瞽叟使舜穿井，爲匿空旁出，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乃止舜宮。』難曰：夫杳冥不測，變化無恆，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質爲羊，劉根竄形入壁，是也；時無可移，禍有必至，雖大聖所不能免，若姬伯拘於羑里，孔父阨於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是爲聖人，豈知聖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與夫方內之士，有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入於井中，匿空出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姬伯孔父之徒，苟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案太史公云：『黃帝堯舜軼事，時時見於他說，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爲本紀書首。』若如向之所述，豈可謂之雅邪？又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難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謚，此之不實，明然可知。又案左氏傳，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諸如此

說，其例皆同。然而事由過誤，易爲筆削，若田氏世家之論成子也，乃結以韶語，纂成歌詞，欲加刊正，無可釐革，故獨舉其失，以爲標冠云。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歿，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事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商瞿年長無子，母爲取室，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嘿然無應，弟子起曰：「有子避席，此非子之坐也。」』難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言游學，師商可方，回賜非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已詳，門徒商搉，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偕於十哲，逮尼父既歿，方取爲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策奉，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所爲。觀孟軻著書首陳此說，馬遷裁史，仍習其言，得自委巷，曾無先覺。悲夫！又史記漢書皆曰，上自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讐忌，此屬畏誅，故相聚謀反爾。』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

？』上曰：『雍齒。』『留侯曰：『今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侯。難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爲，見無禮於君，如鷹鸇之逐鳥雀。案子房之少也，傾家結客，爲韓報讐，此則忠義素彰，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爲屬羣小聚謀，將犯其君，遂嘿然杜口，俟問方對？倘若高祖不問，竟欲無言者邪？且將而必誅，罪在不測，如諸將屯聚，謳爲禍亂，密言臺上，猶懼覺知，羣議沙中，何無避忌？爲國之道，必不如斯。然則張良慮反側不安，雍齒以嫌疑受爵，蓋當時實有其事也。如複道之望，坐沙而語，是說者敷演妄溢其端耳。又東觀漢記曰：『赤眉降後，積甲與熊耳山齊』云云。難曰：案盆子既亡，棄甲誠衆，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也。昔太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蓋言之甚也。』』如積甲與熊耳山齊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歟？又魏志注，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來朝，太祖令崔琰在坐，而己握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對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殺使者』云云。難曰：昔孟陽臥牀，詐稱齊后；紀信乘蠶，矯號漢王；或主遁屯蒙，或朝罹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如崔琰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

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愼其舉措，況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處臣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僉矚也。又漢代之於匈奴，其爲綏撫勤矣。雖復賂以金帛，結以親姻，猶恐虺毒不悛，狼心易擾，如軋殺其使者，不顯罪名，復何以懷四夷於外蕃，建五利於中國。且曹公必以所爲過失，懼招物議，故誅彼行人，將以杜茲謗口，而言同綸綍，聲遍寰區，欲蓋而彰，止益其辱，雖愚暗之主，猶所不爲，況英略之君，豈其若是？夫葛龔鄙說，閭巷讕言，凡如此書，通無擊難。而裴引語林斯事，編入魏史注中，持彼虛詞，亂茲實錄。蓋曹公多詐，好立詭謀，流俗相欺，遂爲此說，故特申掎撫，辯其疑誤者焉。又魏世諸小書，皆云：『文鴦侍講，殿瓦皆飛』云云。難曰：案漢書云：『項王叱咤，慴伏千人，』然則呼聲之極大者，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文鴦武勇，遠慙項籍，況侍君側，固當屏氣徐言，安能檐瓦皆飛，有踰武安鳴鼓。且瓦既飄隕，則人必震驚，而魏帝與其羣臣，焉得囅然無害也？京都省之，見父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爲路糧。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威曰：「大人謂方牧爲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千石故

此自深文然天下實有此一種人

也，名以定體，貴實甚焉。設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苟居此職，終不患於貧餒者，如胡威之別其父也。一縑之財，猶且發問，則千石之俸，其費安施？料以牙籌，推以食箸，察其厚薄，知不然矣。或曰：『觀諸史所載，茲流非一，必以多爲證，則足可無疑。然人自有身安弊縕，口甘麤糲，而多藏鏹帛，無所散用者。故公孫宏位至三公，而臥布被，食脫粟飯，汲黯所謂齊人多詐者是也。安知胡威之徒，其儉亦皆如此，而史臣不詳厥理，直謂清白當然，繆矣哉！』又新晉書阮籍傳曰：『籍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葬，食一蒸豚，飲二斗酒，然後臨穴，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復吐血數斗，毀瘠骨立，殆致滅性。』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雖不肖。始亡天屬，必致其哀，但有苴絰未幾，悲荒遽輟，如謂本無戚容，則未之有也。況嗣宗當聖善將殁，閔凶所鍾，合門惶恐，舉族悲咤，居里巷者，猶停舂相之音；在鄰伍者，尚申匍匐之救；而爲其子者，方對局求決，舉杯酣暢。但當此際，曾無感惻，則心同木石，志如梟獍者，安有既臨泉穴，始知摧慟者乎？求諸人情，事必不爾。又孝子之喪親也，朝夕孺慕，鹽酪不嘗，斯可至於癯瘠矣！如甘旨在念，則勉

肉內寬，酣飽自得，則肌膚外博；況乎溺情狥酒，不改平素，雖復時一嘔慟，豈能柴毀骨立乎？蓋彼元生者，不修名教，居喪過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彼，又以其志操本異，才識甚高，而談者遂言其至性如此。惟毀及譽，皆無取焉。又新晉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召。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徐州未靖時事耳。有魏受命，凡四十五年，上去徐州，寇賊充斥，下至晉太始五年，當六十年已上矣。祥於建安中年垂耳順，更加六十載。至晉太始五年薨，則當年一百二十歲矣，而史云年八十五，太始五年薨。』難曰：祥爲徐州別駕，則爲徐州別駕，止可年二十五六矣，其未從官已前，安得復有三十餘年乎？必謂祥爲別駕在建安後，則徐州清晏，何得云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乎？求其前後，無一符會也。凡所駁難，具列如石，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識惟愚滯，或採彼流言，不加銓擇，或傳諸繆說，卽從編次，用使眞僞混淆，是非參錯，語曰：『信書不如無書

，』蓋爲此也。夫書彼竹帛，事非容易，凡爲國史，可不愼諸。

【註】（髮繞炙）王訓故：韓非子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夫而譙之，宰夫頓首再拜曰：『奉燼爐炭，火盡赤紅，炙熱而髮不焦，臣之罪也，堂下得微有嫉臣者乎？』公乃召堂下而譙之，果然。（毒胙）左傳僖公四年：晉太子申生，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置之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杜注：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匿空旁出）史記虞本紀注：正義曰：『言舜潛匿穿空旁，從他井而出也。』括地志云：舜井在嬀州懷戎縣西外城。其西又有一井，耆舊傳云，並舜井也。舜自中出。按：此等皆出傅會。（左慈易質）見採撰篇。（劉根竄形）後漢書方術傳：劉根隱嵩山，諸好事者，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收執詣郡，根曰：『吾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祈曰：『促召之。』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皆反縛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所在。（田常成子）史記田齊世家：陳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爲田氏，五世孫田釐子

乞事齊景公，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予民以大斗。由是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强，乞卒，子常代立　是爲田成子。齊簡公立，田常脩釐子之政，齊人歌之云云。常卒謚爲成子。按：史綴後句，尤露破綻。（陳桓有寵）語見左傳隱公四年。（高祖雖子）語見史記高祖紀。（西河取疑）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鄭注：言有師而不稱師也。疏：使西河疑與夫子相似，皇氏言疑子夏是夫子之身，非也。（雍齒）史記留侯世家：雍齒與我故數嘗辱我，我欲殺之，爲功多，故不忍。又：封爲什方侯。注：括地志云：『益州，什邡縣。』（知無不爲）左傳僖公九年：晉荀息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也。』（鷹鸇之逐）左傳文公十八年：季文子出，莒僕之語。（將而必誅）公羊傳莊公三十二年：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赤眉盆子）後漢書：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王莽遣廉丹王匡擊之，崇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將兵西求劉氏

，共尊立之，遂立盆子爲帝，自號建始元年。入長安城，更始來降。赤眉貪財物，出大掠。時三輔飢，引而東歸。光武要其還路，赤眉驚震，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女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肉袒降，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崔季珪）魏志崔琰傳：琰字季珪，清河人，爲東西曹掾屬，遷中尉。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按：語林事亦見世說容止篇，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使崔季珪代，帝自促刀立牀頭云云。匈奴使曰：『牀頭促刀人，乃英雄也。』（孟陽臥牀）左傳莊公八年：齊侯田于貝邱墜車反，徒人費遇賊於門，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紀信乘蠭）史記項羽本紀：漢王食乏，夜出女子滎陽東門。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蠭曰：『漢王降楚。』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從西門出，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文鴦）按：文鴦有二：一在魏高貴鄉公時，卽文欽子；一在西晉末，遼西鮮卑段務勿塵子匹磾弟也。文乃指魏時者。通鑑：高貴正元二年，鴦夜襲司馬師營。甘露三年，降於司馬昭。晉書

景帝紀：「鴈勇冠三軍，景帝目有瘤割之，鴈來攻，驚而目出，卽其人也，小書侍講事無考（武安鳴鼓）史記廉藺傳：秦伐韓，軍於閼與，王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秦軍軍武安西，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胡質並子威）晉書良吏傳：胡威字伯武，父質，以忠淸著稱，仕魏至征東將軍，荆州刺史。威早厲志尙。質之爲荆州也云云。與晉陽秋略同。威歷徐州刺史，入朝，武帝語平生曰：『卿孰與父淸？』對曰：『臣父淸，恐人知，臣淸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介若黔敖）檀弓：齊大飢，黔敖爲食於路，有餓者貿貿然來，黔敖曰：『嗟來食！』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按：介當屬餓者，文似誤。恐當作黔婁。法言重黎篇：或問賢曰：『顏淵黔婁。』皇甫謐高士傳：黔婁死，妻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食不充膚，衣不蓋形，何樂而爲。』康妻曰：『昔君嘗賜粟三千鍾，先生辭不受，甘天下之淡味，求仁而得仁，謚爲康，不亦宜乎？』亦見列女傳。（史載非一）原注：引張晏二事。按：後漢書張堪傳：堪在蜀，公孫述破，珍寶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晉書良吏傳：吳隱之將嫁女，謝石知其貧素，令助廚帳。使至，方見婢牽犬

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布被脫粟）漢書公孫宏傳：汲黯曰：『宏位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又宏身食一肉，脫粟飯。西京雜記：宏故人高賀告人曰：『公孫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宏聞之歎曰：『寧逢惡賓，勿逢故人。』（阮籍）見史官篇。按：晉書阮籍傳：殆致滅性之下云：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唁畢，便去，或問曰：『籍既不哭，君何爲禮？』楷曰：『阮籍方外之士，我俗中之人。』時人歎爲兩得，愚謂此一段語，乖誕尤甚。（春相）檀弓：鄰有喪，春不相。史記商君傳：趙良曰：『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王祥）晉書王祥傳：祥字休徵，琅琊臨沂人。繼母朱氏不慈，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敬。母嘗欲生魚，冰凍忽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黃雀數十入其幙，鄉里稱爲孝感焉。漢末遭亂云云。（沂徐寇賊）建安初年，則有呂布袁術之亂，是在魏之初起。至高貴鄉公時，則有毋丘儉文欽諸葛誕等，據淮陽，檄討司馬氏事，是在魏之末造。按：祥傳爲徐州別駕，在呂袁等事後，從討毋丘儉，是爲司隸校尉時，非爲別駕時。

確是媼字用史記文也子元唐之臣子決不敢用趙王母事一本作娼非僕幼聞詩禮云卽接求退曰不應分節

忤時

孝和皇帝時，韋武弄權，母媼預政，士有附麗之者，起家而綰朱紫，子以無所傅會，取擯當時。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願從者衆，予求番次在大駕後。發日，因逗留不去，守司東都，杜門却掃，凡經三載，或有譖予躬爲史臣，不書國事，而取樂丘園，私自著作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史筆，于時小人道長，綱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遂與監修國史蕭至忠等諸官書求退，曰：『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稱徽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鬧其譽；中朝江左，王陸干孫紀其歷；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張，宋齊應籙，惇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刊其雜記。休文所缺，荀綽裁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蹟彼泉藪，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爲書，盛言矜其贊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然自筮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

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乘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爲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官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況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令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豫，無聞讟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貶褒，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栖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劭直書，見譬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

義也，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時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古無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敍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職；某傳某志，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切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布懷知己，歷抵羣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爾。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

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已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公足下哀而許之。至忠得書大慙，無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許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湜鄭愔等，皆惡聞其短，共讐嫉之，俄而譖宗等相次伏誅，然後獲免於難。

【註】（蕭至忠）唐書蕭至忠傳：至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韋后黨出。太平公主用事，附納丐還，復爲中書令，主謀逆，至忠遁入南山，捕誅之。至忠外方直而內無守，因武三思得中丞，附安樂主爲宰相。舊唐書：代韋巨源爲侍中，仍依舊脩史。按：巨源傳云：『至忠仍舊監修國史，卽謂監修也。（素王素臣）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曰：『天其素王之乎？』按：又見莊子董子對策，賈鄭序論。又杜預左傳序：說者謂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答曰：『畢乎余所聞。』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非通論也。（葛洪雜記）晉書葛洪傳：洪著述不輟，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力校雜事，三百一十卷。（荀綽拾遺）按：隋書經籍志，宋拾遺十卷，梁少府謝綽撰。書事篇亦云謝拾沈遺，

此處作荀綽誤。（東觀羣儒）詳漢書家及正史篇。（伯度譏其不實）華陽國志：李法字伯度，桓帝時爲侍中，數表宦官太盛，椒房太重。史官記事無實錄之才，虛相褒述，必爲後笑。（公理以爲可焚）後漢書仲長統傳：統字公理，博涉書記，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歎息，著論名昌言，凡三十四篇。又作詩見志曰，百家雜碎，請用從火。（王劭見譬）困學紀聞：文粹云，王韶直書見譬貴族。宋王韶之爲晉史，敍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宏，廞子華，皆貴。韶之懼爲所陷，深附結徐傳等，當從文粹。按：舊唐書亦作王韶，然觀史通敍事曲筆等篇，及雜說中北齊隋史等節，累言王劭直書犯時忌，從本文作劭亦合。（楊令公）唐書楊再思傳：再思爲人佞面智，張昌宗坐事，武后問昌宗於國有功乎？再思言昌宗爲陛下治丹餌而愈，此爲有功。戴令言賦兩腳狐譏之。中宗立，拜中書令，監修國史。（宗尚書）唐書宗楚客傳：楚客字叔敖，武后從姊子周鳳閣鸞臺平章事。韋后安樂公主親信之，與紀處訥爲黨，世號宗紀。韋氏敗誅，楚客冒於權利，嘗諷陳延禧。陳符命以媚帝曰：「陛下承母禪，周唐一統。」知幾本傳：楚客亦領監修。

民國十五年三月初版
民國十五年三月發行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新式標點史通削繁全一冊
定價大洋八角

著作者　河間紀文達公
標點者　永昌陳益
出版者　掃葉山房書局　上海棋盤街中市
發行者　掃葉山房書局　上海棋盤街中市
代售者　各省大書局

◎音註◎圈點◎註釋◎詳明◎

◀第一大字善本的▶

評昭文選明註

所集諸評二百名人之都

孫月峯先生評林
方伯海先生評論

教師得此 免東翻西閱之勞

于光華先生編輯
何義門先生評本

初學得此 有師自通之樂

緣起

昭明文選一書集李唐以前文學之大成傳世者有二本一爲六臣註一爲李善註卽琴川毛氏及鄱陽胡氏刊本也二本並行未易軒輊惟文句奇奧箋註未明浩博學者每歎望洋是則美猶有憾昔金壇于晴川先生熟精選理有年亦以舊註繁而勘要爲病爰本其平生之心得輯成評註一書根據汲古閣本兼參諸家善本以考訂之復以何義門孫月峰兩先生之評論爲準繩聞亦卽取各家之說泛濫之書不下一二十種經歷十數寒暑再易稿而始成大要註則汰除舊本之繁蕪而一歸于簡當評則薈萃前賢之揚挖而更要以發精義之難曉者則備釋於旁句櫛字櫛於字下章法段落之不明者則分疏於行間支分節解有條不紊開卷釐然可謂盡善盡美遺憾毫無矣至於作者之叢編小傳地名之悉從現制莫非爲論世知人居今稽古之助猶其餘事誠藝苑之津梁選樓之羽翼宜乎一編甫出不脛而走海內夫學者欲資博洽固有毛胡二氏之刊本在若爲便於誦習計竊以爲無有善於是書者焉

民國十四年歲次乙丑正月底出版

掃葉山房謹啓

特色

是書爲文選第一善本三版早經售罄頃因本號有評註唐宋八家文之輯竊爲當世文學家計沿流溯源尤不可不備此書故乘五版之際仍發售預券以便閱者茲將四大特色列後

一 註解明以李善注及五臣注爲主兼參諸家善本芟其繁蕪期簡當

一 評論精當所采何義門孫月峰兩氏緒論爲多各家之說亦復擇要甄錄

一 批點詳審有總批有分批有段落有圈點文義難深之處可以一覽了然

一 音讀正確明直音法每遇難識之字卽注其下兼及古代叶韻通轉之法

精裝十六冊 定價從廉

上等竹布錦套二函 三元

中洋紙 二元四角

次洋紙 二元二角

01267

文化部藏

定价 .50
册数 1

.50元
100
1